

隋宮兩朝秘史



上海中華書局出版

1911 / 2:1

版權
所有

史秘朝兩宮隋

發行人 崔俊夫

出版者 大中華書局

上海白克路同春坊三三號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出版

全書三冊

基本定價

0.43

85748

長篇小說 隋宮秘史回目

卷一

- 第一回 森林圍竊涼戲難 天淵地滅燭幽僧
- 第二回 失尊卑昏主伴酒備 喪廉恥妖妃充店婦
- 第三回 臣殿君南宋立外藩 子試父北魏繼明主
- 第四回 月夜卜金錢天心從古 風雷旋玉闕聖意除兇
- 第五回 在制才見母后知禍水 入宮見妬妹妹起風波
- 第六回 雷中礎礎花並命 卿上霜一士輕生
- 第七回 阿錦養公主陳詞 滅沙門太子緩詔
- 第八回 肘腋變生宵人肆惡 蕭牆禍起過子生謀
- 第九回 巧笑倩兮珍禽能學語 靈魂去了神女顯真身
- 第十回 雲雨大荒唐夢漢夢假 塵寰多變幻情死機生
- 第十一回 除元兇新君登大寶 慕三美豔婢喚更衣
- 第十二回 媚茶兒三人一教 藥蓮花片語全良
- 第十三回 存心縱然貞婦魂飛 有意成仇漢王家破
- 第十四回 呼童鳴蟻宮殿變博徒 泣血推心紅粉歸豎骨
- 第十五回 破鏡重圓仍遭破鏡 白圭不玷克保白圭

卷二

隋宮 目錄

- 第十六回 李代桃僵誠實遭打散 風狂雨暴冤魂滿播種
- 第十七回 助鬼未防人中骨惡化 共飲終共妬竟名虛言
- 第十八回 妙語紛披皮卜醜海 行爲成語種管懸丹
- 第十九回 品足評頭紅顏來尋醋 微其意開青眼賭公使
- 第二十回 管閑事綿人臣竊柄 賊情逼逼約上鮮宮
- 第二十一回 氣絕門庭美婦屏步 今非昔比師父如機
- 第二十二回 攀龍附鳳功狗受封 柳小骨嬌媚豬遺窟
- 第二十三回 統一朔南獻俘太廟 泓清泉白奪地深宮
- 第二十四回 風洪梅香路入天台 月移花影夢桃巫山
- 第二十五回 半夜窺殿床空人去 凌晨洩苑玉碎化殘
- 第二十六回 情花有意變色出宮門 學曲甘心調情傳扇扇
- 第二十七回 禍從口出高知破處 判令智骨楊約陳高
- 第二十八回 有口鑲金東宮廢立 無惡妖夢郎國傷兒
- 第二十九回 虎口慶餘牛幸遇壯士 蓬門驚絕艷欣寄荒蔬
- 第三十回 施羅路段勤折節 通情婚吃此成人
- 第三十一回 七光浩彩大鬧蜀王府 肝摧腸斷夜走陝西城
- 第三十二回 巧相逢冤家路狹 惡手段兒見謀深

卷三

- 第三十三回 書娥眉宮中生機 保花蕊命前發靜言
第三十四回 離奇午夢世醒又尋歡 温存子夜衣涼偏睡病
第三十五回 大寶殿孽冤相逢 芙蓉軒怒憤交加
第三十六回 如是云云奸謀百出 徒呼負負道迷雙妃
第三十七回 銀鏡飛去巧送驚魂 金盒傳來空懷芳念
第三十八回 風清月白好夢結同心 花迎柳拂急事候宮門
第三十九回 依着花月貌還聞對酒 消磨英雄氣牛背讀書
第四十回 酒污蟬榻楊葉聲威 夢驚羅帳陳氏奪魂
第四十一回 花開花謝紅顏凋零 魚大魚小白頭失禮
第四十二回 藥花園依臣獻議 漢梁女皇后定評

- 第四十三回 十六苑軍芳領袖 五大湖勝地題名
第四十四回 龍遊鳳影小影清涼 琴聲驚風深情火熱
第四十五回 惜花陳酒玉桂枝得體 雲裏歡曲朱貴兒易服
第四十六回 急轉金鈴紛飛驚燕 逼求松鼠笑琳脂
第四十七回 解凶兆翻成吉夢 問蒙名共結深交
第四十八回 清夜月明歌聲動海上 炎夏日燠嬌陽掛涼亭
第四十九回 簾外悄無人春光未洩 花叢小相會好事成雙

卷 四

- 第五十回 席上傳鞋踏殘風流



長篇小說
隋宮秘史

(卷二)

浪淘子撰
王小逸評

第十六回

李代桃儷鴛鴦遭打散
風狂雨暴鸞燕帶摧殘

話說山陰公主。替子業思索了多時。陡時想起了一個人兒。便笑對子業道。美人兒卻想起了一個。只是有夫之婦。生得倒要勝姜十倍。真是天仙化身一般。聖上諒也知道的。一時想她不起罷了。要是早想着了。早已撲在聖上懷中。子業見公主說了多時。依舊未將美人的姓氏表白。好不心急。慌道。好皇姊。快些說出。究竟是誰家的美人。再不要遮頭瞞腳了。山陰公主卻故意推延。偏不立刻說明。累得子

隋宮寒雲



業宛似熱石頭上螞蟻一般，盤旋不定。連連的打躬作揖。懇求公主。公主纔用手
指兒一觸子業的額角道。糊塗透頂的冤家。你忘了嫁給寧朔將軍何邁的媳了
摩。子業笑得打跌道。是了是了。給你一提起。我倒想起來了。太祖第十個女兒新
蔡公主。還是我的姑母。不錯。是的。餓蛋臉兒。又白又嫩。身條子是不長又不短。她
最動人的剪水雙瞳。真是勾魂奪魄。我還記得她的一對小紅菱。在太祖的女兒
中。獨一的小丫。子業像發瘋般的說出。山陰公主吃吃的笑道。夠了夠了。終是一
個頭兒頂兒的美人就是了。你也不用一件件的拆開了講。快想法兒弄進了宮
中。攆到了懷裏。細細的去賞鑒好了。子業道。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。不用想什麼
法兒。只要召進宮中。就是當下子業即命內侍。往召新蔡公主。到玉燭殿相見。內
侍銜命往召。子業便別了山陰公主。運到玉燭殿等候不題。且說內侍到了寧朔
將軍何邁府第。入見了何邁。說明來意。何邁聽說子業要召公主入宮。心中暗暗
吃驚。便進內宅與新蔡公主說了。公主聽說。便欲整裝應召。何邁使道。今上每作



寒雲

隋宮

失德的事情。此次劉召公主入宮。恐他不懂好意。或是詐稱有病。不去爲妙。公主聽了何邁的話兒。好生不悅道。你也太會多疑了。今上與妾有姑姪的名分。他雖淫荒。究不致與我無禮。就是他果有此心。難道我也會忘了廉恥。和他苟且不成。何邁見嬌妻發怒。慌得不敢多言。只說去去就回。不必久留。新蔡公主始回噴作喜。整裝出了府第。應召入宮。到了玉燭殿上。子業已是等候得心煩意亂。今見新蔡公主到來。依舊人面如桃花。嬌滴滴艷麗非常。禁人住意。馬心猿。急不似緩。還顧什麼禮數。逕上前牽了新蔡公主的衣。私扯向床前。公主慌想掙脫。怎禁得子業力大。一個牽扯。已雙雙跌上了牙床。新蔡公主暗暗惱恨。心想丈夫的話兒。竟不幸而言中。此時欲加抗拒。嬌怯怯的身軀。早擁入了子業懷中。一霎眼間。已是任憑子業擺佈。爲所欲爲。公主不禁淚盈枕席。哀哀低泣。怎禁得子業着意溫存。軟語輕慰。不多時候。公主便覺得得意起來。再要叫她流出一點淚兒。真是休想。久而久之。越發和子業合得上來。竟是難分難捨。早把一個何邁。丟開了去。等到



隋宮寒處

歡燕舒齊。雙雙攜手下床。子業使命內侍設宴殿中。招了田陰公主。一同入屋。開懷暢飲。從此新蔡公主也與二人同化。竟不願復回府第。子業當然不必說。只是寧朔將軍何邁面上。怎生措辭。便由子業想到了一條計兒。用一尊毒酒。硬將一個宮女藥死。僞稱新蔡公主暴病身亡。盛入了棺中。昇到何邁府中。何邁嬌滴滴的一個妻房。活潑潑的進宮。此刻卻換了黑沉沉的一口棺兒回來。叫何邁怎不肝腸寸斷。在何邁想來。還當作子業調戲公主。公主卻不從其願。致被子業所害。因此越發悲傷。便督率家人。置棺中堂。啟了棺蓋。想重行裝斂。纔發覺不是新蔡公主。何邁方始大悟。自己妻兒。已被子業所佔。卻將一個不知誰人的屍體。混作公主屍身。怎不叫何邁怒上加怒。只是又不能聲張。他便懷恨在心。陰謀殺死子業。那知子業雖將死宮女裝棺送還了何邁。終是放心不下。仍暗暗命人探聽何邁動靜。後知何邁已是察破了情由。常有忿怒之旨。子業便先下手為強。即親督禁軍。殺入何邁宅中。殺死了何邁。絕了後患。卻將新蔡公主改姓了謝氏。命宮女



隋宮

稱爲謝娘娘。從此新蔡公主便革去了公主的頭銜。改爲娘娘了。不多時日。又加封爲夫人。居然坐轎車。戴龍旗。出入警蹕。不亞於皇后。也可見子業的寵愛了。子業任意妄爲。全失了人君氣象。太尉沈慶之。有時看不上眼。便從傍規諫。子業非但不聽。而且全他的老面子。反斥他爲老悖。因此慶之灰心。杜門謝客。那知子業還不放他過門。隔了幾天。竟命直閣將軍沈攸之。費了毒酒。到慶之府中。命慶之飲酒。慶之不肯。遂被攸之用強灌下。掩被扼死。好好一個良將。便如此送命。子業還說慶之因病身亡。加厚贈卹。諡曰忠武。用作掩飾其非。從此朝中老成凋謝。子業更是肆無忌憚。竟欲冊立謝娘娘爲皇后。終算謝娘娘的臉兒。沒有子業般的堅厚。力辭不從。子業纔冊路妃爲后。子業又想起了新女王子鸞。當年太子的位兒。險些被他奪去。此時不復仇。更待何時。便勒令自盡。此時子鸞年祇十齡。臨死的時候。淒然對左右道。後世再也不願生在帝皇家了。子鸞死後。子業餘恨未盡。又將殷貴妃的墓兒。掘去。毀去碑石。才始息了一口毒氣。子業又恐諸王在外。

隋宮寒



於己發生不利。便盡行召歸。拘禁在殿中。百般凌辱。因湘東王暕。山陽王休祐。建安王休仁。三個身軀皆甚肥壯。子業更時加惡謔。竟將糞為豬兒。掘地為坑。注入泥水。將糞衣冠。剃去。赤條條置入坑中。另用木槽盛飯。命糞就食。以為笑樂。種種淫暴。不可枚舉。一天更是異想天開。召集了諸王的妃子公主。共聚一宮。卻命山陰公主的面首三十人。脫去了衣裳衫褲。向各王妃公主戲謔。一般王妃公主。莫不花容失色。子業竟命三十人。強褻王妃宮主的衣襟。迫令行淫。可憐一般王妃公主。弱質嬌軀。受盡了淫污。只有兩平王鑠的妃子江氏。抵死不從。破口大罵。子業怒道。如若再不依從。常將汝之三個兒子。盡行殺死。江氏咬定了牙關。只是不依。子業益發憤怒。便命將江氏處死。且使人至江氏第中。將江氏三子。一一殺死。子業因被江氏敗了興。憤尙未平。另召了許多的後宮婢妾。及左右的侍臣。同至華林園中的竹林堂。堂宇甚為寬大。子業便命諸人。不論男女。一律裸體。奔逐。鬪戲。又使數女輪淫一男。或命數男共淫一女。恣為笑樂。自己興起。便擁了謝娘



寒靈

隋宮

娘席地而淫。這樣的玩了一回。他又覺得索然無味。竟會想入非非。命內侍取到了馬猴犬羊的雜淫壯大者數頭。便分指了那一個宮女。和那一種獸兒交接。那一個侍妾。和那一種獸兒交媾。如有不從。立即殺死在堂前。那殿宮女侍妾們。震於淫威。誰敢道個不字。只得繳皮膚供獸類摧殘。偏是那種羚羊。牡犴。雄猴。都是淫性非常濃厚。與發之時。又不會像人般溫存體恤。只是疾風暴雨。一味的狂姦。可憐弱質嬌軀。的一般宮女們。一個個婉轉呼號。有幾個竟不堪任受。因此斃命。子業卻毫不憐惜。反拍掌稱快。又因牡馬不便肆淫。即命內侍將馬足索縛。仰臥地上。命宮女就淫其勢。上去的宮女。不到數分鐘。即因下體破裂而死。輪到了一個宮女。叫做紫英的。她卻寧死刀下。不願就淫馬勢。子業猶笑道。你願死在刀下。偏不任你死在刀下。你不願就淫馬勢。偏要你就淫馬勢。話畢。便命四個內侍。分撐了紫英手脚。還就淫於馬勢。子業又令分抬手脚的內侍。迅速起落。紫英一聲慘呼。頓時死去。子業哈哈大笑道。你不允也要死。允了也要死。這種慘無人道的惡



寒 露

宮 隋

百人。還有那個皇姊山陰公主。一同到了竹林堂。從事祟鬼。那知拘禁在宮殿的。湘東王彧。已串通了主衣阮佃夫。內監王道隆。學官李道兒。直閣將軍柳光世。尚有主衣壽寂之。及子業左右的淳于文祖。朱幼。王南。婁產芝。王敬則。戴明寶諸人。共謀殺死子業。只因平日子業防範甚嚴。有值閣將軍宗越。譚念。蓋太一。沈攸之。四個心腹護衛。這四個人。都是驍勇異常。阮佃夫等。憚不敢發。此日子業卻因忙於防鬼。忘了防人。反將四個護衛。遣派開了。阮佃夫等一般人。日夜乘隙思動。只苦何從下手。如今逢了這個機會。那裏還有錯過。便約了同謀的諸人。逕同華林園中殺去。那時已是初更時分。子業已命男女巫師作法完畢。子業張弓引箭。發了三矢。再由侍從依次發箭。胡圍了一陣。便算將鬼射死。子業即在竹林堂中。設了筵席。與謝娘。山陰公主。一同入席歡飲。山宮女們。四下奏樂。好不鬧懷。那知不旋踵間。便要大禍臨頭。子業兀是興高采烈。如在夢中。正是

舉杯方慶除鬼禍 患生肘下卻惘然

隋

宮

寒 處



欲和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中。子業作惡更重。新蔡公主受辱不辭。甘爲妃嬪。與山陰公主。竟是一雙兩好。淫婦心腸。只知縱慾。廉恥爲何物。此輩實末之知也。

何適有先見之明。無果決之勇氣。卒致妻去身亡。若於先時。脫能力阻新蔡公主。不赴深宮。則姦妻或可不失。生命更可不喪也。

子業召王妃公主。而使幸臣迫淫。此等損人不利己之動作。彼乃毅然行之。以爲快樂。斯真酸鹹異殊。別具肺腑矣。

南平王妃江氏。誓死不從。在此回穢書中。有此一人。足掃去不少穢氣息。否則殊令人佛然不悅。生諸王妃女。盡是苟生含污之觀念矣。

竹林堂人獸縱淫。不忍下筆評之。



寒 露

宮

隋

第十七回

防鬼未防人中宵變化

共歎終共妬竟夕譴言

話說子業在竹林堂張筵奏樂。慶平鬼禍的時候。主衣壽寂之。率同了與謀的人兒。持刀突入華林園。殺到竹林堂前。子業瞥見一行人。持刀進堂。勢甚兇猛。心知不妙。出了事兒。慌忙擲杯離座。取了射鬼的弓矢。張弓引矢。向爲首殺入的壽寂之射去。轟的一聲。箭兒如飛的出去。卻因心慌意亂。瞞得未曾準確。第一箭便落了空。寂之等便殺進堂中。子業更想張弓引矢。已是手忙腳亂。不能從事。那時壽寂之卻已一個箭步。躍到了子業面前。舉起刀兒。向子業面門上揮去。子業拔劍不及。便將寶弓格刀。嘽的一聲。弓兒已成了兩斷。子業急棄弓而逃。寂之那裏肯放他逃去。緊緊隨後追上。趕到相近。挺刀向子業背後刺准。子業頓時撲倒在地。寂之又是一刀揮去。一個淫暴兇惡的子業。年祇十七。卽位未及一年。便結果了。



隋宮寒靈

性命。寂之見子業已死。竹林堂上的內侍宮女。以及男女巫師。卻四處亂蹶。寂之等即齊聲高呼道。我等係奉了太皇太后的密旨。來此除去暴主。今暴主伏誅。事兒已了。餘衆無干。不必自相驚慌。衆人聽了。纔各自心定。惟有山陰公主和謝娘娘。她們兩個兒。在寂之等殺進竹林堂的時候。已是驚倒在地。此刻便走上了幾個宮女。將兩個人扶了起來。越個兒子業被殺。不禁花容失色。珠淚紛拋。宮女們便勸慰道。這件事兒。是太皇太后的密旨。只殺今上。餘人是沒有罪的。公主和娘娘。只管寬心好了。她們兩個沒精打采的點了點頭兒。還由宮女們。扶送回宮安寢。不題。且說壽寂之等殺死了子業。即出了華林園。還奔至湘東王或嚴禁的秘書省那裏。這時已在深夜。湘東王早已入夢。壽寂之等將他在被中請了起來。使俯伏稱臣。原來湘東王。雖與寂之等串通謀弒。這晚的起事。湘東王事前並不知道。此刻從夢中驚醒。又驚又喜。當下便由延安王。休仁。山陽王。休祐。促赴內廷。湘東王不及結束。竟由彼等挾持到了東堂。主衣阮佃夫。奉上白帽烏鞋。即忽忽登

隋宮



座召見百官。羣臣因子業確太荒淫無道。實無人君的資格。故於湘東王此次繼承大統。皆表服從。一個個拜倒稱臣。當由中書舍人戴明寶。草成太皇太后命令。對衆宣讀了一番。無非是詰子業如何如何的昏暴失德。湘東王如何如何的英明有爲。這些千篇一律的老套話兒。小子也不願多佔篇幅。抄寫下來了。等到宣讀完畢。已是朝曦放燦。天色大明。湘東王瑒。又因山陰公主淫亂宮闈。穢聲四佈。謝娘娘廉恥全忘。亂倫遺棄。便也請了太皇太后的懿旨。即日賜死。山陰公主和謝娘娘。早知子業一死。倒了冰山。自身必難倖免。如今得了太皇太后的旨意。便雙雙服毒而死。山陰公主的面首三十人。一齊驅逐出宮。子業的佞臣華顯兒。以及其餘的奸黨。殺死的殺死。驅逐的驅逐。這多不在話下。且說子業的屍身。暴露於竹林堂上。一時也無人去顧問。幸得僕射王瑒。進見湘東王。追子業雖是兇暴失德。究亦曾即帝位。為天下主。應使喪禮。略備。省得人言可畏。湘東王聽了。倒也不錯。即命人草具喪禮。蓋葬了事。湘東王瑒。遂於是年十二月朔日。正式即皇帝

隋

宮

寒



位。改元秦始。大封功臣。惟此時的建安王休仁。卻因宋主彧。升左衛將軍劉道隆。爲中護軍。他便上了一道本章。辭去官職。道不願與劉道隆同朝爲官。本章又沒有說明所以。宋主彧因此莫明其故。好不詫異。一經向左右查明。宋主彧方始大悟。原來子業在日。劉道隆亦在寵信之列。有天子業召入了建安王休仁的母親楊氏進宮。子業運命道隆逼姦楊氏。道隆見楊氏徐娘半老。風致楚楚。不禁興兒勃然。便奉旨強姦了楊氏。并且是不避耳目。當衆公然宣淫。試想休仁怎堪此辱。再與道隆列朝爲官。宋主彧既查知了底細。好不震怒。便將道隆賜死。道隆以片刻的淫樂。換去了一命。可知萬惡淫爲首。莫道冥冥之中。卻無報施呢。且說宋廷自湘東王彧即位之後。在理要呈出一番和平安寧的氣象。那知宋主彧也是一個性兒殘酷。猜疑頗重的人兒。後因晉安王子勛起兵犯上。及至掃平。他便殘殺諸王。至十四人之多。殘虐骨肉。慘無人道。偏是太皇太后路氏。甚愛晉安王子勛。在子勛起兵的時候。路氏頗望子勛成功。及子勛敗亡。路氏好不憤恨。便在一

隋宮



召宋主彧進宮。僞令侍飲。卻將一杯有毒的酒兒。賜與宋主彧。彧那裏防到。便欲舉杯飲酒。也是命不該絕。便有一個內侍。在後暗暗牽衣。宋主彧始覺不妙。好一個宋主彧。使將計就計。捧盃起立。持至路太后面前道。敬以賜酒。爲太后千秋之壽。路太后又不便推辭。只好橫了心腸。喝盡了酒兒。不多時。便毒發身亡。此事雖爲路太后自取其禍。宋主彧的心腸。也未免太狠了。這且不題。小子一連好幾回記事。多是南宋的事情。將個北魏。擱置了多時。此刻卻又耍掉轉筆兒。講那北魏的事了。原來北魏主拓拔澄。在位十四年。病歿。由太子弘。承父遺統。繼登大寶。年僅十二。由馮太后臨朝聽政。那位太后。倒是一個女中丈夫。甚有智略。處治國事。卻能應付裕如。可惜也犯了一樁大病。便是好色貪淫。試想這四個字。男子尚且犯不得。女子怎能犯得呢。馮太后卻不耐寡居。度那淒涼歲月。自負華年。也是孽緣湊合。欲避無從。有一天。巧值尙書李敷之弟李奕。入充宿衛。那個李奕。生得瀟安再世。個儻風流。瞧在馮太后眼裏。便起了愛慕的心腸。當晚卽命宮女。召了李

隋宮寒靈



奕到那馮太后的宮中。一同飲宴。等到酒闌席散。月上柳梢。兩人便同入銷金帳裏。共效于飛。從此便男貪女愛。不住的幽會。宮中的人。無一不知。只因馮太后唯威甚厲。無人敢多言多語。洩漏春光。因此魏主弘。瞞在鼓中。一些也沒有知曉。直到後來。相州刺史李訢。奏列李敷弟兄的罪狀。多至三十餘條。魏主弘勃然大怒。即將李敷李塗。一同殺死。馮太后戀歡情熱。眼見情人被殺。又不便阻止求援。怎不叫她肝腸寸斷。憤怒填胸。暗暗懷恨。魏主弘便賄通了左右。在弘飲食的裏面。加下了酖毒。弘做夢也想不到。進了飲食。不多時候。頓覺滿腹中。如有萬把尖刀。在內絞刺。滾到在地。不多一刻。即七竅流血。一命嗚呼。年僅二十三歲。當下馮太后命內侍揩淨了血跡。停屍龍床。纔宣傳出去。道魏主弘暴亡。朝臣也莫敢問訊。遂仍由馮太后臨朝聽政。輔助魏主宏。親決萬機。尊馮太后爲太皇太后。這時馮后的青眼。卻又加到一人的身上。這人便是太卜令王叔。生得姿容秀美。身材魁梧。不禁勾動了馮后的一片柔腸。不多時日。便令他補了李奕的缺兒。進位尚書。



寒 露

隋 宮

王叔好不得意。既進高位。又得玉帛。益發的媚事。馮后那知不上幾時。馮后又愛上秘史令李冲。也是一個俊貌兒郎。不久便上了鈞兒。土叔不免酸溜溜動了醋意。只是馮后新寵力般。他這個舊好。自是無開顧及。王叔雖裝滿了一肚子的委曲。也無從發洩。依舊悶在肚裏。隔了幾大。馮后方始暫將李冲丟過一邊。再尋舊歡。王叔便在枕上撒嬌撒癡。效那姑娘們的勾當。忘去了身是鬚眉。馮后也知冷落了他多天。他未免興了酸意。便着實的慰了他一番。王叔始算氣息。只是暗中仍懷恨李冲。分了他的杯羹。有時見了李冲。終是怒形於色。更在言語之間。熱諷冷嘲。去觸怒李冲。冲知他爲了馮后之故。只是李冲年齡雖較王叔爲稚。生性卻比王叔狡黠。仔憑王叔怎樣。他終是含笑不答。有天王叔又與李冲相值於宮殿。李冲即低頭避走。卻聞王叔憤語道。你莫恃太后寵愛。有朝終要送了你的性命。李冲聽在耳中。記在肚裏。這晚恰值馮后召李冲進宮侍寢。馮后已上床多時。卻不見李冲登床。馮后好生詫異。便問他何故。李冲即俯伏在地道。微臣蒙太皇后



隋宮寒

恩施格外。敢不竭力圖報。只是尙書王劼。微臣與彼。並無芥蒂。不知爲了何故。他見了微臣。必怒形於色。言語之間。每使臣難堪。微臣自知罪戾。恐與計較。或致太皇太后不安。因此時時隱忍。今日日間。在宮殿又與王劼相值。微臣立行回避。豈知他又恨恨言道。你莫待太后寵愛。有朝終要送你的性命云云。微臣的性命。固是不足深惜。只是他在宮殿之上。竟言你莫待太后寵愛。此種的言語。脫被外人聞知。累及太皇后的盛名。更使微臣罪重了。因此之故。自今以後。微臣不敢再行入宮。侍奉太皇太后。並非怕那王劼害臣性命。實懼累及太皇后的緣故。李冲一番婉婉轉轉的話兒。說了出來。馮后好不生憐。便笑拽着李冲上床道。癡孩子。怪可憐的。別怕王劼那厮。萬事有哀家作主。那厮若真不知好歹。哀家可不饒恕了他。你只管寬心。他真敢害你性命不成。李冲道。臣的性命。早說沒甚要緊。獨怕他不知高低。傳揚了……馮后勃然道。他敢如此。先要了他的命。明天待哀家警戒他一番便了。當晚李冲更奉承得馮后心滿意足。到了明天晚上。馮后便召王劼進宮。



王叔聞。便欣欣而來。一進馮后宮中。卻見馮后面色凜然。頓時心中涼了一半。情知不妙。他仍含笑上前。馮后已厲聲道。王叔。哀家那處虧待了你。你竟不識得好歹。宮殿是何等所在。你敢胡言亂語。王叔急忙俯伏在地道。微臣受太皇后天高地厚的恩典。怎會不識得好歹。並不敢在宮殿之上。說過胡話。馮后冷笑道。說得倒好。你還想上一想。昨天在宮殿上。有話沒沒有。王叔聽了。昨天兩字。便想起李冲來了。不禁暗恨道。李冲李冲。你敢在太皇后面前。說我的歹話。我若不將你殺死。誓不甘休。王叔但知肚中打算。卻忘了馮后的答詞。馮后見他伏地不語。只當他辭弱了。便又冷笑道。你可明白了。下次還敢如此。仔細你的頭兒。王叔便乘此告饒。馮后纔一笑息怒。依舊招他入幃。從此王叔便和李冲結了深仇。正是

奪寵深宮懷醋意。鬚眉庶事效蛾眉。

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

此回書中。又分寫南宋與北魏。南宋有路太后弑毒宋主。魏反被城移樽上。



毒。路太后明知有毒。竟張開了眼吃老鼠藥。北魏有馮太后。情夫被殺。卽毒魏主弘。弘實未知。便做了七竅流血的死皇帝。一面是皇帝毒死太后。一面是太后毒死皇帝。兩相扯直。路太后爲自取其禍。魏主弘爲慘遭橫禍。卻是扯不直。

馮太后死。一李奕。反增王叔李冲兩人。可謂食域增進。上叔李冲。爭寵相妒。可謂鬚眉雌伏。王叔之醋。醋在面上。李冲之醋。醋在胸中。面上者易於防。胸中者難於測。不待智者之明言。已知李巧而王拙。

隋

宮



第十八回

妙語粉坡波平醋海 行爲荒謬種借靈丹

話說王叡記了李冲仇恨。便暗存報復的心腸。只是李冲防範甚嚴。無從下手。王叡便想了一條毒計。暗命一個心腹家人。喚做土升兒的。化名張鼎。投奔到李冲那裏。願爲李姓家奴。李冲便收留了他。他卻做事十分認真。絲毫不肯偷懶。李冲漸漸的信任了張鼎。那張鼎更是鑿貌辨色。識趣異常。李冲益發欣喜。便將張鼎作爲貼身的護衛侍從。有天李冲飲酒。張鼎在添酒的當子。將毒藥加入了壺中。不動聲色。替李冲斟酒入盃。李冲毫不覺得。止想舉起了盃兒。張口飲酒的時候。恰有一個飛虫兒。跌入酒盃裏面。李冲便停盃在桌。用小指兒去挑取跌入的飛虫。一個不留神。盃兒傾側。酒兒潑了一手。李冲取過一塊巾兒。揩抹手上的污酒。瞥見無名指上所戴的碧玉戒指。忽的現了黑色。好不驚訝。他本是何等機警。一



寒 盧

宮

隋

想玉戒陡現黑色。也許酒中有毒所致。便持盃察看。盃中餘酒。似有萍質。可見李冲回過頭去。向張鼎一瞧。只見他目動鼻擗。心下更是明白了五六分。李冲卽斟酒一盃。賜與張鼎。只見張鼎接了酒盃。遍身發抖。面上失色。李冲便大喝一聲。張鼎已是雙膝跪倒。叩頭不住。李冲一轉念間。便雙手扶起了張鼎。含笑着對他道。我與你並無宿恨深仇。何致下毒害我。我決不將你難爲。明知你一時之誤。受了他人之怨。你若將主使的人。告知了我。我並不娶將他反害。因知了他是誰人。也許我就明白。曾因何事。結怨了他。那時我卽好登門前去謝罪。與他釋了冤仇。也就是了。張鼎聽李冲如此說來。信以爲眞。便一五一十。原原本本的和盤托出。李冲聽了。仰天大笑道。我原知沒有他人。果然是他。王升兒。你不必害怕。萬事由我擔肩。此刻你與我進宮。同見太皇后。你見了太皇后。依符安從實的供出。回來我便重重有賞。王升兒聽說入宮去見太皇后。方知着了道兒。此時卻又抵賴不脫。只索對不起舊主人了。便硬着頭皮。隨了李冲進宮。一同見了馮后。李冲將

隋

宮

寒



事兒的始末奏明。馮后好不憤怒。向王升兒盤問一遍。王升兒又一字不易的從實說了。馮后立命內侍。召了王叡到來。王叡見王升兒像猴一般伏在地下。心中吃了老大一驚。明知禍事發作。也不待馮后開言。便免冠以頭碰地道。微臣該死。太皇后請息雷霆。不要氣壞了聖躬。立刻賜微臣死罪便了。馮后初時。原是十分震怒。深惡王叡。已存賜死的念兒。此刻見王叡這般可憐形相。反又不忍。怒氣早息去了一大半。賜死一念。已是化為烏有。只是不將王叡重發落。李冲定然要不快。馮后好不為難。王叡偏是碰頭不住。口口聲聲的太皇后息怒。此死微臣便了。李冲卻站在一旁。微微的冷笑。不多時。只見馮后格的一笑。站起妓軀。一手攆了站立的李冲。一手拽起了跪下的王叡道。兩個冤家。都隨哀家去。話畢。竟不待兩人開口。便攜了兩人的手兒。走入了內室。馮后才正色對王叡道。你也太會胡鬧了。哀家待你們兩個人。視同一體。並不分什麼高下厚薄。你偏是心腸狹小。容不下李冲。他又不會誣罪你。你何必要和他過意不去。此次的事情。原是你錯到



寒 雲

宮 隋

了絕頂。哀家也不來重責你。祇須你同李冲賠一個禮兒。哀家使饒了你一次。你要不能允許。那也不能強你的。王叔便道。太皇后旨意。微臣怎敢不遵。王叔話畢。便到李冲面前。老着臉兒。雙膝跪倒道。李大人。請瞧了太皇后的佛面。恕了小弟。馮后見王叔能如此遷就。好不歡喜。便含笑對李冲道。你也該息氣了。他已賠了罪了。李冲也無可如何。即笑扶了王叔道。快不要如此。我們原是一家人。本不該傷了和氣。從今以後。還望互相照拂。再不要各存意見。馮后拍手笑道。原是要和氣才好。依哀家看來。今天你們兩個。即在哀家面前。結拜了弟兄。大家親熱些不好。王叔和李冲。使釋了芥蒂。竟依馮后的話兒。當真結拜了弟兄。馮后即設宴室中。與兩人開懷暢飲。兩人都喝得酩酊大醉。馮后即將兩人扶上了龍床。她也登床面睡。竟是左擁右抱。含笑睡去。一宿無話。到了天明。三人相視一笑。盡在不言中。從此王叔和李冲。的確釋了舊怨。和洽相親。馮后好不快樂。自在在。過了一箇兩鵬的日子。再也沒有酸風醋雨的麻煩了。這且不題。小子又要筆兒押



隋宮

轉敘述南宋的事兒。原來此時的宋主曠，猜忌的心腸，越發深重。更有阮佃夫等一般小人，從旁進讒鼓煽，一連的迫令皇兄廬江王禕自盡，投意壽寂之，暗殺山陽王休祐，賜死建安王休仁，巴陵王休若。不久連了那個殺死子業的功臣壽寂之。與豫州都督吳喜，先後一同賜死。又因市井流言，謂南兗州刺史蕭道成，生有異相，便徵道成入朝。道成的親友，都勸道成不可入都，免遭謀害。道成慨然道：死生自有定數，我若不即入都，反增今上的疑念。且今上的剪除諸弟，實因太子未立，深恐王族有異圖，故有此骨肉相殘的措施。何預他人的事，我決入都一行。道成既至京都，宋主果未加害，拜爲散騎常侍。小子寫到此處，因蕭道成爲篡宋得國的齊太祖高帝，他的來歷，須要細細的表白一番。原來蕭道成爲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。蕭何居沛，其孫彪徙居至東海蘭陵縣。傳至道成五世祖。淮陰令令整，因晉亂奔江左，居武陵縣。邑人皆南徙，遂號南陵。道成的生父承之，仕宋至右軍將軍。生有三子。道成爲最幼，長子名道度，次子名道生，道成生於宋元嘉四

隋宮寒靈



年初生兩那一夜。是在子初一刻。生下之後。異香滿室。紅光耀屋。承之知非凡人。即與其妻陳氏道。此兒生有異相。汝須好生攝養。將來使成大道。可命之曰道成。陳氏聽了。自是非常寶愛。只是陳氏生了道成。到了三朝過後。乳水元是不多。道成食量又洪。既乏乳水。食便不飽。卽日夜哭泣。不肯成睡。陳氏好不憂急。便與承之商議。欲雇一乳母。承之不允道。保母餵養。終不及親育爲良。我且祝告一番。脫能天佑道成。定能使汝多乳。當下便排設了香案。承之默默祝告。禮拜了一番。到了那天晚上。陳氏在睡夢之中。見有神人。白天空下降。手持糜粥兩盞。與陳氏道。汝可飲此。陳氏卽盡飲之。異香甘甜。醒來的時候。口中尚有餘味。陳氏好生奇異。不道此刻的乳房。突然澎漲。乳遂大出。不虞缺乏。陳氏與承之。又拜謝了天。叩及道成漸長。聰慧異諸兒。更得父母歡心。在道成十二歲的那年。他的母親陳氏。有天恰在門首。有一個相士。叫做路善明。經過那裏。善明見了陳氏。便道夫人當生貴子。卻是可惜。不能親見。陳氏便歎息道。妾身共有三兒。不知那一個應相。善



隋宮

明道既是如此。不妨請出三位公子。待我細相。陳氏即請善明到了裏面。便召齊了道度道生道成三子。令與善明一一見過。善明見道成妻表英異。龍顏鐘聲。好不驚羨。便指了他對陳夫人道。三公子將來必膺大貴。夫人異日榮封。便應在此。嗣是陳氏更實愛道成。迨元嘉二十四年。道成的父親承之病歿。在臨終的時候。獨召道成而諭道。世亂方殷。國無寧日。吾兒好自爲之。當光耀門庭。爲祖宗增耀。道成泣拜受命。承之便瞑目而終。道成哀毀盡禮。戚黨稱賢。是時道成已二十歲了。奉母居喪。家乏餘資。陳氏尙親操井臼。及滿服之後。道成爲建康令。自奉甚薄。侍母極厚。奉膳必進甘旨。一天。陳氏見膳菜中有肉食兩味。陳氏便對道成道。居家務宜勤儉。爲官纔得清正。我得一盤肉食佐膳。已是足夠了。毋須兼肉。此後當戒之道成唯唯應命。於此等處。若來。陳氏不愧爲賢母。道成那得不爲佳兒。道成後娶劉氏女。乘貞爲室。乘貞德容兼備。治家有法。也是道成的賢內助。并且更有一件異事。就是劉氏少年睡臥的時候。常有寒氣擁護。有人道是貴徵。後果嫁了



隋宮寒靈

道成。日後得封爲后。只是也有美中不足的所在。便是死得太早。未及親見道成身登大位。在宋主彧的末年。她便死了。道成的母親陳氏。更死在劉氏之前。還在道成爲建康令的第二年上。即便死去。果應了相士路善明的話兒。不能親見道成大貴。這些閒話。也不再煩。且說道成後。以屢立戰功。至南兗州刺史。此時復被召入都。爲散騎常侍。道成使安居郡中。潛心留意一切。結交英豪的人士。他所懷的志抱。卻是不小呢。宋主彧也不去注意道成。只是縱暴肆淫。皇后王氏。爲僕射王彥文的妹子。秉性柔順。氣質安閒。初時宋主頗與相得。後來卻不對了。一味的狂淫無度。後宮嬪御。竟至數百人之多。便將一個賢淑的王皇后。丟在一邊。王皇后卻並不怨憤。隨遇而安。那知宋主因縱淫太甚。竟至乾綱不振。不能夠魂消真個。只是沒有一個兒子。將來的帝位。便須拱讓他人。宋主彧好生不快。眼看了許多的後宮嬪御。一個個如花如玉。卻沒有一個高起肚子。自己又是沒有能力。加工製造。不久。宋主彧便想着了一個計兒。閱者試猜上一猜。他出的什麼妙計。



隋宮

寒 露

原來是向人借種。若在今日。用無賴口嘴說起來。便是開後門。宋主誠想得到。到做得到。便將一個宮女陳妙登。賜與了幸臣李道兒。妙登本是屠家的女兒。應選入宮。原不知什麼廉恥。既到了李道兒家中。便與道兒顛鸞倒鳳。連日的遊遍巫山十二峯。隔了一月。竟是靈丹結就。紅霞不隔烏道了。妙登便悄悄的使人入宮。報與宋主知悉。宋主聽了。好不歡喜。即命宮車一輛。迎還了陳妙登。十分慰惜。李道兒卻眼睜睜。任嬌妻給宋主重收了覆水。也只索罷了。等到陳妙登十月臨盆。呱呱墮地。竟舉一雄。宋主好不有興。便老着臉兒。道是自己所生。取名慧震。止是借他一點靈丹種。認作他年傳代人。

欲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中。仍寫南北朝之事。北魏馮后之寵人。王叔與李冲。以爭寵之故。各不相下。馮后一斡旋之間。王李竟結為異姓兄弟。馮后雖為淫婦。才智實勝王李。不則即不能駕御二人。使各相就範也。惟王叔進讒不成。遽懷毒念。幸

隋宮寒虛



〇三

遇李冲。雖似狡黠。尙稱長厚。不則一舉手之勞耳。王叡不免喪身矣。此回中忽將蕭道成先行提出。是作者蓋因道成爲南齊之高祖。故不憚辭費。必欲詳細表白。俾此後道成篡宋得國。閱者不致有突如其來之訝耳。宋主或患難餘生。不思振刷圖治。反殘殺骨肉。縱淫無度。其欲有後。寧可得耶。乃妙策邊生。實行借種。陳妙登之無恥。實宋主之無恥也。



隋宮

第十九回

品足評頭紅顏來蹂躪

徵歌選曲青眼觀公侯

話說陳妙登生了一個男孩。宋主感便作爲己子。取名慧震。又恐將來修短難料。脫一旦天折。依舊枉費心思。仍是絕後。便四下遣人探聽。凡是諸王的姬妾。有了身孕。即暗報宋主得知。宋主即將孕婦召入了進宮。不讓她再行回去。待到孕婦分娩。要是產了男孩。即將其母殺死。留下小孩。卻使心寵的嬪人撫養。作爲小孩的母親。試想這種慘無人道的法兒。也虧宋主感想了出來。光陰迅速。日月如梭。眨眨眼已是三年。慧震也已三歲了。牙牙學語。倒也動人。宋主感自然不消說得。格外的歡喜了。便在那年册立爲太子。改名爲昱。册儲設宴。宴請百官。真是熱鬧萬分。到了晚上。復在宮中大集后妃公主命婦。在玉燭殿上列座歡宴。一時粉白黛綠。姍紫嫣紅。一個個明眸皓齒。千態萬儀。玉腕與金尊同舉。珠環和臻首相輝。



寒 雲 宮 口 隋

宋主彧與王皇后居一席。側首裏坐了個母以子貴的陳妙登。淺笑低語。浪態畢露。宋主彧左顧鶯鶯。右盼燕燕。得意開懷。便一杯一杯的酒兒。只管望裏倒去。漸漸的含了醉意。他又做出了許多的醜狀。累得一般公主命婦們。都是掩嘴微笑。有幾個稍微忘了形。便格格的笑出了聲音。宋主彧便借此發作。假意勃然道。朕躬善意相招。誰敢詛笑朕躬。你們這些女娘兒。真是不識抬舉。宋主彧厲聲說來。一般公主命婦們。那知是假。都聽作了真。一齊嚇得花容失色。愁鎖春山。有幾個膽小的。更是盈盈欲涕。那知宋主彧接着又道。姑念女流。不知禮節。朕躬恩開格外。不加罪責。茲罰每人各歌一曲。不准雷同。更須風流句兒。纔算合格。不合格的。重歌一曲。三次若不合格。改爲罰酒十大杯。須立時飲盡。不容稍停。違者剝去衫裙。赤體與各席敬酒一通。宋主話畢。那班公主命婦。好不難煞。又不敢不依。只得一個個依次歌來。宋主更命奏樂相和。一時珠喉婉轉。紅牙輕敲。艷曲紛傳。曼音各度。真是嚶嚶鶯鶯聲花外囀。好不清幽動聽。一般女娘們。深恐罰酒剝衣。只



好揀那風流曲兒唱出。唱到風流去處。都是低頭輕唱。雙頰緋紅。偏是宋主纓繆。諷見她們唱低了。便喝着聽不仔細。須要朗聲高唱。姑娘們無可如何。都硬着頭皮高唱。宋主便拍掌呼妙。好容易那班公主命婦全唱畢了。宋主又想了作弄的計兒。原來他見一班姑娘兒。此刻都是一個個帶衣危坐。面色莊嚴。絲毫沒有嬉笑的状态。宋主原知她們深恐再罰。所以如此。宋主便又借此發作道。你們這些姑娘兒。真是氣量窄小。朕躬只輕輕的處罰了你們一下。已是一個個怒形於色。實是藐視朕躬。該當何罪。你們說罷。宋主說畢。那班公主命婦。各自面面相覷。聒叫苦不迭。怎的這個昏皇。如此刁惡。笑又不合。不笑又不是。明明是有意作弄了。使大家不發一言。任他如何處罰。宋主聽見她們開口不出。越發得意。便道。朕躬不忍難為你們。加什麼重大的首罰。只須薄薄懲罰一番。你們卻不得違背。如敢不依的人。朕躬便要深罰了。如今的罰則。你們須一個個脫了弓鞋襪子。將你們一雙雙的足兒。全擱起在桌面上。朕躬看了足兒的大小形式。卽能斷定此人。

隋

宮

寒



的善惡與品行的良重深薄。一二的明白了。事不宜遲。你們卽須奉行。以一寸香盡爲限。過限未將鞋襪除盡的人。重責處罰。定不輕饒。宋主話畢。便命宮女點了寸香。那班公主命婦們。此刻卻更比先前爲難了。恨不得地上生個窟洞。立刻鑽了下去。寸香的限度。又是很快。稍一延慢。過了香限。不知惡毒的昏皇。弄出些什麼捉狹的事來。於是大家心上一橫。老了臉兒。一個個脫了弓鞋。寬去羅襪。便見一雙雙。白生生。光滴滴。尖零零。嫩仔仔的小腳兒。插滿了桌上。恍似開了一個小脚比賽會兒。宋主矚看得好不開懷。又嫌遠遠坐在上面。看不仔細。他便離座起立。走到每桌面前。將一雙雙的玉足。撫摩玩弄。那班公主命婦們。沒一個不是粉頰通紅。偏是宋主不肯玩弄了一回就走。還要加上評語。什麼這一雙足。尖得可憐。燈前被底。不知勾了多少人的魂靈。定是一個淫婦。什麼這一雙足。彎得有一樣。錦帳拗速。足使當者心蕩神迷。定是一個蕩婦。這種混帳話兒。也虧他去臉說。出直豎得一般女娘們。險些哭將出來。都含了一眶淚珠。王皇后看了。好生不忍。



隋宮

欲待初謀。又恐宋主乖張的戾氣發作。惹到自己頭上。便忍了下來。那個妖姬陳妙登。卻絲毫沒有物傷其類的同情。反處處湊合宋主感。也離座到了下面。與宋主一同評論。那一雙好。那一雙歹。兀是刺刺不休。可憐一般公主命婦。擱了多時。全覺腿兒麻木。好不難堪。等到宋主煩厭了。話了一聲好了時。她們一時反放不下來。大家掙扎着下了桌面。慢慢的穿襪着鞋。還未舒齊。宋主卻又下了一道新命令。無論皇后妃嬪。公主命婦。宮女等人。一律的脫去衣衫。裸露玉體。不准違背。這時嚇壞了公主命婦等人。怎能依得。那知妖姬陳妙登。便第一個脫得一絲不掛。鬚眉畢現。宋主嘆即大聲道。朕的愛妃。先已露了色相。你們還要故意捱延。莫怪朕躬要無情了。衆人迫於淫威。便一個個皓膚盡顯。雪股分明。宋帝即使衆人相撲爲戲。衆人只得勉強奉行。獨有一個王皇后。她卻用扇障面。不言不笑。宋主曠時已酒醉。卽叱后道。衆皆樂從。你偏獨特異兒。如此樂事不幹。反用扇障面。端的爲何。王皇后這時也忍耐不住了。便道尋歡作樂的方法甚多。何必集諸姑



隋宮寒

姊妹並列一殿。裸體以爲笑樂。妾實不願如此作樂。宋主不待她話畢。逕叱罵道。你這賤人。怎不識好歹。還不與我快快滾開。王皇后立即離座。掩面悲啼。逕自回宮。宋主嘆曰。王皇后煞了風景。覺得乏味。纔命設宴各散。一般公主命婦。真是皇恩大赦。急急逃回。宋主卻與陳妙登同宿玉燭殿。闕者試想。宋主曠如此淫昏。手下若有諍言善諫的良臣。便不致如此了。沒奈何。他恃爲心腹的人兒。如游擊將軍阮佃夫。中書舍人王遵陸。散騎侍郎楊運長。俱是逢迎諂諛的小人。卻都得預聞政事。狼狽爲奸。專權弄政。其中更以阮佃夫最爲驕橫不法。擅作威福。朝臣也爭先恐後的伺奉門庭。進呈貨賄。求作升官捷徑。因此佃夫的宅舍連雲圍池。精美稱爲郡中第一。又廣蓄美姬。多至數百人。宋主曠在玉燭殿册儲歡宴的時候。也正是阮佃夫爲一個寵姬袁小憐。二十祝壽的時間。一般趨炎附勢的官兒。一個個前來捧觴上壽。笙歌起於四座。頌辭洋溢中堂。座上客滿。尊中酒盈。阮佃夫南面衆賓。下手裏坐了一個美人兒。生得眉如三春柳翠。目似秋水澄清。小腰身。



隋宮

玉屑輕削。芙蓉臉。櫻桃一點。人道是天神下降。我說他勾魂使者。若問此是誰人。便即袁家小憐。最得佃夫的歡心。寵冠諸姬之上。飲至席半。中書舍人王道隆。離座登堂道。今日袁夫人壽辰。我等忝與阮公同朝之誼。應各思一作樂法兒。爲袁夫人上壽。佃夫原愛熱鬧。只是面上衫須做作。便也起立道。小妾誕日。得諸公降臨。已爲增光不少。豈敢更勞諸公。小憐也亭亭起立道。賤妾蒙諸位大人見愛。玉趾惠臨。已屬萬幸。上壽兩字。賤妾何人。膽敢身受。賤妾無以爲謝。謹歌舞一番。爲諸位大人壽。佃夫色喜道。小憐今夕。竟肯歌舞。諸公的耳目福。真是不淺。王道隆與衆人便也隨聲附和道。阮公所語不虛。袁夫人的清歌妙舞。本是人間那得幾回聞的。衆人話聲未絕。小憐已是且歌且舞。歌聲跌宕。舞態翩翻。衆人莫不擊節歎賞。小憐歌舞既畢。重行入座。嬌喘微微。粉臉瑩瑩。佃夫便親斟了一尊美酒。奉與小憐。小憐嫣然一笑。接酒飲盡。這時王道隆又發言道。袁夫人先已曼舞雅歌。我等不可無報。追隆諾舉。便從懷中取出了一付小牙板兒。朗朗的唱了一齣王

隋宮寒盡



母宴蟠桃的小曲。曲詞十分談奇有趣。聽得阮佃夫拍掌狂笑。小憐也媚笑了一回。這時便有一個中郎將阮清玉。此人本是佃夫的御人。只因善於媚諛。爲佃夫所賞識。拔爲中郎將。他見道隆唱畢。卽含笑道。王中書卻是個內家。連牙板兒也都帶了來。如今便請借來一用。衆人聽了。頓又哄然。王道隆卽將牙板兒授與了清玉。清玉便故作怪腔。引得小憐笑得花枝招展。伏在佃夫肘上。清玉所唱的曲兒。卻是市井無賴唱的本。不足登大雅之堂。好得一般狐羣狗黨。都是物以類聚。統沒有正經。便是赫赫一時的阮佃夫。也是從小吏入位。由主衣得充內監。爲了廢立子業。預謀在先。因此宋主驟卽了帝位。竟驟得封爲建城縣侯。後又以從軍尋陽數月。更得雙官游擊將軍。出身原是卑微。所以清玉唱那無賴曲兒。佃夫並不爲忤。反也稱賞。清玉的一曲既終。散騎侍郎楊運長。效了幾聲雞鳴犬吠。倒也效得逼真。衆人不禁哄堂大笑。小憐更是笑得釵橫鬢亂。大家胡笑了一陣。接着便有拍馬的官兒。一個個獻出身手。也有舞一回劍的。也有玩一套拳的。更有輕



寒

宮

隋

彈琵琶。低唱曉風楊柳月的。還有曼吹笙管。江城五月落梅花的。總括一句。無非各盡所長。競獻其能。博個夫的寵姬一餐。是了。衆人正在歡唱的當子。驀地忽聞一聲响。忙抬頭看時。衆人不由暗暗吃驚。原來一聲响的裏面。卻是個夫的一只心爱的玉杯。被一個侍婢。斟酒時一不留神。碰落在地。跌得千分百碎。個夫見玉杯碎了。好不甘心。他對於其他的金玉錦繡。皆視同糞土。獨有此杯。因斟酒在內。任憑雪飛三尺。怎樣嚴寒。杯中的酒兒。終是溫度不減。因此個夫視作奇珍。平時不輕易使用。今夕因小憐壽辰。纔肯取出。那知竟被侍女跌碎。怎不叫他怒從心上起。惡向膽邊生。正是

平空忽碎連城寶。頓使奸梟怒氣生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中。分寫宋主與阮佃夫。宋主或。有被迫唱曲之女寶。阮佃夫有自願上壽之男客。一君一臣。已是君不如臣。

隋宮寒



宋主瑛爲私生子慶賀儲冊。阮佃夫爲寵愛姬悲祝壽辰。一君一臣。俱是忘去體統。

宋主瑛撫摩金蓮以爲樂。阮佃夫施賒賤曲以爲樂。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宋主瑛有王皇后以扇障面之敗興。阮佃夫有小使女跌碎玉杯之敗興。宋主之敗興。在於王皇后不從其欲。佃夫之敗興。在於使女失其所欲。同一欲也。同一敗興。

宋主瑛荒淫。阮佃夫驕奢。上有如是之昏君。下方有若是之小人。

玉燭殿上之公主命婦。其苦况勝於阮佃夫堂上之賀客十倍。阮佃夫堂上之賀客。其顏厚勝於玉燭殿上之公主婦女亦十倍。或曰玉燭殿上之婦女。赤足裸體。顏亦不可謂不厚。予曰。一出於被迫。一出於自動。此中當分高下也。

隋

宮

寒



第二十回

昏闇連綿大臣竊柄 威權逼迫幼主離宮

話說阮佃夫因使女撞碎了玉杯。當下勃然大怒。便拔出腰間佩劍。舉手揮去。劍鋒正要到使女的頸上時。王道隆高呼殺不得。阮公住手。佃夫見道隆替使女求情。好生詫異。便收回寶劍。盛氣問道。王公有何見示。道隆道。今日爲袁夫人壽誕吉期。不宜以一時的憤怒。殺死使女。在宴飲的時間。似乎不利。還請三思。佃夫聽了。果是不錯。便叱使女道。今夕暫時饒了你。隔日再取你的命兒。那個使女。已是死在頭上。道隆片言。便救了她的一命。當時便含淚退下。還恐到了明天。佃夫依舊要殺她。那知佃夫過了一晚。怒氣平息。便也忘懷了。當下佃夫雖未將使女殺死。碎了玉杯。一時不免快快。那般知趣的賀客。即紛紛告辭。佃夫也覺疲乏了。遂散宴歸寢。不題。且說宋主瑗。日夜荒淫。身子不免日虧。便時時患病。偏是他又起



寒 宮

隋

了。疑心。意爲這般多病。是被殺死的鬼魂纏擾。即將舊時的湘東王府第。拆改建成了一所大寺。題名湘宮寺。倍極華麗。費用鉅萬。落成的那日。他便排齊了車駕。率領六宮后妃。一同齊赴湘宮寺。進香祝禱。祈求神靈暗佑。驅逐鬼魂。他也不想像他這般的荒淫殘忍。即使神佛有靈。早已上天怒。還肯暗佑昏暴不成。因此他進香之後。還是靈驗毫無。依舊的病魔侵擾。不多時日。已是骨瘦如柴。形容枯槁。在理。他到了這個時候。早好息了猜忌深刻的惡念。安心靜養。他偏是不肯覺得漸漸自己要保不住了。太子年稚。不能够親自臨朝。朝事勢必由王皇后臨朝聽政。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。爲王皇后的長兄。必進位秉權。易生不穩的事。情。一旦異圖發作。稚子難保。他便思在未會去世之前。先剪除了王景文。免生後患。當下特書手敕。遣人送至景文府第。呈與景文。這時景文正與一客奕棋。見有敕至。即啟敕視畢。仍置局下。復與客相奕。待至一局棋終。收拾了棋子。景文始徐徐取出宋主手敕。與客觀看。道。今上賜我自盡。客大驚失色。景文卻神色自若。自



隋宮

書一啟致謝。交與來使。從容服毒而死。使人返報。宋主彘才始安心。是日晚上。他在睡夢之中。恍惚有人語他道。豫章太守劉悛謀反。速加速防。宋主彘夢中驚醒。再也睡不安穩。待到了曙色一現。便發使持節。馳至豫章。將劉悛殺死。從此宋主的病勢。益發沉重。心神不寧。疑慮百出。漸漸神經錯亂。到了黃昏深夜。不時的見神見鬼。道有無數的冤魂索命。常從夢中驚醒。高呼繞命。他到了此時。也是無法可施。特將泰始八年。改作了泰豫元年。暗取安豫的意思。又命寵妃陳妙登。到湘宮寺中。日夕的祈禱。偏是神佛無靈。冤鬼益厲。不時囑語連篇。到了最後的一天。宋主彘卻稍微清醒了些。自知不起。便召尚書令袁粲。僕射兼鎮東將軍鄧州刺史沈攸之。荊州刺史蔡興宗。命加桂陽王休範爲司空。褚淵爲護軍將軍。劉劭爲右僕。諸人一同入宮。面受願命。囑夾輔太子。褚淵素與蕭道成相善。便薦道成於宋主。稱其賢良。足當大用。宋主彘乃加授道成爲左衛將軍。共掌機事。到了那天晚上。宋主彘便一命嗚呼了。年祇三十四歲。在位共八年。於是太子昱遂即帝



寒 雲 宮

晴

位。袁粲與褚淵，左右共輔幼主。嫡母王氏，爲皇太后。生母陳妙登，爲皇太妃。那時的宋主昱，年祇十歲，已經有了一個妃子江氏，也妻以夫貴。受冊爲后，一對小夫妻統治內外，怎生能够。朝中仍是阮佃夫王道隆專政。袁粲與褚淵，也是奈何他們不得。只是勉力維持。總算太平過去了兩年。到了那年的五月，偏是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，卻妄動干戈，興兵犯上。自尋陽出發，直向大雷。於是宋廷方面，由左衛將軍蕭道成，出守新亭。征北將軍張永，扼守白下。領軍將軍劉劭，屯兵宣陽門。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，固衛石頭城。右軍將軍王暹，隆駐守朱雀門。一一佈置舒齊。靜待賊至，便相機迎擊。蕭道成到了新亭，整理城牆，修築守壘。才舉探馬報來。休範的前軍，已走到了距新亭不遠的新林塢。到了翌日，休範卻命大將丁文豪，往攻臺城。自己卻率了大軍，直攻新亭。道成出兵迎敵，惡戰了一場，無甚勝負。常有屯騎校尉黃回，越騎校尉張敬兒，自願至休範那裏詐降。道成大喜。張黃兩人，便出城到了休範營前。恰值休範乘輿而出，兩人便大呼稱降。休範招入帳

隋

宮

寒



中仔細盤問。方知道成有意擁戴休範爲帝。只是要休範訂立一個信條。日後不得相背。休範本無材具。遂知是計。便道蕭將軍若不見信。我以二子德宣德嗣。押在蕭將軍處。他終能相信了。遂令二子到道成營中。卻留張黃兩人侍側。當時卻有休範的親信李垣。勸諫休範。叫他未可深信張黃兩人。恐防其詐。休範死在頭上。那裏肯聽。反將軍前一切事務。都交給了先鋒杜黑驃。那個杜黑驃。倒是一位驍勇善戰的大將。因此休範將全權託付與他。自己卻回到舟中。置酒歡飲。那知他兩個兒子。到了道成營中。即被道成殺了。他兀是蒙在鼓中。終朝的遊飲取樂。有天喝得已是大醉。黃回張敬兒。左右人少。便暗暗使了一個眼色。張敬兒。至休範身後。佩刀揮處。休範狂叫一聲。倒地身亡。張黃兩人。急急觀了休範首級。回城報功。休範那面。杜黑驃聞知此事。好不憤怒。立即率了衆兵。猛力攻城。道成竭力抵禦。直戰到天明。杜黑驃見急切攻城不下。聞知了文豪已攻破了臺城守軍。進攻朱雀桁。他便捨了新亭。也向朱雀桁進攻。右軍將軍王道隆。駐在朱雀門。



寒 露

宮

隋

內聞敵兵大至。急招屯兵宣陽門的領軍將軍劉勳助防。及劉勳到時。丁文豪與杜黑驃左右來攻。殺上前來。劉勳招架不及。遂致陣亡。王道隆亦被杜黑驃一刀劈死。屯守白下的征北將軍張永和駐守石頭城的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。一雙飯桶。聞知敗訊。竟棄了守地。逃回宮中。宮省大驚。幸虧新亭的蕭道成。命張敬兒督軍進剿。殺死了杜黑驃。戰退了丁文豪。纔得告平戰事。都城安寧。事定之後。升授蕭道成爲中領軍。兼南兗州刺史。留衛建康。是年冬季。宋主昱行了加冠禮。他遂自命已是成人。不受內外羈束。他本來生性好嬉。到了此時。便時常出宮游行。專作惡戲。有時在宮中稍不遂意。便將忤他的人慘行屠殺。入後竟是成了習慣。一天不殺人。即覺不快。因此宮中的人。個個自危。這時阮佃夫與直閣將軍申伯宗朱幼等。陰謀廢立。被昱所知。立率衛隊。擊住了三人。下獄縱斃。同謀諸人。盡遭殺死。到了後來。宋主昱愈出愈奇。有次至新安寺。偷了一狗。殺狗飲酒。回至宮中。已是大醉。恰巧那天是七月七日。宋主昱便謂侍衛楊玉夫道。今夜織女渡河。你與



寒
露

隋宮

朕等候着。見了織女。卽須報知。如若不見。明口便殺了你的狗頭。再割你肚皮。玉夫聽了他的辭言。直是又好笑。又好恨。到了夜半。楊玉夫便與楊萬年。同入殿中。下手謀害。原來蕭道成。見宋主昱兇殘狂暴。密謀廢立。殺死宋主昱。當下鎮軍長史蕭順之。及道成次子。驃騎從事中郎巖。皆言宋主昱性好游蕩。身側常無侍衛。祇須勾結內侍數人。卽好伺機下手。甚爲易易。道成乃設了宴席。請那校尉王敬則。相與結納。共謀進行。當由敬則賄通了衛士。楊玉夫。楊萬年。令二人得機下手。這晚恰值楊玉夫。楊萬年。兩人值夕。便欲趁宋主昱酒醉當子。下手了事。兩人走近御床。掀帳看時。宋主昱睡得正濃。楊玉夫便拔了枕旁的防刀。向昱咽喉刺下。立刻了帳。年祇十五歲。便自取其禍。遣人謀死。玉夫割了首級。馳出殿門。交與同黨陳奉伯。再由奉伯交與王敬則。敬則卽至領軍府。交與了蕭道成。道成見已事了。卽戎服詣殿。僞托王太后的命令。召入袁粲。褚淵。劉秉。諸人。商議繼立。王敬則卻欲擁戴道成爲帝。以白紗帽加於道成的頭上。被道成喝退。當下袁粲等。一個



隋宮

個不敢自作主張。仍由蕭道成建議。迎立安成王。袁劉褚三人。只得贊成。便備齊法駕。迎入安成王。由道成宣王太后敕令。命安成王。準爲帝。準爲宋主。讓的第三子。爲陳昭華。取育他王之子撫養。此時年僅十一。入了朝堂。升殿登座。卽皇帝位。改元昇明。尊生母陳昭華爲皇太妃。授道成爲司空。錄尚書事。兼驍騎大將軍。領南徐州刺史。留鎮東府。劉乘爲尚書令。加中軍將軍。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。袁粲爲中書監。出鎮石頭。楊玉夫等。也各有升賞。不題。從此道成兼總軍國大權。散佈心腹。褚淵本是道成的黨人。自是無言。只有尚書令劉乘。見道成專政。勢成孤立。頗爲疑懼。出鎮石頭的袁粲。與出鎮荊州的沈攸之。俱因道成跋扈不臣。先後謀事不成。俱遭身死。劉乘也出奔逃命。從此朝中。都是蕭氏的心腹了。不久道成已是加封至都督中外諸軍。加官太傅。領揚州牧。未幾。又進道成爲相國。封爲齊公。尋又進爲齊王。這都是道成的黨人。一手包辦。那有宋主準真正的誠意。凡是蕭氏的子弟。沒一個不是重掌大權。一班狐羣狗黨。見大事告成。便再進一步。



不多時日。竟過了那個十三歲的小皇帝宋玉準。禪位給齊王蕭道成。宋玉準自然只有俯首聽命的分兒。那裏還敢道個不字。便下了禪位詔。於是劉宋四世六十年的帝祚。輕輕移到了蕭氏手中了。那個齊王蕭道成。得了宋玉準的禪位詔。還要故意不就。裝出一番做作。連上了三表。懇辭不受。一教王公大臣。落得買個人情。統向齊王府勸進。朝廷又是急不待緩的詔旨連下。促令道成受禪。這樣的扭扭捏捏了一番。纔行了禪位禮。由齊僕射王儉。趨至宋玉準身前。取下了玉璽。便由司空褚淵。蕭奉玉璽。率領百官。馳詣齊宮。將玉璽獻與道成。宣讀璽書。即請道成登壇受賀。即日登基。正是

皇宋數終移國祚 受禪此日屬齊公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。係記南宋國亡。閒閒寫來。着墨不多。已見末代帝皇之可憐。大權傍落。俯首憑臣下指揮。而蕭道成之包藏禍心。爲日已久。迨進位太傅之時。可

隋

宮

寒 露



馬昭之心。路人皆知矣。及受禪。詔下。猶復惺惺作態。有千呼萬喚始出來。猶抱琵琶遮半面之景况。實欲令人作嘔。然昔日劉武帝之篡晉得國。正與今日蕭道成之情形相若。相隔祇六十年耳。乃子孫已身受亡國之痛苦。劉武帝地下有知。應悔當年之多此一舉。實則蕭道成亦不能永延齊祚。卒亦其之子孫。被迫於人。而致亡國。私亂相仍。爲六朝之大弊。亦即不能常延國祚之明證也。



寒 露

隋 宮 口

第二十一回

紫氣繞門庭英雄出世

金麟生軀殺師父知機

話說齊王蕭道成篡宋卽帝位。在位四年而歿。太子暨繼立。在位十一年身死。太子昭業卽位。不滿一年。被尙書令蕭鸞所弑。立新安王昭文承大統。也是未及一年。又被鸞廢爲海陵王。鸞自立爲帝。在位五年卽死。太子寶卷繼立。在位二年。被弟寶融所廢。融爲帝一年。被梁王蕭衍所弑。衍篡齊卽帝位。齊遂亡。衍在位四十八年而歿。共傳四帝。被陳王霸先篡梁爲陳。小子突然的如此寫來。閱者定要臆明其妙。爲什麼蕭道成卽了帝位。便沒有事記。眨眨眼已是換到了第五朝陳帝。究竟何故。待小子報告一下。省得閱者不解。原來小子這部書。本叫隋宮艷史。如今做了二十回。還是老遠的記到齊朝開始。要是一朝一朝的宮闈細事記下去。就是做一百回。恐還做不到隋宮。似乎對於這部書的定名。成爲名不符實。那倒



隋宮寒

不是鬧玩的。只得開了特別快車。飛也似的跑。略將統系表明。即算交代清楚。還請閱者原諒。只是要記隋宮。先要從隋朝開基起始。隋朝的開國皇帝是楊堅。要表明楊堅的來歷。還要將北魏的世系約略表白清楚。纔有交代。原來在蕭道成篡宋即位的元年。便是北魏主宏的泰和三年。至泰和二十四年。宏歿。太子恪即位十六年。太子翊立。在位十三年。後又分爲東西魏。魏共十三主。東魏一主。西魏三主。東魏主被高洋所廢。洋即帝位。此爲北齊。西魏被宇文覺廢。自立。此爲北周。北周又吞滅北齊。北周傳至末一帝名闡。爲隋王楊堅所廢。自立爲帝。堅又滅南陳。至此南北二朝盡滅於隋。天下始統一。小子表白既完。便欲將那個吞併南北二朝的隋帝楊堅。細細表白。原來楊堅。爲漢太尉楊震第八代玄孫。乃弘農華陰人氏。堅六世祖元壽。爲後魏武川鎮司馬。即留居武川。堅父楊忠。就是元壽的玄孫。楊忠初本仕魏。後從周太祖宇文泰。舉兵關西。屢次立功。封至隋公。忠妻呂氏。亦係名門望族。有楊堅的孕時。曾有一個胡尼。叫做蕃連布的。到楊第募緣。呂

隋宮



氏酷信神佛。素來肯施與結緣。善連布見了呂氏。便吃驚道。好一位貴人。呂氏聽了。意爲出家人的常態。逢迎的話兒。無非想多得些錢米。便也笑了。並不去問她原因。正想給了些錢米。讓他走時。善連布卻道。小尼與夫人有緣。今天到府。原想化些錢米。此刻卻不消了。呂氏聽說。好生詫異。倒禁不住問她道。師太既是來此化緣。此刻怎又不要。卻是何故。善連布含笑道。天人敢是有孕在身。呂氏聞言。暗暗驚疑。她怎會知道的。原來此刻呂氏的得胎。還不到三月。外面無從聽出。善連布怎能知道。因此呂氏吃驚道。正如師太所言。善連布雙掌合十道。善哉善哉。小尼原說與夫人有緣。便在明年。夫人產了公子。那時小尼再來道喜。還有幾語囑咐。如今小尼要告辭了。善連布話畢。便飄然而去。呂氏留也留不住。她給與錢米。她又不受。又不明明白白的說出所以。倒使呂氏納悶了幾天。過後便也忘懷。不在心上。韶光如駛。已是十月懷胎。卻是還不生。呂氏好不驚訝。直到了十四個足月。方始腹痛臨盆。產下一個男孩。啼聲宏亮。最奇怪的。在產下的時候。不知

隋

宮

寒



從那裏來的紫氣。佈滿庭中。四鄰都道紫氣東來。是衣祥瑞。如今楊家生兒。紫氣滿庭。將來一定不是個常人。慢言鄰衆紛傳。且說楊忠見妻生了一個孩子。細相眉目。端的額廣頤豐。劍眉虎目。好一付胎貌。自是歡喜。題了一個單名堅字。到了三朝。那個胡尼審連布。竟是來了。呂氏想起前言。不禁深以爲神。審連布端相了一回小孩子。便對呂氏道。此孩他日貴不可言。只是不宜留養在此地。恐防發生意外。小尼在去年卽對夫人話過。與夫人有緣。今當代夫人撫養。以了宿緣。呂氏因審連布言皆有驗。故也深信不疑。便道既是如此。師太擬將此孩。領到何處安放。審連布道。小庵靜水。離此不遠。且待夫人過了滿月。卽請至小庵居住。雖說代夫人撫養。餵乳睡宿。盡須夫人自己勞心。呂氏不禁笑道。照了這般說來。還是妾身撫養。怎說是師太撫養。并且師太道此地不宜留養此孩。怎的師太的靜水庵。離此甚近。卻也相宜了起來。豈不令人難解。審連布道。在沒有斷乳的前。當然須夫人親勞。到了斷乳之後。便是小尼的職責了。至於不宜留養此地。反宜留養小



隋宮

。原也有個緣故。本來不宜洩言。只是夫人不比別個人兒。還可說明給夫人知道。但是再不許講給第二個人聽了。呂氏見這般鄭重。急道。妾身理會得。決不向人胡言。蕃連布便輕輕的道。去年小尼見了夫人。不是說過一句。好一個貴人的話兒。呂氏點頭道。確有此語。蕃連布道。夫人的貴。便是歸在此子身上。此子將來大建功業。直要做到一個皇帝。如今若是留養此地。王氣籠罩。光冲上霄。脫被忘者所見。怎不要發生意外。因此要將他遷住庵中。小尼自能仗佛家法力。學佛光遮護。王氣便不致妨事了。呂氏聽說。真是又驚又喜。等到滿月過後。呂氏使搗帶了楊粵。到靜水庵居住。眨眨眼過了一年。這天正是炎夏六月。流火鏗金。好不酷熱。到了驕陽斜掛樹梢的時候。蕃連布入市去購買零星物件。呂氏卻命一個使女。煮了些浴水。在房洗浴。既畢。卻見那個兒子楊堅。雖祇一歲。過得沒有半月。似乎也很熱。她便替他脫去了小衫褲兒。將他放到浴盆中洗洗。那知洗得沒多時候。只見楊堅的額上。忽然生出了兩支角兒。雪白的小身體上。也隱隱的顯出了

隋宮寒



金鱗呂氏好不著慌。嚇得一失手。將楊堅拋棄在地上。往外就跑。恰巧善連布騰物回庵。見呂氏驚慌失措。急急問故。呂氏忙將此事告知了善連布。善連布聽了。說聲不妙。趕忙三腳兩步的走進呂氏房中。從地上抱了起來。撫摩楊堅的頭兒。道。我兒受驚了。又累你遲做幾年皇帝。這時呂氏也走了進來。再仔細看楊堅時。依舊頭兒很平整。先前的頭上的角兒。不知到了那裏去了。身上依舊是光光滑滑的皮膚。有什麼金鱗。呂氏不禁奇異道。先前明明看得很清楚。又不是眼花。現在怎的角兒鱗甲。都已不見了。善連布道。並不是夫人眼花。他本是天上的小金龍下降塵世。今天天氣悶熱。他被夫人在水中洗浴。覺得暢快。不禁漸漸的現出真身。如今被夫人為地丟在地下。他受了驚嚇。又得遲做幾年皇帝了。呂氏聽了。好生懷怕。從此便格外的留神保護。到了兩足歲。斷了乳。楊堅已是牙牙學語。漸能獨個兒行走。聰慧異於常兒。善連布即謂呂氏道。如今夫人好回家去了。孩子的一切。小尼自能料理。呂氏深知善連布可託。便稱謝而歸。整頓些家務。除了十



隋宮

夫半月。每到靜水庵探視一回。說也奇怪。那個楊堅。見了自己母親。反不十分親熱。倒和善連布異常的纏戀。因此呂氏更覺放心。楊堅到了五歲。即由善連布教他識字讀書。學習武藝。真是皇帝英賢。天賦獨厚。一學便會。一見即知。又肯用心上進。到了十六歲。已是一個文武全材。那天是八月中秋的夜晚。一輪皓月。映照在靜水庵的庭中。如同白日。楊堅便踏着月光。在庭中舞了一回劍兒。卻見善連布自內走出。他便上前相見。叫了聲師父。善連布卻招他到了內堂。命他坐下。善連布自己。也坐在蒲團上面。便對楊堅道。如今你已成了。明天好回去了。楊堅聽了一驚。認作自己做錯了事兒。慌忙跪倒在善連布面前道。弟子蒙師父教誨。得益不淺。如今所學未成。師父忽命弟子回去。莫非弟子作錯甚事。因此要加驅逐。善連布道。並非你作了錯事。原因我與你的緣分已滿。便不能再在一處。明天我也要雲遊他處去了。至於你的學術本領。雖未十分高深。只要回家之後。用心研究。多交明師益友。自能逐漸上進。只有一件事兒。你須牢牢記着。將來風雲得意。

隋宮



之後。切莫貪戀好花枝。自取其禍。楊堅聽了善述布的一番話兒。竟是認真的要分離了。不禁淒然下淚道。師父的囑咐。弟子當敬記心上。只是不知弟子的結局如何。師父可能見示一二。善述布默然了片刻。始道你可聽着。繼續以貴。當張則去這八個字兒。便是你將來的結局了。楊堅聽了八個字兒。還是莫明其妙。只得記在心中。當下一宿無話。到了明天一早。楊堅起身。便失去了善述布的踪跡。楊堅不免傷感了一回。便收拾了自己物件。逃回到家中。舉明了呂氏。呂氏聽說善述布去了。也嗟歎了一陣。從此楊堅奉母家居。入後隨父從軍。屢立戰功。封至小宮伯。及其父病歿。堅襲隋公爵位。堅妻獨孤氏。爲前衛公獨孤信的女。能文多智。亦是一個女中豪傑。在北周建德二年的秋間八月。堅女璉爲周太子獮的正妃。後寶即帝位。不久即傳位與太子闡。自稱天元皇帝。恣意淫樂。不免身子受虧。便時進金石的藥品。他的性子。本是燥急。從此益發狂暴。稍不如意。即欲動刑。有天皇后楊氏（即楊堅之女）婉言勸諫。亦觸怒了天元。竟欲將楊氏處死。后母獨

隋

宮

寒



孤氏聞知大驚，急入宮叩求。天元方始釋了楊后道。有朝終要覆滅了汝家。原來天元素忌他的岳丈楊堅。時存殺他之念。只是不能無故殺他。如今在忿怒的時候，便在獨孤氏面前洩了出來。獨孤氏到了家中，即告知了楊堅。不久，天元臥病。楊堅由其黨小御正劉昉，托詞引入宮中，侍候天元的疾病。這一來，便侍候去天元的一命。當下劉昉矯詔，令隋公楊堅總知內外兵馬事。於是諸衛軍進收行事。悉聽堅的節制。兵權盡屬堅手。幼主蘭居喪不理朝事。一切事兒，統堅一人主持。不久，便進爵至隋王，加九錫。他的威權日重。周主的勢兒，便日削。正是

臣剛君弱權傍落，國運如斯便是衰。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作者因欲合符書名，乃以南朝之齊梁陳北朝之魏齊周隋朝之事，惟將系統表明，餘俱略去。雖云不得已，實亦難免跑馬之譏。

楊堅爲統一南北之帝皇，故作者不惜詞費，詳細記助。又有諸般奇異，此非

隋宮寒



作者之迷信觀念太重。實因楊堅為一重大人物。不得不如是云云。且諸般奇異。固非驚世虛造。載之史書。班班可考。作者摭拾成文。舖排記事。確未可厚非也。

天元帝欲謀楊堅。反為楊堅所害。雖曰天命攸歸。周社當墟。實亦天元言行不謹。自速其死。不則楊堅雖是英雄。尚不至遽下毒手也。

固稱日所。君權日削。國之亡也。指顧間事耳。

隋宮



第二十二回

攀龍附鳳功狗受封
柳渾登嬌媚藉邀寵

話說楊堅的威權日重，一般知機識勢的大臣，便都想做個攀龍附鳳的忠臣。私下勸勸隋王，叫他早日取周而代之。獨孤氏也謂楊堅道：到了勢成騎虎的時候，還是早定主意爲是。楊堅只是含笑不語。到了大象三年的二月，便由楊堅的功狗庾季才、盧賁、李穆等人，進逼周主閼。要他禪位給隋王楊堅。那個小皇帝宇文閼，當然無力抵抗。楊堅遂應天順人的卽了帝位。改國號曰隋。追尊生父忠爲武元皇帝，廟號太祖。母呂氏爲元明皇后。獨孤氏爲皇后。長子勇爲皇太子。餘四子亦皆封王。廣爲晉王，俊爲秦王，秀爲越王，諒爲漢王。五子俱爲獨孤氏所生。又命相國司馬高穎，爲尚書左僕射。穎明敏有大器的格局，善於兵事，更多計略。當隋王楊堅欲圖篡國以前，堅知穎能，恐其不肯相附，乃遣楊惠諒意，穎逆料堅必成。



隋宮寒

事即欣然道。但是隋王的大事不成。我亦不辭滅族。楊素返報。堅乃引爲司錄。爲堅謀劃甚多。故堅卽帝位。使以爲心腹。又命相國司錄虞慶則。爲內史監。兼吏部尚書。相國內史下大夫李德林。爲內史令。典軍元胄。爲左衛將軍。胄勇武異常。人當楊堅爲隋王時。尚朝的趙王宇文招。見堅跋扈不臣。意欲殺堅。便伴邀堅飲。堅亦防招不測。故將酒菜擲至趙王府中。一同宴飲。由大將軍楊弘元。分衛左右。堅與招飲至半酣。招伴作醉狀。嘔吐狼藉。便欲入後室更衣。元胄見勢不佳。卽大聲謂堅曰。相府有事。王亦不便久留。請卽速歸。招瞋目叱胄道。我尙欲與丞相暢飲。汝敢催促。胄亦惡聲道。王居何心。欲斬吾主的侍衛。叱出。招便伴笑道。我又沒有什麼歹心腸。壯士竟加猜疑。後招又伴稱口渴。命胄入厨下取茶。胄只是不去睬他。屹立堅側。格外留神防衛。未幾。忽微聞至後有刀甲的聲音。胄亟拽堅離座。道。相府諸事待理。王怎能久留此間。胄一邊說。一邊將堅扯向外跑。趙王宇文招。卽下座趕來。胄扶堅出門。呼楊弘讓堅同走。胄卻當門守住。阻住了趙王。王憚胄



寒

隋宮

兇猛不敢和他抵抗。胃待楊堅去遠。他方才回去。楊堅脫險歸第。重賞元胄。今又封爲左衛將軍。以酬其功。另封皇弟郡國公。慧爲滕王。同安公。爽爲衛王。復命并州總管。中國公。李穆爲太師。郡國公。竇熾爲太傅。熾從子。神武公。竇毅爲定州總管。毅爲明太祖第五女。襄陽公主的夫。公主生一女。年尙未笄。在開楊堅篡國時。她恨恨的道。生不爲丈夫身。爲吾舅滅此叛臣。毅驚得失色。忙掩其口道。欲滅我族了。快不要多言。後此女嫁唐王李淵。得做唐朝的開國太后。真是一個巾幗英雄。隋主又命幽州總管任國公于翼爲太尉。金城公趙照爲尙書。右僕射。漢安公章世康爲禮部尙書。義寧公。元暉爲都官尙書。昌國公。元巖爲兵部尙書。長孫毗爲工部尙書。楊上顯爲度支尙書。雍州牧。楊惠爲堅的族子。至此也受封爲左衛大將軍。永康公。楊弘係堅之從祖弟。便封爲右衛大將軍。楊智積爲蔡王。楊靜爲趙王。二人俱爲堅的從子。賀若弼爲吳州總管。韓擒虎爲廬州總管。元景山爲安州總管。楊素爲清河公。素爲亡國汾州刺史。楊敷的兒子。自幼多才藝。知兵法。楊



宋 盧

宮

隋

敷爲齊軍圍定陽。(卽今山西汾州介休縣)敷固守城。並至糧盡出走。中伏身死。周主未加贈諡。素以其父爲國喪軀。理應受諡。遂與周主申說。再三觸怒。周主欲將他殺死。楊素神色自若。大聲言曰。臣事無道天子。死其分也。周主改容壯之。卽贈其父大將軍。諡曰忠壯。素亦漸就重用。命爲詔書。輒下筆成文。詞義並美。周主嘗附背對他遺子當努力。不愁不富貴。素道。但恐富貴來逼臣。臣無心圖富貴。他語雖如此。性卻熱中利祿。後見隋王楊堅權重。他便依附了楊堅。如今得封爲清河公。他日後的富貴。却也不小。這且不題。且說隋主封臣既畢。遂降周主。周主爲介公。惟闡母楊太后。爲楊堅的生女。前番書中。早已表過。楊太后對於其父的篡國。深不爲然。輒欲面父爭執。堅卻愧見其女。又因她年尙少艾。堅便囑獨孤后。勸其改嫁。楊太后抵死不從。至此便又封爲樂平公主。任她守節終身。其餘周氏諸王。盡行降爵爲公。當下便有內史暨兼吏部尙書的虞慶則。勸隋主堅道。宇文子孫。不宜使之復得封爵。須盡行減去。免致將來發生後患。隋主堅本存心剪除。



隋宮

宇文遺族。聞及慶則的話兒。正中心懷。又加了高頊楊惠也附和稱善。只有個不識時務的內史令李聽林。獨持異議道。今主上初立。宜以仁德佈天下。不宜殺戮過重。對於宇文遺族。更宜優待。若慮其生變。不妨毋令執權。隋主堅聽了。好生不悅。勃然變色道。君係書生。不足與語大事。便令宿衛各軍。將宇文氏宗族。盡行搜捕。拘禁獄中。一個個勒令自殺。不上幾天。又將遼國的介公宇文闡。謀死宮中。年僅九齡。爲因做了末代的皇帝。便遭慘死。隋主堅既將宇文氏滅盡。便放開了心腸。安然爲帝。整頓國事。肆意刷新。自有一番開國的新氣象。只是北朝雖已歸併。還有南邦陳朝。兀是依舊存在。與隋朝立於相敵的地位。試想雄心勃勃的隋主楊堅。怎不欲存心吞併。偏是陳主叔寶。又是一個風流天子。荒淫失德。原來叔寶爲陳主瑛的長子。瑛子嗣很多。共生四十二個孩子。叔寶既是長子。自然立爲皇太子。及瑛沒。便由叔寶繼登大位。皇后沈氏。爲望蔡候沈君暉的女兒。端靜知禮。寡慾澹泊。因此叔寶很不愜意。另納龔容華。孔寶兒。兩人爲良婦。俱是容光照人。

隋宮寒



體態風流。艷容華有一侍婢。隨謁入宮。年祇十歲。名叫張麗華。原係富家女。因家落。被父兄所賣。生得嬌小玲瓏。善伺人意。陳主叔寶。見她可愛。也甚寶視。過了四五年。更出落得異樣風流。妖艷動人。叔寶便迫與淫婢。成就了好事。及叔寶即了帝位。便封麗華爲貴妃。謁孔二氏。反做貴嬪。也可見叔寶寵幸麗華的深了。後來叔寶采選美女。又得王李張薛袁何江七人。一個個俱是芙蓉如面。柳如腰。輪流召幸。只是雨露雖承。終不及麗華的深邀主眷。原因麗華生性慧黠。善於獻媚。更兼飽冠羣芳。才又出衆。起初但執掌宮內的事情。後竟干涉朝中的政治。原來叔寶沉迷酒色。輒不臨朝視事。所有百官的啟事奏本。俱由宦官蔡脫兒李善度傳遞進宮。叔寶即擁麗華坐在膝上。和她一同披覽。共決可否。麗華都能一一裁答。從事處決。叔寶便以麗華所決爲本。王公大臣。若有不從內旨。輒遭疏斥。從此江南陳朝。不知有陳叔寶。但知有張貴妃。朝中一般宵小。便在運動麗華。爲終南的捷徑。所引用的人物。如都官孔範。舍人施文慶。中書舍人沈客卿。大市令陽惠明。



寒露

隋宮

刑法監徐哲。尚書郡令史暨懸景。俱是逢迎主意。獨善諂諛。又曾搜括民脂民膏。供給內府。叔寶正因大興土木。在臨光殿前。建造臨春結綺望春三閣。窮極奢華。供億浩繁。有了這般理財大臣。替他聚斂。怎不歡悅。更加重任。只是民窮財盡。怨聲載道。叔寶深處宮中。那裏知道。依舊是荒淫酒色。這消息傳到了隋主楊堅的耳中。雄心陡起。便欲興兵伐陳。即與高穎商議。如何取陳的計劃。穎道。江北因天時地氣的關係。收成較晚。江南得水於利。田禾早成。待彼將近收穫的時候。我國即虛調兵馬。揚言襲陳。彼必屯兵守禦。妨其農時。彼既聚甲候戰。我兵止戈不前。一連幾次。彼國必以我人爲虛聲恫嚇。後再集兵。便疏防禦。我兵乃乘隙渡江。登陸而戰。更密遣間諜。縱火焚其儲糧的所在。因江南土薄。建築都爲茅竹一類的東西。儲糧於中。易於着火。待彼焚而復築。更縱火焚之。不出數年。彼財力都盡了。始召集衆軍。直下建康。當使彼國君臣。一如甕中之蠅。手到擒拿。收其版圖了。隋主堅聽了高穎的計兒。如法泡製。陳人大困。陳主叔寶還是深居宮中。恣意酒



隋宮寒雲

不聞外事。中書舍人傅縡。上表切諫。有遠女子小人之語。致觸怒了張貴妃。孔範等人。便內外結合。譖縡的過惡。叔寶即將傅縡殺死。從此朝中更無一人敢發正言了。且說隋主楊堅。此時正大造戰船。整頓甲兵。一般羣下。請隋主稱祕。庶陳不至有備。隋主道。吾將顯行天誅。懲彼淫暴。以拯江南人民於水火之中。彼若能懼知改。我也不去誅求了。那時陳朝的妖象日出。朝野謠言。叔寶也有所聞。不思改劇國事。反賣身佛寺。自願爲奴。作爲祈禳。張貴妃本來迷信鬼神。至此益發有所托詞。竟在宮中。設立淫祠。召集妖巫。禳福消災。日夜鬼混。容易一年。春回大地。叔寶也不知作的什麼打算。一面遣散騎常侍袁雅。聘隋聯絡。一面又遣散騎常侍周羅喉。出兵峽口。侵略陝州。隋主見陳國擅自動兵。便決計下兵征陳。即用管王廣爲淮南行省尙書令。告諸太廟。授以黃鉞。秉節南征。軍出六合。又令秦王俊。爲行軍元帥。出軍襄陽。清河公楊素。也爲行軍元帥。出兵永安。廬州總管韓擒虎。出軍廬州。吳州總管賀若弼。出軍廣饒。共起總管九十人。兵士五十一萬八千人。



隋宮

統受晉王廣的節制。旌旗舟楫。橫互江上。電至數十里。又授左僕射高穎。爲晉王元帥府長史。右僕射王詡爲司馬。一切疑難軍事。俱取決於二人。秦王俊屯軍漢口。節制上流。陳廷開隋兵大舉南下。便命散騎常侍周維曠。都督巴峽沿江諸守軍。抵禦隋師。這時隋廷的各路軍兵。紛紛渡江出發。韓擒虎自廬州渡橫江。賀若弼自廣陵引濟江。清河公楊素率領了二十萬水師。直向三峽乘流而下。舟艦蔽江。旌甲耀目。陳朝的沿江鎮戍。相繼雪報奏聞。都被中書舍人施文慶沈客卿兩人勸下。抑不上聞。那楊素的水師。已是到了流頭灘。正是

敵軍已臨心腹地 心腹偏將敵勢遮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中。上半回內。盡記隋朝立國封功。一一詳細加遺。似乎太覺繁碎。若可節去。實則作者因此被封之數人。皆是此後重要人物。不得不將出處點明。俾讀者易於醒目耳。

隋宮寒露



楊堅立國之初。卽屠戮宇文後人。梟殘不仁。宜其國祚之不永也。

陳主叔寶。寵愛張麗華。竟使處決朝事。卒使宵小侍進。內外弄權。民疲國悴。引起隋廷窺視。竟因此而亡國矣。

楊堅久存併陳之念。所恐者。師出無名耳。乃陳主叔寶。不自量力。擅出侵隋之師。惹火焚身。此之謂乎。而堅之言曰。吾將顯行天誅。懲彼淫暴。以拯江南人民於水火之中。實亦梟雄之假借語也。



寒雲

隋宮

第二十三回

統一朔南獻俘太廟

淨滄黑白奪嫡深宮

話說楊素水師到了流頭灘。過去一看，便是地形險峭的狼尾灘。有陳廷入將威
斯帶了戰船扼守。楊素便在晚間，掩旗息鼓，乘機輕當，突然的沖入了陳人戰船
隊裏。陳軍不戰自亂，乘灘潰逃。楊素順流而下，沿江諸戍，相繼失守。陳廷所恃的
長江天險，至此已落隋軍之手。既而隋將韓擒虎，自橫江渡采石，采石勢險，易守
難攻。只因守采石的軍將，皆因新春酒醉，防守無人。韓擒虎便乘夜克了采石。不
費絲毫之力，乘勢取了姑孰。自南濟進攻，這時吳州總管賀若弼，也取了京口。自
北道進攻，晉王廣，又遣總管杜彥，率軍助擒虎進駐新林。陳廷方始大驚。施文卿
等，纔奏聞叔寶。叔寶好不著慌，發兵遣將，分頭抵敵。已是軍心喚散，望風敗走。陳
將任忠，降了韓擒虎。從石子崗，引進了朱雀門，臺城守兵，走散盡淨。韓擒虎率了

隋

宮

寒



衆軍殺入宮殿。搜尋叔寶。後來在景福井中。將他由索拽上。遂得三人。還有兩個人。便是扎寶兒與張麗華。卽監禁王德教殿上。這時賀若弼也乘勝到了樂遊苑。殺入宮殿。聞聽叔寶已被擒虎所獲。失去了頭功。好生不快。急至德教殿上。逼令叔寶寫一紙降書給他。俾得回去報功。叔寶止筆。提筆寫時。晉王廣已命長史高穎入建康料理善後事宜。收執了叔寶等人。穎子德弘也奉了晉王廣的令。自後踵至。使穎留下張麗華。穎勃然怒。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。此種妖賊。爲滅陳禍水。豈可更留人世。卽命人牽出斬之。時晉王廣也啟節入建康。聞悉高穎殺了張麗華。不禁憤憤的道。昔人云。無德不報。我必有以報高公。從此使嗔恨高穎不題。且說晉王進了城中。與高穎相見。依舊聲色不露。隨着慰勞軍士。安撫百姓。將蔽主害民的施文慶。沈客卿。陽惠朗。羅慧景。徐哲五個人。一併拿獲。斬首示衆。一面遂收圖籍。封府庫。所有金帛珍玩。廣皆不取。作爲沽名釣譽。籠絡人心。果然軍民人等。競道晉王賢德。不知已墮入了他的計中。這時陳水軍都督周羅喉。與鄆州

隋宮



刺史苟法尚。猶堅守江夏。致秦王俊督三十六總管。及水陸十餘萬兵。屯駐漢口。不得前進。又有陳荊州刺史陳慧紀。遣內史呂忠肅。進兵據守巫峽。整嚴寨練。鎖住了上流。堵遏隋帥。經楊素率兵。與肅奮戰。擊退了忠肅守兵。乘勢進攻。於是巴陵以東。亦盡為隋有。偏是陳晉王叔文。與巴州刺史畢寶等。俱同秦王請降。陳慧紀與周羅喉諸將士。遂皆降。秦主又下了湘州。平嶺南。陳地乃盡入隋朝。計得州三十。郡一百。縣四百。陳國遂亡。晉王廣與高穎王韶。將一切善後事宜。辦理就緒。乃奏凱還朝。所有陳叔寶以下。后妃子女。公卿大臣。一併帶歸。水陸並進。浩浩蕩蕩的振旅回去。一路上歌功頌德。競詠晉王英明。到了驪山。早有隋主堅親來慰勞。父子君臣相見。自有一番說不盡的歡欣。旋即師入長安。獻俘。廟所一個荒淫失國的陳叔寶。首先獻進。依次王公將相。乘輿服御。天文圖書。一一繼進。由晉王廣秦王俊。獻召如儀。禮畢入。隋主堅。即晉授晉王廣為太尉。封楊素為越國公。賀若弼為宋國公。韓擒虎為上柱國。高穎進爵齊王。餘人亦各有封賞。



寒 雲

宮

隋

不題。陳叔寶嘗寓隋都。隋主待遇尚優。不時引見。賜與衣食。惟宮人姊妹俱被沒入隋宮。叔寶共有三妹。一妹由隋主賜與楊素。一妹賜與賀若弼。最小的一妹。卻生得黛綠雙蛾。鵝黃半額。腰肢如柳。鬢髮似雲。幽妍清倩。依稀似越國西施。婉轉輕盈。絕勝那趙家飛燕。鮑治銷魂。容光奪魄。真是回頭一笑。百媚生。六宮粉黛無顏色。的是絕世美人兒。便沒入宮中。卽是將來造成軒然大波的宣華夫人。這時暫且將她丟下。入後再表。過了幾日。隋主命秦王俊爲揚州總督。都督四十四州軍事。使出鎮廣陵。晉王廣鎮并州。至是南北統一。朝野清平。別有一番昇平氣象。隋主方令武夫子弟一體學經。修文偃武。重用齊王高穎。廣平王左衛大將軍楊雄。太子少保彙納言度。支尙書郗公蘇威。上柱國虞慶則。詩人號稱隋宮四貴。帝后獨孤氏。每當隋主臨朝。她必與並轡而進。至閣乃止。又密遣宦官侍察朝政。如有所失。報與后知。待主退朝。后必婉言進諫。十從八九。后的賢慧。卻也過人。隋主自是寵愛。只有一件事兒。也爲后的歹處。便是生性嫉妒。不容隋主二色。至於要



隋宮

主相誓後日不得有異生子。因此後宮佳麗。隋主從不沾染。守后信約。獨有太楊勇。他卻內寵獨多。內有四人。俱得太子嬖幸。一個是高良娣。生得輕盈嬌小。柔若無骨。一個是王良媛。雪作膚兒。月作貌。花樣芳菲。柳樣腰。一個是成姬。妙顯幽水。一握蓮鈎。尙有最美的一個。便是雲昭訓。真是天仙化人。鮑冠三美。更得太子歡心。偏與嫡妃元氏。卻不大合得上來。故時由西美輪流當夕。元妃難沾雨露。便只聞諸姬產子。不聞元妃生兒。獨孤皇后。是一個善妒的人兒。平日王公的姬人。懷孕產子。她尙要憤憤不平。勸隋主懲戒。如今自己的兒子。卻連一接二的報道。姬人生子。獨不聞元妃產孩。明明是寵姬盛衰。怎不教滿懷都是醋的獨孤后。生憤。每當太子勇入宮見后。后必面現怒色。本來隋主賢。對於太子。尙加信任。每使參決政事。時有損益。帝皆納之。是時卻也見而不悅。這無非是獨孤后的能力。有以致之。偏是那年冬至。百官皆到太子宮中稱賀。太子便張樂受賀。獨孤后探知了。便進言陪主道。太子勇率性任意。動多乖張。今日冬至。百官循例進宮。被乃張



隋宮寒

樂受賀聖上尙須切戒他一番才好。隋主當然不快。特手綰敕詔下與羣臣。此後不得擅賀東宮。從此隋主對於太子。加猶忌寵。愛都消了。也是太子勇的晦氣。好好一個元妃。患了心痛的病兒。不到兩天。便即死去。獨孤后聞知。還當作太子有意謀害嫡妃。越發不平。便懷懷廢嫡的念兒。日使宦官伺察太子短處。俟其有了重大過失。便欲請隋主將他廢去。改立晉王廣爲太子。原來晉王廣。他早有深心意圖奪嫡。處處沽名釣譽。市恩結納。又默察隋主與獨孤后的情性。一味迎合。與王妃蕭妃。日日同居。如膠似漆。後宮雖有姬人。若是有孕產兒。便悄悄的瞞過。只說沒有生養。有天隋主。暨與獨孤后。同臨晉王府第。廣使將後宮美姬。盡行擲過。隋主與后入內。只見幾個又老又醜的宮女。充當侍役。身上所穿的衣服。全是縷絲不華。廣與蕭妃。也是服祇布素。一切陳設。更是因陋就簡。諸般樂器。一任塵埃垢積。瓊上去使知道。已是久不動用了。隋主素性節儉。最恨奢華。今見廣能如此。當然愜意。便是獨孤后。見晉王室無美姬。祇有醜婦。與妃又相愛好。自然更是



隋宮

心歡。又兼晉王夫婦，依依左右，曲盡孝道。早把一雙隋主隋后，迷得心滿意足。從此夫婦兩人，特愛晉王，異於諸子。有時隋主與獨孤后，另遣親信左右，至晉王府第探視。廣不論來使的貴賤，必與蕭妃親自接入，盛宴款待，殷勤勸酒，更以金珠相餽。臨行又親送出第，這般做作，來使回宮報命，那有不說好話的人兒。一個個異口同聲，都道晉王賢孝。隋主與獨孤后，更是心愛晉王。隋主又密遣相士來和，暗相諸子，誰為最佳。晉王廣早已知消息，便以重禮餽來和，越日來和覆旨，謂隋主道：五王之中，惟晉王眉骨隆起，此為大貴的徵。四王不能相及。隋主也默誌於懷。隋主又私詢上儀同三司韋鼎道：諸王誰能當得大任，足以嗣立？偏那韋鼎，又是晉王的黨人，便含笑答道：至尊皇后最愛何人，便使嗣統。餘非臣下所知。隋王便也含笑不語。獨孤后既不悅太子勇，便時在隋王面前，微露旨，欲以晉王立為太子。隋主因一時太子無甚大過，心中雖欲另立晉王，也還難於發動。在這次太子勇死去嫡妃元氏的當子，晉王調鎮揚州，纔及半載，便表請入覲。隋主與獨



隋宮寒靈

孤后正欲見此佳兒。便即有旨允准。晉王廣即回都覲見。慎言莊容。端肅安詳。對於一般朝臣。更是格外謙和。恭而有禮。宮廷內外。莫不同聲稱頌。到了辭行還鎮的那一天。廣入宮別母。見了獨孤皇后。依依膝下。親密非常。談了多時。已是大色垂暮。將要出宮。獨孤皇后只見他欲行又止。欲言不言。另有一番神情。好生詫異。便問他原因。廣更是神色慘淡。似有難言的苦衷。獨孤皇后使屏退了左右宮女。復低詢何故。廣始伏地泣訴道。臣兒生性。與姦回來不知忌諱。一自出鎮廣陵。時常懷念雙親。所以未及二旬。遽即上表請朝。原思一見父皇與母后。藉給慈訓。那知觸怒了長兄。以孤皇后聞廣提及太子勇。便道。也敢怎麼樣。廣惶恐道。他竟疑及臣兒。謂兒觀名器。意欲加害。臣兒因此惶恐。念臣兒遠列外藩。東宮日侍左右。脫讒感見。加皇父容或難辨。一旦賜臣尺帛。或給杯鴆。臣兒實不知身死何所。恐從此一別。便不能再見慈顏了。晉王言畢。涕淚縱橫。嗚咽不止。獨孤皇后好生憐惜。便自然道。覲地伐一太子楊勇小名。卻也荒謬。我替他娶的九氏女。向來身



寒 露

隋 宮

體健全。竟會一旦暴亡。他卻毫不悲傷。反與妖姬雲氏。弄淫樂。我也疑惑元氏被他所害。只是暫時容忍。未向窮治。現在他竟越發狂妄。竟欲加害於你。我尚在世。他已是如此。往後更不堪設想了。獨孤皇后。說到此時。也已泫然泣下。廣便伴作勸慰道。臣兒自是不肖。未能感化長兄。反使母后因此傷感。豈不更增臣兒罪戾。獨孤皇后沉吟了半晌。始恨恨謂晉王道。汝儘管放心。還鎮揚州。我自負處置。決不使我兒慘死。晉王聞言。心頭暗喜。惟依舊作了懽容。拜別而去。從此獨孤皇后廢壞的心腸。更是堅決。不道此時的隋王。卻做了一件風流事兒。險致多年的伉儷夫妻。鬧至決裂。正是

開花野草休沾染 莫忘當年枕上盟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中。上半回說寫陳廷之失德。實亦隱示隋廷之不安。或曰。何以知之。予曰。隋主伐陳。不以太子勇總率軍馬。而重用次子晉王。遂便取成奪嫡之

隋

宮

寒

雲



盟此其一也。高顛諍晉王之命。竟殺張麗華。而廣之言曰。昔人有言。無德不報。我必有以報高公。暴情暴露。愁心何重。此其二也。獨孤皇后以己之妒意。惡弟之寵愛。愛廣之仇恨。卽成易儲之念。計長子之過惡。彰次子之虛善。自以爲得計。此其三也。隋主惑於婦言。言必行。計必從。此其四也。有此四端。欲求隋廷之安寧。豈可得耶。

晉王廣之沽名釣譽。爲得天下計也。若使得有天下。欲求其沽名釣譽。卽不能得之矣。



隋宮

第二十四回

風送梅香路入天台

月移花影夢繞巫山

初春的景色。自有一種感人的能力。綠芊芊的芳草。春風吹又生了。碧絲絲的重楊。露出春來消息了。大地上佈滿了生氣。蓬蓬勃勃。都表示愉快的形色。人生境遇。原是隨了環境改移。在安樂環境中的隋主楊堅。自從仁壽宮築成之後。他也漸漸的改移了素性。繫情酒色。役志紛華了。其實隋主本不是生性不二色的聖人。在隋基未會固定的當子。籌劃紆思。經營艱難的環境中。自然不能夠陶情作樂。到了如今。總算在太平的環境中了。他未免蠢然思動。慕色心生。只是奇妒的獨孤皇后。將他當作了禁樹。從不容別個的她。分一杯羹去。因此的緣故。隋宮裏面。雖是采女如雲。各具芳菲。隋主只能空望着咽唾。終不能夠讓他開懷一下。那是人生何等難堪的事情。只是機會來時。也是推他不開的。這天的獨孤皇后。只



隋宮寒靈

因受了些感冒。便小病臥床。在宮口調養。隋主得了一線的藤。他便悄悄的帶了兩名小內侍。闖入了仁壽宮。這所仁壽宮。原是隋主命楊素督造的。楊素卻保舉了他的私人。宇文愷。封德彝。作了土木監。兩個人兒。原是一雙的小人。受了委任。便嚴刻的監督工人。可憐在一所崇臺傑閣。美沼良園的仁壽宮下面。埋葬了數千個工人性命。都因身疲力盡而死。當時隋主也道。造得太覺奢華。切責楊素。素惶恐非常。封德彝便獻計與素。遣人密啟獨孤皇后道。歷代帝皇。全有離宮別館。今天下昇平。物阜民康。建造一宮。那能道費。聖上感於人言。將加重譴。敢懇皇后。爲臣轉圓。臣實感激無量了。獨孤皇后素重楊素。當下便請來使道。歸覆汝主。儘可放心。哀家自能作主。來便覆命楊素。素尙是惴惴不安。果然獨孤皇后遊幸了仁壽宮。便召入楊素道。汝實忠誠可嘉。知我夫婦年老。餘年應樂。乃盛飾華粧。建成此宮。俾我老夫婦娛悅。公眞聖上的忠臣了。隋主見皇后心歡。便也釋然。楊素叩頭稱謝。獨孤后更替素申請。得了重賞。素因感封德彝的設策。便乘間啟奏。

隋宮



道。老臣無功可賞。監役勤勞。當推封德彝爲第一。獨孤后道。德彝另有封賞。公毋須讓賜。素始謝賜而退。不多時日。卽有詔擢德彝爲內史舍人。這是仁壽宮建成後的事實。小子不得不表白清楚。且說隋主堅。偷得餘暇。到了仁壽宮中。眼見宜人春景。逗起了一團春意。便也無心賞什麼異草奇花。清幽景色。只願向一般才人世婦。婕好宮娥隊裏看去。想尋出一個絕世的妙人。和她親熱親熱。那知一般人中。雖是一個個錦裝繡裹。珠圍翠繞。可是要揀一個艷而不俗。別具豐姿的美人。卻一時覓她不到。不是桃花嫌紅。便是李花覺淡。隋主好不納悶。便信步的走去。行行重行行。覺得一陣陣的清香。隨風送至。隋主便問相隨的小內侍道。你們可聞到香味。怎的這般清爽。小內侍道。前面便是梅花別苑。今年春煖。原是梅花開了。故隨風散出了清香。隋主點頭道。准定了。我們便到那裏去玩上一回。賞賞梅花。倒也甚好。隋主一面說。一面走。已是走近了梅苑。清香越發的足了。不由得隋主的精神一振。那知望到了梅花叢裏。只見一個宮娥裝束的人兒。背面立



隋宮寒露

管。倩身材不長不短。烏黑的雲髮。披散蟻蟻。隱隱露出了雪白的皮膚。隋主不禁暗喝了一聲采。這個宮女。背影生得這般俏麗。面容諒也不惡。正在思案的當子。那個宮女。已是盈盈的回過嬌軀。和隋主打過照面。兩人都吃了一驚。隋主的吃驚。是驚得魂靈兒飛上了九霄雲宮。中原有妙人藏著。像這個宮女。生得亭亭如出水蓮花。花輪人艷。鼻鼻似當風楊柳。柳少腰柔。目勝秋水清澈。口若櫻桃嬌小。說不盡千般體態。描不完萬種風流。怎不叫隋主吃驚。那宮女的吃了一驚。卻因幕睹天顏。不免慌忙。只見她蓮步輕移。走出了梅花叢中。行到隋主面前。垂柳般拜倒。碰了一個頭兒。纍纍起立。垂着羅袖。站在一邊。隋主早已神迷意海。便含笑問道。你在幾時進宮。朕卻沒有見你。承值過一回。那個宮女見問。便曼聲答道。賤婢入宮時。卽蒙娘娘發在此地梅花苑。不准擅自出入。故未承應聖上。隋主點頭道。原來如此。只是你爲那家的女兒。卻沒入了朕宮。那宮女便又跪下道。賤婢爲尉遲迥的孫女。原來尉遲迥爲周廷的蜀國公。亦宇文氏的勳戚。楊堅欲篡



隋宮

周的營子尉遲迥方爲相州總管。堅因他位重。或不符同於彼。乃詔令尉遲迥回都。另委上柱國韋孝寬爲相州總管。迥知楊堅逆謀。便不肯應召。乃遣人加害孝寬。幸孝寬知機得早。竟得脫身逃回。堅即暗暗致書與相州刺史晉昶。得機圖迥。乃遣亦察悉。即將晉昶殺死。迥使起兵討堅。責其挾持幼主。逆跡昭彰。於是衛黎洛貝趙冀滄瀛各州。俱與迥聯絡。楊堅聞知。卽以韋孝寬爲行軍元帥。梁士彥。元諧。宇文忻。宇文述。崔弘度。楊素。李詢。七總管。率關中士卒。往擊尉遲迥。大敗之。迥卽自刎身亡。迥家之婦女。盡皆沒入了禁中。卽個宮女。便是尉遲迥的最幼孫女。叫做尉遲貞。年纔二八。小子欲讓閹者明白尉遲貞的來歷。故便表出。當下隋主聞聽爲尉遲迥的孫女。念她也是忠良後裔。使諭令起立道。你可知道娘娘爲什麼不許你擅自出人。尉遲貞道。也許娘娘因賤婢年幼無知。若使承應聖上。恐愚魯不靈。觸怒了聖上。反爲不美。故將賤婢撥在此地的。隋主此時。已是忘形。聽了尉遲貞的話兒。不禁搖頭笑道。錯了錯了。娘娘那有這般好意。原因你生得



隋宮寒露

如花如玉太也美脆了。深恐一旦令你承應朕躬。或致朕躬寵你。她爲了預防起見。便不准你擅自出入了。今日娘娘不在。卻有朕躬在此。便與你出出入入。也是不防。尉遲貞見隋主話兒挑動。已是紅飛雙頰。與斜掛的夕陽爭紅。好不媚美。這時相隨隋主的兩個小內侍。見隋主野心勃勃。要是弄出了尷尬事情。給醜皇后知道了。他們兩個人。也要受處分。便暗使了一個眼色。一同讚隋王道。天色垂晚。請聖上回宮進膳。隋王道。朕躬何須月下賞梅花。銀路疏影橫枝。暗香浮動的風光。你們可將酒菜送至苑內便了。兩個小內侍。明知隋主飾詞。只得唯唯稱是。自去安排酒菜。隋王便走近尉遲貞身前。携了她的柔荑。笑道。若教錯過了今日的良辰。確是可惜。你儘放下了心。半隨朕玩去。隋主說着。便與她携手而行。尉遲貞怯生生的隨了隋主。不勝嬌羞。益發動人憐惜。緩踏芳草。徐穿花徑。兩個人在梅苑週圍。閒遊了一回。小內侍已是在梅苑裏面。安排好了酒席。便來相請。隋主即與尉遲貞入苑。那個梅花別苑裏面。一切陳設。都是梅花式樣。清幽絕俗。好一所



寒

隋宮

住處。隋王笑對尉遲貞道。此間原配你承值。冰肌玉骨。不愧爲梅花苑主人。尉遲貞忙道。賤婢蒲柳之質。怎堪與梅花比妍。隋王道。你也不用過謙。依朕看來。梅花卻不敢與你比妍。尚須遜你三分芳菲。隋主坐下了席前。尉遲貞便侍立斟酒。隋主怎生忍得。讓她站立。便指了一只梅花式的小印椅兒。命小內侍搬將過來。放在宴前的右角上。便對尉遲貞道。你且坐下。陪朕躬飲酒。尉遲貞不依道。賤婢怎能就座。豈不失儀該死。隋主笑道。此間不是朝廷殿上。也不是宮中正室。你儘坐無妨。還顧什麼儀節。并且你是承值此間的人。猶如主人一般。朕是來玩的人。原是個客。豈有王人不陪客的理兒。尉遲貞聽了隋王的話兒。不禁低鬟一笑。依舊沒有坐下。隋主即伸過手兒。扯住了她的衣袖。使勁一拽。尉遲貞站立不穩。便跌入了隋主懷中。隋主笑道。你依朕不依朕。尉遲貞嬌滴滴的道。聖上有命。賤婢怎敢不依。隋主便放她起立。她纔在小圓椅上坐下。陪了隋主飲酒。隋主見兩個小內侍。兀是像石獅子般對立着。有些礙眼。隋主即面色一沉道。此間不用你們侍



隋宮寒

候快與朕出去。不聞朕的傳喚。不准擅自入內。兩個小內侍便整了出去。到了苑門外面。各扮了一個鬼臉。一個便道。我看今夕聖上。定是不回宮的了。鬧出事來。你我兩個。吃不了兜着走。還不如悄悄的回去。在醋皇后前報告一聲。包有賞賜到手。一個聽了搖頭道。使不得。使不得。給那個醋后知道了。聖上原是不緊。可害了梅花苑的尉遲貞姑娘。准是一百個慘死。你肯忍心。使這般美人兒慘死不成。橫豈今天醋后臥病。聖上難得的一宵半夜。睡在外面。諒也不妨。我們又何必搬弄什麼是非。那一個聽說。便也息了通風的念兒。不題兩個小內侍守在門外。且說苑裏的情形。這時月移梅花影。風送暗香來。隋主破題兒第一遭。持酒對美人。興趣格外的濃厚。那個尉遲貞。本是一個年幼譚淺的小女子。見隋主有意寵她。便也殷勤獻媚。兩個人你一盃。我一鐘。不住的喝着。尉遲貞原是淺淺。早是玉顏半酡。醉眼惺忪。一副媚態。更是動人。隋主酒落歡腸。眼飽秀色。怎不要動情。便含笑對尉遲貞道。你這般媚嬌。花好及時的當子。誰肯忍你寂寞空苑。顧影凄



隋宮

涼。今夕朕躬有意慰你。結個成雙。你可能依得。尉遲貞聽的。越發的粉頰通紅。低頭語道。賤婢怎敢點污聖上龍體。隋主笑道。朕躬卻敢點污了你的清白。又指了燈上的燭花道。今夕真是良辰。你看燭上花兒。結成多大。話聲未畢。一陣風來。竟吹滅了結花的燭兒。尉遲貞忙欲點明。隋主道不必了。室中的光明儘够。不在一燭的明滅。時已不早。你便侍朕入寢如何。尉遲貞只是含笑不語。隋主如天色膽借酒發作。竟擁了她入幃。隋主已是忘了不二色的枕上盟詞。尉遲貞也忘了醋后雄威。兩個人便寬衣解帶。你貪我愛的成就了好事。各遂所欲。這時候在門外的兩個小內侍。卻由一個悄悄潛入。在紗窗上挖了一個小洞。偷窺了一回。便出外對那一個做了個手勢。便也各自去安息了。正是

巫山已繞高唐夢。不許黃鸝枝上啼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中。非記隋主之好色。實指楊孤之奇妬也。尉遲貞芳姿艷麗。即禁止

其擅自出入而擊絲之湊合。每於意外中得來。好風吹送梅香。便引隋主路入天台。相遇尉遲貞。一陣好風。竟是月老。奇奇然而巫山一會。即改倩女魂消。一陣好風。竟是催命符。則又慘矣。惟尉遲貞爲尉遲之女孫。迥因忠周而死。隋主因篡周而帝。迥與堅仇也。貞乃不念祖之慘死於何人之手。反媚仇取憐。一宵雲雨。遽即喪身。人爲貞呼冤。予謂貞宜死。伊目稱曰賤婢。實一賤婢也。其色雖冠天下。不足惜之。

獨孤不但善妒。且善弄權。鑒於楊素之仁壽宮一事。即可知矣。

宮

寒 靈

隋



隋

宮

寒 雲



第二十五回

半夜窺殿床空人去

凌晨薄苑玉碎花殘

話說隋主楊堅和宮女尉遲貞同回了好夢。一宵易過。又是曉日穿簾。尉遲貞先醒了香夢。見時刻已經不早。隋主兀是睡得兀酣。她恐隋主誤了早朝。又怕獨孤皇后知悉。她便將隋主推了幾推。隋主從夢中驚醒。見尉遲貞雲髮蓬鬆。遠山添翠。小櫻桃上的殘脂。還是未盡。嬌嬈微側。酥胸半露。一角桃紅的兜胸。映着雪白的香肌。一付睡後艷態。好不叫隋主心醉。尉遲貞見隋主目不轉睛的向她瞧着。回想到夜來的雲情雨意。不禁潸起了兩朵紅雲。直侵鬢脚。便嬌滴滴的道。聖上請起身了。時刻已是不早。賤婢先去準備盥洗去。尉遲貞話畢。即披衣坐起。結束下床。一切準備舒齊。隋主卻戀着香衾。依舊沒起。尉遲貞又催促了數次。隋主懶洋洋的道。你怎的這般性急。不讓朕躬多睡一刻。尉遲貞掩唇微笑道。深恐

寒 雲

宮 隋



娘娘知道。隋主聽了。也昏不錯。真讓醋后起了疑心。倒是不妙。接着忽聽得門外呼道。聖上起身了。早朝已是……隋主知是兩個小內侍。不待他們話畢。卽道車駕伺候。外面兩個小內侍應了一聲。是尉遲貞伺候了。隋主起床。盥洗完畢。進了早膳。隋主纔一步捱一步的出了梅花別苑。尉遲貞隨後送出。直待到隋主的轎車影兒不見。她也沒精打彩的回到裏面。自去收拾一切。那知近在眉睫的禍事。已是降臨。原來獨孤皇后以病後宮。她的醋心雖重。還防不到隋主在一夜工夫。便忘了枕上的盟詞。連結新歡。因此倒也並未動疑。也是合當有事。獨孤皇后有兩個心腹的宮女。一個喚做輕雲。一個喚做菊兒。兩個的面貌。生成一對的醜相。生性卻甚狡惡。平日專管獨孤皇后偵察他人的陰私。得了消息。便即報告獨孤皇后。因此甚得獨孤寵信。所以昨晚隋主不回寢殿休息。獨孤並沒有起疑。輕雲和菊兒。卻待獨孤安睡後。她們兩個。便悄悄的來到寢殿上面。輕問值殿的侍衛。聖上可安睡了沒有。值殿的侍衛。也知她們是獨孤的心腹。便扮了個鬼臉道。聖



隋宮

上不知被那一個留住了。方纔金貴和右壁兩個小東西鬼鬼祟祟的對我道。今晚。聖上是不來的了。我問他們聖上在何處住宿。可惡兩個小東西卻不肯直說。竟含糊着走了。輕雲和菊兒聽了。精神立刻一振。各自笑了笑。暗使個眼色。一同退出了寢殿。便走走廊下站着。輕雲揚眉猶笑了一聲道。男人家的心。真是最藏不住了。我們娘娘才生得一天病。退疑在後宮。聖上已是勾搭上了那一個淫賤貨。究竟在那兒。我們姊妹倆。終須探問個一明二白。纔好去報告娘娘。菊兒道。那是極容易的一回事。若要水落石出。祇須尋個金貴右壁兩個小東西。不怕沒有下落。輕雲道。要是兩個小東西不肯洩漏便怎樣。菊兒一披嘴道。你敢是昏了。他們有幾個膽。敢在我們面前支吾。真敢道個不字。便扭他們到娘娘那裏去。輕雲笑道。我真個昏了。我們有娘娘的勢力。不怕他們仗聖上的威風。菊兒道。這纔是了。只是兩個小東西。此刻躲在什麼地方。我們怎樣的去尋問。輕雲道。這到容易的。去問聲內宮總監李公公。他們今天在那兒承值。該何時落班。便知分曉。



隋宮寒靈

菊兒點頭道如此很好。我們還到李公公那裏去好了。她們卽與忽忽的見了李公公。說明來意。李總監道。金貴和石壁。在傍晚時分。隨了聖上到仁壽宮玩去。直到此刻。還沒有錯差。不知道躲向那裏去了。輕雲和菊兒聽說。陪主上仁壽宮去的。便卽告辭了李總監。抄過鳩鵲樓。從臨芳殿轉向仁壽宮。到了宮門。跟首問值門的內侍。可見過金貴石壁沒有。值門的道。兩個妹子。要找他們兩個作甚。此刻他們。諒在梅花別苑門首。相對着打瞌睡。輕雲和菊兒。急急的趕到梅花別苑門首。果見金貴和石壁相對着瞌睡。輕雲便去推醒石壁。菊兒卻去推醒金貴。他們兩個人。見了她們兩個人。不禁着起慌來。沒用的石壁。不待她們的詢問。已急急的道。兩位姊姊不干我的事。聖上和尉遲妹子宿在苑內。我早要來報告娘娘。卻給金貴阻住了。金貴見石壁全說了出來。忙抵賴道。我原要來報告兩位姊姊知道的。後來想了想。姊姊們的消息靈得狠。也用不着我們獻殷勤。於是瞞不了兩位姊姊的。所以懶得走了。還望兩位姊姊照顧一些。娘娘面前。少說聲兒。來



寒雲

隋宮

生做隻狗兒替姊姊守門好了。輕雲和菊兒見他們兩個這般沒用話，又說得可憐。菊兒不禁笑了道：「也不用你推我，我推你的混話。只須從實說給我們聽。聖上和那個狐媚貨兒怎樣會相見結合，便不干你們的事兒。娘娘面前決不提起來。你們一個字可好。金貴和石壁好不快活，爭先的說給她們聽了。輕雲點頭道：『本來你們兩個也脫不了干肩。多少要受一些處分。念你們平日對待我們，還是不錯。娘娘面前便替你們瞞過了。只是聖上面前你們敢說我們一個歹字。』和洩漏此刻的事兒，仔細了你們的狗頭。金貴和石壁忙道：『怎敢怎敢。姊姊要是不信，我們兩個不妨罰上一句咒可好。』輕雲菊兒笑了一笑道：『我們去了，也不必罰什麼牙痛。』自己留神些就夠。她們話畢，回身就走。金貴的脖子一縮，石壁的舌子一拖，各自扮了個鬼臉。輕雲和菊兒一壁走出仁壽宮，一壁商議着報告的時間。還是立刻的報明了娘娘，還是待明天再說。後來硬決定了明天報告。她們也就各自睡去。一宿無話。到了天明，她們便起床盥洗。忽忽的一同盥進獨孤後宮，見娘



隋宮寒雲

娘尚未夢醒。即情立侍候。直待到辰刻過後。獨孤皇后方始在帳中咳嗽。她們便上前請了聖安。獨孤后見她們兩個面上。透着一付兵樣的神色。便知有事發生。隨即招她們兩個。走近床前。悄悄什麼事情。你們這般早。又是一同到此地侍候。輕雲道。事卻有件沒重要的事。且待娘娘聖躬康泰了再稟。菊兒也道。娘娘請安心。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。保重聖躬。獨孤皇后見她們說的話兒。吞吞吐吐。不禁面色一沉。道。你們兩個。難道還不知我的性格。最惱藏頭縮腳的事情。有話便爽快些說。輕雲和菊兒。原要引怒了娘娘。再將真情說出。獨孤皇后纔會大發雷霆。立刻的與師問罪。如今見娘娘面色沉了下去。知是時候了。便一一的說了出來。獨孤皇后頓時氣得臉上轉色。戰兢兢的消了聲好。奮身坐了起來。輕雲菊兒。伴做阻止道。聖躬還未告痊。不要氣苦了身子。待上幾天。聖躬安康了。再去責問那個狐媚貨兒。獨孤那裏忍得。咬牙的道。我與賤人。誓不兩立。輕雲菊兒。即侍候了獨孤皇后起身盥洗。宮女呈進早點。獨孤怎會吃得下。便率領了八個



寒 露

隋 宮

宮女連同輕雲菊兒兩個。逕進仁壽宮。到了梅花別苑。這時離開隋主上朝的時間。還不到半個時辰。尉遲貞在苑內收拾一切。尙未舒齊。蔘見十多個人。插進了裏面。爲首一個焦黃了臉兒。眉兒豎起。目兒圓睜。不是獨孤皇后是誰。隨後的宮女。一個個的臉上。佈滿了殺氣。尉遲貞這一驚非同小可。一時花容失色。嬌軀發抖。再也站立不住。忙的雙膝跪倒。獨孤皇后冷笑道。好一個美人兒。怪不得聖上心愛。你是聖上的愛人。怎的對我卜起跪來。真要折死我了。尉遲貞抖索索的道。賤婢該死。望娘娘開恩。昨夕聖上來此賞梅。多飲了酒。便醉倒在苑中。迫令賤婢侍寢。賤婢原知娘娘的禁令。不敢獻媚邀寵。極力的拒。聖上恃強相凌。賤婢只索勉強承夕。望娘娘垂念賤婢。不是存心希恩。格外的從輕發落。獨孤皇后呼的一聲道。你倒還知道我的禁令。說得好聽話兒。不敢獻媚邀寵。存心希恩。我原須對於你這樣花也似的美人兒。格外的從輕發落。只是你既知道我的禁令。當然也知道違犯了宮中禁令。應當要受何種的處分。像你的蠶絲君心。淫穢宮廷。是



隋宮寒雲

不是應該格外的從輕處置。我不能夠顧惜了你的花容月貌。便亂了尊嚴的禁令。你終該明白。並不是我存心和你作對。不肯聽在聖上心愛的分兒。將你饒恕。尉遲良聽話兒不佳。再想求情時。獨孤皇后已是厲聲喝道。你們還不與我動手。十個宮女。同應一聲。是。十條軟皮鞭。便如雨點般向尉遲良抽下。輕雲和菊兒的兩條鞭子。更是揀要害的去處。用力打下。可憐一個千嬌百媚的尉遲良。在地上亂滾了一陣。不到片刻時光。一縷香魂。已脫離了軀殼。宮女們見她死定了。纔停了鞭兒。報知獨孤皇后。獨孤兀是氣憤憤。餘怒未息。便問輕雲菊兒道。你們可知道。昨夕聖上來此。有誰人相隨。菊兒道。是兩個小內侍金貴和石璧。他們昨晚見聖上執意要宿在此處。他們便來娘娘那裏報告。這時娘娘早已安睡。他們即告知了賤婢。賤婢們纔得知道。獨孤點頭道。他們原來報告的。那是有功當賞。即命傳進金貴石璧。兩人懷着鬼胎。拜見了獨孤皇后。獨孤后便賞了他們兩錠黃金。一個。他們真是喜出望外。謝賞退出。到了梅苑門首。遠遠地只見隋主的輦車。飛



也似的趕來，兩人忙想走避，已是不及，轎車已到眼前。只得跪下迎接。隋主一下車，便問娘娘可在裏面。兩人應了聲。隋主不由變色。原來隋主早朝退後，即要獨孤皇后的宮中探病。聞說皇后不在，率了宮女多人，未知上那兒去的。隋主即已起了疑心，趕忙來到仁壽宮。果然獨孤皇后已是到了梅花別苑。隋主想尉遲貞受了委曲，慌向裏面走進，瞥見獨孤皇后怒顏高坐，地上卻倒臥了尉遲貞。遍身血污，已是死去。隋主見了，不禁又痛又恨，只是平日憐於獨孤皇后的御威，此刻還是不敢發作。只是見了尉遲貞的慘死景象，回想到昨夕的蜜意柔情，心如刀割，不禁心下一橫，返身便走。正是

倩女魂消空餘恨，絕裾無妨斷妬后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中寫獨孤之奇妒，純用襯筆，如輕雲菊兒之咄囔逼人，金貴石壁之膽小若鷗，盡爲顯出獨孤之醋氣薄雲天，妒意深於海也。

隋宮

寒露



第二十五回

100

尉遲貞之死。不在獨孤之妒。不在輕雲菊兒之貪功。不在金書石壁之洩言。實在姿容之美麗。脫尉遲貞乃爲一醜婦。隋主何至見幸。即不喪身。奈蒼蒼者天。既賦之以艷質。偏廢之以薄命。卒因之而慘死。從此知艷色之爲害矣。隋主見尉遲貞慘死。所以拂袖而行者。實因我雖不殺伯仁。伯仁實由我而死。更以懾於獨孤之積威。何從發洩。至此不得不以一走爲下場矣。



隋宮

第二十六回

惜花有意變色出宮門

學曲無心調情傳圍榻

話說隋主返身出走。室中的獨孤皇后。起初見隋主入室的當子。原想發出平日的獅威。將隋主發落幾句。如今見隋主變色而走。不禁也着慌起來。急忙趕出室外。待喚回隋主。那知隋主卻誤會了獨孤的意思。當作獨孤不肯與他干休。故而趕將出來。隋主恐被她扯住。纏綿不休。便腳下一緊。頭也不回的走出了梅花別苑。獨孤皇后隨在後面喊道。聖上請回來。不要爲了一個宮女。傷了多年夫婦的緣分。任憑獨孤怎樣喊叫。隋主一句也不進耳。忽忽的只顧向前走出了仁壽宮。宮門外面。恰有一匹馬兒。隋主氣糊塗了。便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忘了自身的重。要。逕踏上葵花鏡。跨到馬背上。喚兒一揮。那馬便放開了四蹄。逕出東華門。落荒而去。把門的軍士。隋主單騎飛馳。並沒有一個侍從護衛。好不驚慌詫異。便入



隋宮寒靈

宮詢問。不一會功夫。傳進獨孤耳中。急得幾乎暈了過去。萬想不到。這一番決裂得如此。獨孤皇后究竟是一個才學兼人的巾幗英雄。已知此事。除了越國公楊素和左僕射高穎兩人。餘人都不能夠勸轉隋主。急命內侍。宣召楊高兩人。即速來到仁壽宮。有話而論。不多時。楊素高穎。俱應召入宮。進了梅花別苑。見過獨孤皇后。聞悉此事。同吃了一驚。楊素卻安慰獨孤皇后道。聖上與皇后。伉儷甚篤。決不至遽因此微小事。便會一去不歸。皇后儘請放懷。待老臣與高僕射同去。接回聖上便了。獨孤皇后道。事不宜遲。還望二卿速行。楊素高穎。便出了仁壽宮。命人備了兩騎良駒。跨馬飛馳。趕出了東華門。向隋主落荒的一面。追上前去。黃塵滾滾之中。兩匹馬。一前一後。八蹄迅翻。宛像飛箭離弦。約趕了二三十里的路途。楊素在前面一騎上。已瞧見了隋主。在田陌上緩騎而行。即與高穎緊上了一鞭。兩騎像流星趕月的超越了隋主馬頭。便勒住絲韁。翻身下馬。兩人在左右分扣了隋主的馬轡。同聲叫道。聖上那裏去。說着便跪了下去。隋主見是楊素和高穎。



隋宮

不禁長歎一聲道：「二公請起。朕躬卻不願意回去了。」楊素道：「皇上因何感觸，至忘去了社稷，便爾輕騎遠出。高顯也道：「事當三思。皇上不要爲了一時的小忿，竟將至尊之位，視若敝屣，陪主垂頭了半晌。始近朕貴爲天子，幸一宮女，獨孤比乃不能相容，竟將尉遲貞處死。自古帝王，那一個不是三宮九嬪，樂甚晨夕。朕偏逢此醋婦，動輒掣肘，絲毫不得自由。朕想今夜做一個田舍翁，反是逍遙自在。了高顯便止色道：「聖上錯了。當思得國進身的艱難，守成治安的不易，怎能爲了一個婦女，反將天下看輕。還請聖上乘察。早早回宮，免得人心惶惑。陪主聽了，兀吟不語。這時已是暮雲四垂，倦鳥歸林。城中的百官，備齊了車駕，紛紛來迎。楊素與高顯，又速速苦諫。陪主方始勉強登輦，回都城回去不題。且說獨孤皇后，自楊高二人走了以後，兀自坐立不寧，心煩意亂，獨怕陪主認真，便不斷的分派宮人內侍，探聽消息。看天色垂晚，陪主和楊素等一行人，還不見回來。獨孤皇后候在閣門，跟着伸着脖子等聽好消息。好容易到了酉刻時分，卻有一個內侍，如飛的



隋宮

報了進承道娘娘請安心。聖上已是進了都城，將近回宮了。獨孤皇后方始寬心了一半。便問那個內侍道：聖上如何肯回？內侍便將楊素和高穎的諫詞，一一說明。獨孤皇后聞聽高穎的爲了一個婦女的話兒，心中好生不悅。深怪高穎不該小視了她，便記下了仇恨不題。且說隋主雖入了宮闕，已近戍期，尚是餘憤未息，不肯入宮。高楊兩人又苦苦勸諫了一番。隋主纔肯進宮。行到了閣門，回首獨孤皇后見隋主來了，忙下拜道：賤妾因一時的愚忿，致觸怒了聖上，自知罪該萬死。深願聖上垂察。賤妾及笄來歸，數十年夫婦，從未與聖上相逢。今因宮人得罪了聖上，還望寬恕。隋主到了此時，也已無可如何，便道：朕非得新忘舊，卿何得殘忍至此？遂將尉遲貞賜死。須知昨夕的事，實爲朕去迫她，不是她來勾朕。卿若能罪及無辜，如今事已至此，說也無益。不必多說了。獨孤皇后含淚拜謝，依舊並輩入宮。高楊二人也一同隨進。由隋主賜宴。獨孤皇后與隋主也同席飲酒。只是隋主酒過數巡，不免勾動了昨宵風光。何等旖旎，和尉遲貞春生錦帳。那知緣緣一夕。



寒 雲

隋 宮

遽致陰陽永隔。叫他怎不傷心。便悵悵的不樂。不住的長吁短歎。獨孤皇后也明知隋主勾動了愁腸。又不使出言相細。即暗向楊素示意。楊素與隋王的宴席。本是相隔不遠。隋主的一付神情。早已瞧入了目中。便是獨孤不向他示意。他也要勸慰隋主了。到了此刻。便離席而起。逕至隋主席前。敬酒一尊。道：「聖上與皇后數十年的伉儷。如一日。今天不幸爲了宮女尉遲良。小見裂痕。只是皇后悔罪。聖上回心。也可算得是重圓破鏡。從此百年偕老。更見光明。老臣敢不各敬一尊。以代慶賀。」隋主始展顏一笑。喝盡了酒兒。獨孤皇后也欣然的飲了一尊。待至將近子夜。隋主方命撤宴。高楊二人拜謝各回。隋主與獨孤皇后返入寢殿。一同安睡。一宵容易。不必細表。自此獨孤的妒意。減去了幾分。有時任憑隋主與宮人沾染。只作不知。但也不容過分。原恐隋主年非少壯。不能縱慾太過。反傷身體。那也未可厚非。獨孤的這且不題。且說太子楊勇。趁了這個當子。卻是大作其樂。這晚在東宮開了宴席。召集宮僚壯飲。太子勇既喜縱情聲色。自有幾個媚臣趨奉。第一個



隋宮寒盡

便是雲昭訓的父親定馨。不時將無俾實用的奇物獻進。一個是典膳盛元淹。一個是前禮部侍郎蕭子寶。一個是太子家令鄒文騰。一個是左衛率夏侯福。一個是左庶子唐令則。都是母爲淫佚。專務收媚的宵人。但是宮僚裏面。也有兩個正人。一個是太子洗馬李綱。一個是右庶子劉行本。獨能屢進忠言。指斥一般媚臣。只是忠言逆耳。太子勇恣肯納諫。依舊的和一般宵小混在一起。其中尤以左庶子唐令則。最得太子勇的歡心。原來令則擅長音樂。善奏靡靡的淫聲。蕩人心魄。令則係歌伎劉鳳凰的私生子。自小耳濡目染。酷如其母。工曲善媚。博人收憐。後來劉鳳凰嫁給了唐奎元。便將令則帶了過去。頂姓了唐氏。奎元本無兒子。前妻陳氏。祇生一女。見令則生得倒還不俗。性兒又甚狡黠。便也十分寵愛。那知令則到了十八歲的那年。便勾引了奎元前妻所生的女兒金鳳。陳倉暗渡。竟結下了珠胎。待被奎元察破。金鳳便自縊身死。令則卻畏罪潛逃。在外面流蕩了數年。教人學習樂器。作爲度日的生涯。後來認識了蕭子寶。資緣得入東宮。做了左庶子。



隋宮

這晚又在席上。手彈琵琶。媚聲歌唱淫詞。太子洗馬李綱聽得不耐煩了。便離座。諫道。令則自爲調護。理當以正道輔殿下。今反於席座之間。公然的度曲取媚。若被聖上知道了。令則的罪兒。固在不赦。只是殿下也難免。俄累。還望殿下早日斥逐了令則。留心正事纔好。太子勇聽了李綱的殺風景話兒。好生不悅。卽近良辰不再。行樂最宜及時。君不待多言相擾。李綱見話不投機。便卽出了東宮。仰天歎道。太子不久了。令則待李綱走後。他又輕搖慢捻。曼聲歌賦。媚娘一曲。太子聽了大悅。忽聞屏後弓鞋細碎。軟語輕盈。太子便叱問何人。只見屏後轉出了一個美人。便是他的寵姬雲昭。太子不禁堆起了滿面笑容。招她並肩坐下。問她何事。躲在屏後。雲氏看了令則一眼。道。動人的琵琶聲。勾動了竊聽的念兒。還望殿下恕罪。太子勇道。誰來怪你。你若愛學。便請唐先生教你可好。雲氏又看了令則一眼。微微的笑道。賤妾不慧。深恐唐先生不允收列門牆。令則忙道。豈敢豈敢。令則那有做娘娘的先生福分。太子勇也笑道。你們都不必謙遜了。便趁今宵拜了。



隋宮

先生。氏聞罷。果真盈盈起立。到了令則面前。要想下拜。令則那裏肯任她跪下。忙的雙手相扶道。怎生當得。快不要如此。夾忙裏一只手兒。卻在雲氏的胸前。趁勢一觸。雲氏卻低鬟一笑。並不動怒。令則暗暗欣喜。從此便作了雲氏的先生。每日教她手法。學習琵琶。其實雲氏原不要學習什麼琵琶。醉翁之意。並不在酒上。只因令則生得唇紅齒白。一表人材。便動了愛慕的念頭。信了學習琵琶的幌子。好和令則親近。偏是令則又是一個無賴小人。雲氏不去勾動他。還要懷上三分歹念。如今雲氏不時的眉目傳情。言語挑動。他那有拒絕的理兒。那一天晚上。太子勇已是中酒睡熟。雲氏卻還留住了令則。說些細細的學習一回。不准宮女們侍候在房中。恐要擾亂分心。兩個宮女。便退出了房中。站在門外。起先卻聽得房中絃索叮叮。響了一陣。入後卻只聞雲氏的吃吃笑聲。最後連笑聲都沒有了。另有一種聲息傳出。兩個宮女。聽了不禁面紅耳熱。要想離開。偏是腳兒像釘住了一般。再也移不跬半步。好容易過了半個時辰。裏面的琵琶。卻又叮叮咚咚的彈



隋宮

了一回。纔見雲氏送令則出外。令則的左右手分向站立在房外兩個宮女的袖中一塞，便翩然而去。兩個宮女卻相視一笑，隨了雲氏進房。卻見羅幃半垂，錦被凌亂，便收拾了清楚。讓雲氏安睡。從這一夜起，雲氏和令則，便格外的親熱。晚上的學琵琶也格外的學得忙了。兩個宮女都是肚裏明白，口裏再也不願洩出一個字兒。太子勇兀是沉迷酒色，從不顧問，雲氏學習得怎樣了。這時那個皇后獨孤氏，早將隋主事得心滿意足。言聽計從，她便放態復朝。又欲陰伺太子的過失，預爲廢立的陰謀，便是出鎮揚州的晉王廣，也在暗地進行推翻太子的計劃。太子兀是醉生夢死，絲毫不加防備。正是

東宮絃索叮咛日，骨肉陰謀暗算時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中，上半回寫隋主之失德，下半回寫太子之失德。隋主何故稱其失德，因一宮女，遺忘天下，失德一也。回宮相見，不加罪責，失德二也。或曰隋主



出外即歸。不足責其遽忘入下。回宮相見。亦責獨孤數語。不足謂其不加罪責。烏得稱其失德。子曰。輕騎遠出。脫無楊高相追。或遇宇文後人。陳國遺族。竟濟不測。一死直等於鴻毛。豈非失德。回宮見獨孤。寥寥數語。便耐作結。罪魁禍首之輕雲與菊兒。竟亦未遭處罰。豈非失德。至於太子之失德。後半回中。累累皆是。無一非失德處也。

記唐令則與雲氏一段。春色所藏。卻爲作者之狡猾處。結後獨孤比與晉王廣之春雲漸展。此爲作者之章法便利也。



寒
宮

隋宮

第二十七回

禍從口出高穎被讒
利令智昏楊約陳詞

話說晉王楊廣。自上次表請入覲過後。已知獨孤皇后深惡太子楊勇。垂愛了他。便甚覺放心。還鎮揚州以後。郡城的腹心。暗佈不少。消息甚是靈通。東宮的得失動靜。更是分外的清楚。原來東宮宮僚裏面。有個叫做姬威的。本是太子勇的侍臣。只是他又受了晉王廣的重賄。使不惜將東宮的私事。全盤托出。因此東宮的一舉一動。晉王廣全都知道。這日卻又得了姬威的密函。詳述東宮近日的縱酒失德。晉王廣雄心勃勃。暗想不趁此時機。力謀進行。奪取東宮一席。更待何時。當下便與司馬張衡商議。張衡道。若要廢立東宮。先須除去了一個人兒。方得進行無礙。晉王廣急道。此人是誰。司馬快些說來。張衡道。便是左僕射高穎。他與東宮甚是交好。又是兒女親家。（太子勇之女。爲高穎之子表仁之婦。）歷在聖上面



隋宮寒靈

前替太子遮掩過失。聖上又是最信高穎的話兒。若不將他先行除去。東宮尚難動搖。晉王廣恨恨的道。高穎那厮。一味和我作對。司馬有何妙計。先把那厮除掉。張衡道。此刻卻有一個機會。祇須殿下暗修密函。奉與皇后。只說高穎迴護東宮。竟欲陰謀害死殿下。囑皇后設法解救。皇后最愛殿下。一定允從。晉王廣沉吟了半晌。搖頭道。此計不妥。皇后素知高穎。未必即肯深信。還是另想別法爲妙。張衡笑道。殿下不須過慮。皇后正在深恨高穎。那有不聽的理兒。晉王詫異道。高穎怎會觸怒了皇后。司馬從何得知。張衡道。殿下原不知道。昨日臣得都中宮內李總監的來書。述及皇后。爲了高穎目皇后爲一婦女。甚爲痛恨云云。殿下趁此機會。最是相宜了。晉王聞言。好生快活。便道。高穎那厮。真是死在頭上了。當下即書了一封密函。遣使送至宮中。暗呈獨孤皇后。獨孤見是愛子的密函。急忙拆開閱畢。他對來使道。回覆晉王。叫他放心供職。有我在世。決不使他難堪。來使銜命而返。獨孤卻暗謀中傷高穎的策兒。恰巧有天高穎的姪人。生了一個兒子。隋主很是

隋

宮

寒
雷



替他歡喜。獨孤卻是不悅。隋主便問何故。獨孤皇后愀然道：「誰道高頴止人，卻曾說謊欺主。隋主更是詫異道：「愛卿此言從何而來。獨孤皇后道：「難道聖上忘懷了數月以前，高頴的尹子因病身亡。當時臣妾嘗進言聖上，因高僕射年將老了，壽地的失去了妻子，似覺難堪，故勸聖上代為續娶。聖上即召僕射進宮，與他說明。他卻道年已老了，退朝後只是誦經獨宿，不願再納繼室的了。當時妾與聖上還譚許稱賢，怎的自稱誦經獨宿的高僕射，如今又報姬人，生子，明明先時的不願續娶，類實心愛寵姬，便不惜面欺聖上，豈不是嗚呼！今詐情已見，聖上還須留意。往後的話兒，不可深信的了。」隋主聽說，恍然的道：「不是愛卿提及，朕倒忘懷了。如此說來，朕倒又想起一件事來。宜陽公王世積生前，不是和他俱是交好。後來王世積謀叛，人言他與世積實有通叛情事。朕躬卻未深信，並未將他加罪，祇將世積殺死。如今卻是可疑了。他與太子，似覺也有通同的嫌疑。朕屢次向他詢問廢立的事兒，他終是迴護太子，爭着不宜。諒他定有私意存在。獨孤聽了，止中心懷，便



隋宮

道。聖上明見萬里。太子縱情聲色。全不像了儲君的體統。臣妾止因此故。日夜的焦急。常思與其貽誤了將來的大事。還是早日廢去的好了。隋主點頭道。朕躬自有主意。到了明日早朝。隋主使命有司。覆驗王世積舊案。有司已知上意所在。謂高穎卻有通叛嫌疑。遂罷去高穎左僕射的職分。以公爵就第。這消息傳到了揚州。晉王廣那裏。雖是欣喜。還覺不十分痛快。復由張衡設計。陰賄類吏袁諒。上書訴類誣稱。類子表仁。勸懲其父。嘗有告司馬仲達。託疾不朝。卒有天下。父今遇此。安知不是塞翁失馬。因禍得福的話兒。隋主得書大怒。即拘類至內史省訊問。便以莫須有的罪名。革去類的爵位。廢爲庶民。晉王廣聞知高穎免官。又少了一個對頭。謀奪東宮的心腸。更是熱烈。又與張衡商議道。司馬前言欲廢東宮。先須除去高穎。如今高穎免官。司馬要再思推翻太子的妙計了。張衡道。臣下才智有限。當薦一人與殿下商議廢立的妙計。此人即是安州總管宇文述。足智多謀。通權達變。殿下何不將他奏調過來。與他秘密商議。晉王即奏上一表。調宇文述爲壽



隋宮

州刺史。隋主怎知用意。便即批准。宇文述受調南來。順道經過廣陵。便遣謁晉王廣。廣即設了筵宴。殷勤款待。酒至席半。晉王廣屏去了左右。選離座向宇文述跪下。述慌忙還禮。扶廣起立道。殿下屈尊施禮。定有見教。述雖不才。願供驅策。廣伴作凄然道。長兄勇。正位東宮。夙圖加害。尙因父皇母后。見憐。愚憊。格外垂憐。只是父皇春秋已高。一旦不測。東宮繼登大寶。我即死無葬身之地了。敢求先生代籌妙計。述道。殿下不須憂急。皇太子久失了聖上歡心。日來廢立的風聞。傳遍都下。殿下令德久聞。人臣共譽。將來的入承正統。除了殿下。還有何人。晉王廣道。雖有廢立的傳聞。卻無事實發現。還恐日久生變。述道。殿下所見。卻也不錯。廢立大事。實不易言。從今之計。必須要一個親信大臣。從中慇懃。方可成功大事。朝中諸臣之中。目下最得聖上親信的。要推楊素爲第一了。殿下與素可有交誼。晉王廣纒眉道。向不往還。恐他未必肯允相助。述道。事倒不難。述與大理少卿楊約相善。約爲楊素的親弟。楊僕射事必與謀。深信其言。願入朝京師。乘間語約。替殿下效力。



隋宮寒靈

好了。廣大喜過望。當下取出不少的金寶。令述攜帶入關。以便使用。原來楊約生性甚貧。祇須飲個厚利。不怕他跳出了圈套。所以宇文述一到長安。便去訪約。老友重逢。當然格外的歡喜。述先將珍玩送了幾件給楊約。約好不快活。當「開筵接風。放懷暢飲。盡興始散。到了明日。楊約卻去復拜宇文述。述便設了盛筵。款待楊約。約見席面上所用的陳設。盡是奇巧異常。即如一杯一箸。亦皆雕刻玲瓏。小子早已說過的了。楊約原是個貪夫。見了這些珍奇的物品。不禁饑涎欲滴。且飲且賁。不忍釋手。宇文述即道。公若見愛。便當相贈。楊約僞謙道。怎生敢受厚賜。宇文述又命取了不少的價值古玩。與約觀看。約目迷五色。更覺意奪神搖。嘖嘖稱美不止。宇文述便道。述願與公擲盧博彩。即將這些東西。作為賭彩可好。楊約連聲說好。便與述共博。述佯作不勝。一些古玩。全輸給了楊約。約雖是心中暗喜。只因贏得太多了。面上不好意思全取。想要推讓。卻又不捨。不知不覺之間。便流露了爲難的神色。宇文述何等機巧。早已窺破了楊約的心事。如是進言的時候了。



隋宮

卽附在楊約耳上。語了半晌。楊約大喜道。敢不從命。遂更嚴重的。楊約酒落歡腸。不覺酩酊。宇文述又命作樂佐酒。笙簧並奏聲中。卻有一對柔若無骨。輕若飛燕的美人。翩翩舞出。楊約惺忪了醉眼。望着兩個美人作舞。只見有時如穿花蝶蝶。有時若戲水鴛鴦。舞袖輕翻。飄飄欲仙。楊約不禁看出了神兒。宇文述舉杯邀他飲酒。他兀是不覺。宇文述笑道。公亦醉翁之意不在酒了。楊約聞言。方知自己出了神兒。不禁面紅過耳。忽促間。又將酒盃傾側。寤能畢露。宇文述便喚道。阿雲。雲兒。你們不必再舞了。快與楊公把盞。兩個美人。便停了舞勢。還至席前。替楊約斟了杯箸斟酒獻上。述指了一個身稍頰紅的道。她是阿雲。攙了眉間生有一痣的道。此是雲兒。公且評上一評。那個較佳。楊約乘醉言道。鶯肥燕瘦。花好月圓。各有一番佳妙。難分高下了。宇文述含笑。卽以二人贈公可好。楊約免不得推辭一番。方始謝受。又飲了一回。楊約已是玉山頹倒。便由阿雲雲兒。扶入裏面安息。待到楊約酒醒。已是過了未刻。楊約急忙起身。便欲告辭。宇文述尙欲留他飲酒。楊



隋宮寒盡

約笑道：今日受賜已多。改日再來相擾。宇文述即不堅留。但道所託的事情。還望我公極力。楊約點頭道：公請放懷。必有相報。宇文述相送楊約出外。即將一切珍玩。連同阿雲芸兒。遣人送至楊約府第。楊約也不再客氣。一一收下。到了翌日。便去見楊素。卻佯作愁眉不展的形狀。素賭約面色有異。便問所以。約道：弟與兄長同執朝政。已有多年。朝臣給我們所屈辱的不在少數。祇緣聖上恩眷。不敢攻訐。倘不足慮。惟東宮輒因所欲被阻。時時切齒於兄。一旦繼承大寶。至親有雲定馨宮。便有唐令則。政見未必與兄相合。我們兄弟。便有朝不保暮的危險了。為此原因。深自納悶不樂。楊素也不禁失色道：如此奈何。楊約假意沉吟了一回道：趁早從事。事或有濟。楊素忙問如何。約道：今皇太子。失愛慈聖。聞有廢黜之意。諒來兄也窺悉。楊素拈鬚點頭道：止以太子將廢。或恐發生不測。不利你我。約道：爲今之計。不如我兄伺得機會。請立晉王。晉王受寵甚深。必得濟事。因時立功。晉王定必感念不忘。就得避危趨安。富貴即可永保了。素大喜道：弟言大佳。我卻想不到此。



隋宮

賴汝有此計策。我便進行了。約又道。現在皇后所言。聖上無有不納。我兄最佳。早候機會。得便進言。若至日久生變。禍且不測。不要說是富貴了。楊素道。這是我自理會得。皇后素信我言。此事還不十分艱難。約見素已允。便告別了。出外。即報知了宇文述。述也報告了晉王。這且不題。且說楊素聽了楊約的言語。便懷了鬼胎。一意的只想乘間進言。偏是無機可乘。一連數日。好不納悶。楊約又日來催問。累得楊素坐臥不寧。飲食無味。也是合當有事。該是太子勇的晦星照臨。這天隋主早朝退後。百官正在紛紛散退的當子。忽有一個內侍。高傳隋主的諭旨。召楊素入宮飲宴。素好不欣幸。今天卻可了我的心事了。便隨了內侍進宮。正是

準備蓮花翻妙舌 殺人自古不須刀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中。顯楊素之權也。以獨孤之善惑。晉王之善僞。宇文述之善計。張衡之善測。楊約之善言。即楊素之善權。蓋此數人者。俱足以誦太子勇而有餘。

隋宮寒處



卒末能動太子。卒末者何也。特無權耳。楊素功高望重。權越衆上。高顯被斥。莫與索京矣。若得乘間言於隋主前。久失寵愛之太子。其敗可立待也。有晉王之善僞。方使獨孤能善惑。有張衡之妙測。得宇文述之妙計。因之而得楊約之善言。有楊約之善言。方能使楊素行權。愈顯楊素之權重。於此更顯隋主之無能。太子之不善。隋主若有能。草能規太子之不善。何致動晉王之窺視神器。獨孤之愛生厚薄哉。故曰此回書中。非寫晉王也。實紀楊素耳。預爲他日張本作者自有深意在也。

隋

宮

寒



第二十八回

有口鎌金東宮廢立

無憑妖夢鄰國傷兒

話說楊素奉召入宮。見了隋主和獨孤皇后。侍宴宮中。酒過數巡。隋主和楊素相論國事。隋主道。自晉以來。偏安江左。中原一片乾淨土。竟被衆胡割據。沾污。累得生靈塗炭。不暇安居樂業。三百餘年來。四五朝帝皇。都不能統一南北。澄清天下。不想朕躬。卻上託祖上餘福。下得衆材相助。竟掃清了寰宇。統一南北。未始不是一件快事。楊素使道。聖上以神武英材。統一中原。如今至治雍雍。萬民樂業。兢頌聖主。人生事業。到此真是極頂了。隋主盡了杯酒。忽的微喟道。朕躬至此。卻已臻平極頂。只是後嗣如何。倒也未能源料。楊素即乘機道。聖上洪福齊天。晉王賢良出衆。得此後嗣。倘有何事不足。或因東宮未能膺寄重任。故令聖上不足嗎。隋主被楊素道着了心事。更覺快快不快起來。獨孤皇后。便也乘間發言。願楊素道。公



隋宮

不愧爲識途的老馬，能知晉主的賢良。東宮的失德，楊素接着道。老臣本不應在宴席上面任意評太子的是非。實因近日東宮的荒淫酒色，益發使臣不安。獨孤皇后憤憤的道。睨地伐（太子勇小名）寵愛嬖人，猜忌骨肉，草莽彘小，荒嬉無度。真不像個人君的樣子。那有阿摩（晉王廣小名）仁孝賢良，倒是一個有作爲的孩子。小子寫到此處，卻要先將晉王廣的小名爲什麼要題阿摩兩字表白一番。原來廣將生時，獨孤皇后卻夢見金龍一條，突然從自己身上飛出。初時甚小，漸飛漸大，直飛到半空中間，足有十來丈長短，張牙舞爪，盤旋空中，忽地一陣狂風陡起，將金龍吹到地上，跌斷了龍尾，竟變成了牛樣大小的一隻老鼠。細看又豈不像鼠子。獨孤不覺驚醒，霎時腹痛臨盆，竟產下了此。卻生得豐頤廣額，一表不俗。獨孤甚是歡喜。到了三朝，使醫師主題名。又將產前的異夢說了。隋主聽了，仔細想了一回，似覺不大吉利，只是不便說出。樂得讓獨孤歡喜。卽道卿步金龍飛舞半空，富有嚴雲的志向，不妨小名叫作阿摩。此兒生得眉開額潤，可取名

隋宮



爲廣。這便是晉王廣小名的由來。開言少話。書歸正傳。且說隋主見楊素與獨孤兩個異口同聲的道太子失德。內外交讒。隋主便動了廢立的念兒。只是此時還不肯說出口來。心中卻懷惱萬分。連飲酒也沒有興趣了。楊素便即謝宴告退。回到府第。沒多時候。已有宮中內侍。奉了獨孤皇后的密命。賜金給楊素。楊素也樂得拜受。從此楊素與獨孤兩個。內外伺察太子過失。得聞即向隋主報告。隋主便決了廢立的主意。宮廷內外。都知道了廢立的消息。傳到東宮。太子勇方覺着慌。聞知新豐王富易善於天文。能占吉凶。便遣人召至東宮。暗卜吉凶。富易道。近日太白襲太陰。白虹貫東宮門。均與太子不利。還須慎防。太子勇聽了。更覺着急。萬分便和一般宮僚集議方法。卻由鄒文騰。唐令則。元淹等人。引入了巫覡。做出種種厭勝術。這個消息。又被人探聽了去。報告了獨孤皇后。當晚隋主便也聞悉。即召楊素進宮。命他至東宮探看虛實。閱者試想隋主命楊素前去探看虛實。還會以實報虛的嗎。當下楊素到了東宮。問悉太子勇並不在宮。卻仕後花園中。楊素好

隋宮寒



生詫異。原來太子勇。又不知聽了何人的搗鬼。在後園設有一個鹿人村。蓋造了幾間茅舍。十分的卑小湫隘。勇卻食宿在內。身上的衣服。穿得又是襤褸萬分。晚間睡在草薦上面。用作厭厭的法術。真是無謂到了極點。楊素到了後園。園門跟首卻有人把守。不讓楊素入園。楊素便取出名刺。叫把門的遞到裏面。太子勇見是楊素的名刺。慌忙更換好了衣冠。纔命相請。那知楊素進了園中。故意東看一回花草。西看一回亭臺。只是捱延不去。太子勇等候了多時。不禁着惱起來。待到楊素徐行入見。勇原是胸無城府的人。見了楊素。便怒形於色道。公嬾來遲。究竟何意。聖上雖欲將我廢立。此時究竟尚未實行。你莫自恃功高。便不把我放在眼裏。楊素佯作失驚道。老臣該死。進了園中。一因年邁。脚步遲了些。二因貪看了園中景色。因此有勞殿下久候。還念老朽可憐。恕罪一遭。勇冷笑道。話得倒好。你來此作甚。楊素又假意微歎道。聖上不知聽信了誰的讒言。竟欲廢立東宮。老臣素知殿下。仁德無虧。好生不平。今日特來安慰殿下的。太子勇聽了。認作楊素真



心好意。不免言語之中。露出了怨憤。楊素聽在耳中。記明肚裏。回到宮中。見了隋主。便一一說了出來。少不得添枝添葉。加上些油醬。隋主大怒。便在武德殿上。召集了百官諸親。引勇列在殿庭。宣詔廢勇。勇即免冠再拜道。幸蒙哀憐。得全性命。說着淚如雨下。良久始去。隋主又下詔將唐令則。鄒文騰。夏侯福。元淹。蕭子寶。元曼。何棟七人。一併棄市。妻妻子孫。沒入宮庭。過了數日。即立晉王廣爲太子。進楊素爲左僕射。蘇威爲右僕射。又改開皇二十一年爲仁壽元年。大赦天下。又是一番氣象。有事便長。無事即短。到了明年的八月中秋晚。獨孤皇后便一病去世。年未五十。隋主好不傷感。治辦喪儀。一切不題。且說隋主自從獨孤後。便在後宮佳麗之中。挑選出兩個美人。一個陳氏。便是陳叔寶的最小的妹子。前已表過。一個蔡氏。也是在陳宮沒入的。生得嬌小玲瓏。一貌如花。隋主得了二人。作爲晚景的娛樂。不久便封陳氏爲宜華夫人。蔡氏爲容華夫人。同承雨露。各沾深恩。宜華夫人卻是更得隋主歡心。從此隋主日日歡宴。時時歌笑。比了獨孤皇后在日。



隋宮寒靈

放浪了不少。只是隋主究竟是個開國的帝皇。並不貪歡。忘了國家大事。百官奉奏。俱須自己一一詳覽。常至深夜始畢。這一夜正在燈下披覽本章。不覺困倦。便隱几暫息。竟至睡去。內侍們卻不敢驚動。只得屏息而待。那知隋主已是入了夢境。立身在長安城上。四面開眺。卻發見城上三株大樹。樹頭上面。結果繁榮。好不繁盛。隋主暗地驚疑。怎的城牆上面。會有菓樹。正在疑惑之間。耳邊忽聽得水聲響亮。向城下一看。只見波濤滾滾。不滿片刻工夫。已是高與城齊。隋主吃驚不小。正想奔走。聽地水勢已是湧了過來。隋主心下着慌。大叫一聲。猛然驚醒。原是一場惡夢。不禁心頭納罕。凝神思索了一回。覺得夢中光景。不像是個吉兆。洪水淹沒了都城。莫非有水災發生。卻也不見得。又思索了半晌。猛的想起了一個念兒。不要此夢。應在人的姓名上面。或有姓名中帶水水傍的人。將來為國家的禍水。便細細的思索。朝中諸臣。可有水傍姓名的臣下。卻想到了朝中有個老臣。鄭國公李渾。原係陳朝的勳臣。陳亡降隋。仍襲鄭國公原諱。一個渾字。軍傍着水。封爵



寒 露

隋 宮

又爲郿公。郿與城同。正合了大水滄城的夢。并且軍爲兵象。不要此人便是禍水。但是李渾年齡已是很老。又不掌什麼兵權。幹不出大事。除非應在他的子孫身上。也未可知。便命一個內侍。急速出宮。調查郿國公李渾。共有幾個兒子。叫何名字。內侍奉命而去。不多時候。便來覆命。李渾長子已死。止存一個幼子。小名叫做洪兒。隋主聽了洪兒兩字。越發的驚疑了。暗想夢中城上有樹。樹上結果。樹即是木。菓乃木的結子。木子兩個字。相合卽成一個李字。今李渾幼子的小名。恰好又是洪水的洪字。更和夢象相合。此子將來。定與家國不利。須要趁早除去。以絕後患。隋主卽下一道手勅。命四個內侍。齎了鴆酒。到郿國公府第。命李洪兒飲鴆。內侍奉命前去。到了郿國公府第。這個時候。已是子夜過後。李渾家人。但已深入夢鄉。內侍叫開了門。道是奉勅到此。家人那敢待慢。趕忙接入裏面。一邊報知主人。李渾那知禍從天上來。只是黃昏半夜。中使突來。也是甚爲驚疑。急卽起身出外。內侍見了郿國公。便將隋主手勅。交與李渾。渾拆開看了。不禁面如土色。忙問內



隋宮寒

侍道。聖上的勸諭上面。並未說出因何賜死。敢問中使知道其中原因嗎。一個內侍止色道。天意高深。下人怎敢窺測。只知奉命而來。賜死李洪兒。其他並不知情。此刻聖上正候小的們覆命。事難久延。李洪兒何在。公爺速速交出。俾得遵命行事。李渾迫於君命。不得不從。可憐洪兒在被中拽出。便給四個內侍。灌下了鴆酒。待到洪兒的一命嗚呼。內侍回宮覆命。隋主方始安心睡覺。過了數日。隋主以夢殺人的消息。已是傳遍了都中。人人都道隋主殘忍。監察御史房彥謙的兒子玄齡。亦謂其父道。今上本無功德。全憑詐術取天下。目前雖是承平。其敗卻是不久。齊謙點頭歎道。汝言甚有見地。自太子勇中讒被廢。晉王廣正位東宮。勾連了楊素。如今又在陰害蜀王了。骨肉相殘。君臣忌刻。享國怎能久遠。聞者要知房彥謙所說的蜀王。便是隋主的第四個兒子楊秀。秀年未弱冠。卽多鬚髯。容貌甚是壯偉。更兼膽力過人。目光如電。聲若洪鐘。只是生性率直。毫無城府。獨孤皇后生前。隋主嘗對她道。四兒將來。朕看他不得善終。朕在尚可無慮。至兄弟當國時。必起



隋宮

叛心。當時獨孤皇后。卻未置一詞。入後隋主。便命秀鎮蜀。秀到了益州治所。宮室車服。都奢侈踰制。僭擬天子。後被隋主聞悉。嘗下詔切責。秀終是佞若罔聞。不肯稍改。及太子勇遭讒被廢。晉王廣立爲東宮。秀本與廣不睦。聞悉之後。意甚不平。廣亦防秀有變。乃與楊素商議道。蜀王素性驕橫。不甘低首下人。聖上有命。他也時時相違。如今聞我立位東宮。他必不服。聖上在世。他未必卽敢生變。要及聖上歸天以後。他必爲我們的對頭。我的意思。還是先下手爲強。趁早將他剪除。免得後日受累。公的意下。不知如何。楊素道。殿下所見不錯。我們還是早早設法爲妙。兩人的意見。既是相合。利害又是相關。起了傷人的念兒。便卽從事推行。正是

禍福相關同利害 機謀暗使最難防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中。寫隋主之失德也。太子勇。雖有過失。並無大惡。唯因輔佐失人。不親賢良耳。脫隋主能除其左右之蠹臣。以直臣助之。勇非不能自好者也。乃

感於知言。深信楊素。遂而廢勇。失德一也。無端惡夢。猜忌頓生。李洪之無辜。被鳩豈不冤哉。不圖仁德之修。則惟以疑忌爲能事。失德二也。

楊素應召陪宴。當目爲天賜之機緣。果也因談國事。卽進讒言。獨孤從傍鼓吹。互相應和。陪主得此下酒物。無怪酒難下咽矣。

太子勇聞被廢之謀。不思振作改善。惟巫覡之是圖。特自速其敗也。獨王秀不啻被隋主語中。遂遺廣忌。下文之如何。不卜可知矣。

隋宮寒處





寒 露

隋 宮

第二十九回

虎口慶餘生 幸遇壯士

蓬門驚絕艷 欣賞清蘿

話說太子廣，與楊秀商議，陰謀蜀王。蜀王秀卻在益州治所。正大興土木，建造一所應天宮，宮中的佈置，說不盡的富麗奢華。秀與麗姬芮遠娘，每日在宮作樂。那個芮姬，原是益州人氏，得山川靈秀的氣化，生得清姿異衆，雅淡宜人。其父芮大年，本以打獵度日，兩臂有千鈞的蠻力，善使一柄純鋼點鐵叉，更有一種絕技，能一掌發三枝毒箭，百發百中，所以他在山中打獵，所得最多。有天竟遇艷三虎，震驚一州，便稱他爲芮三虎。那一天，大年打獵的工作，已是告畢，見夕陽西落，山下的人家，已是炊烟四起，他肩了鋼叉，叉上掛了不少的雉兔，猿獾，與忽忽的取道回家。一陣晚風過處，他的總覺，何等靈敏，在風聲裏面，聽見有微微的呼救聲，他四下一打量，卻看不見什麼，他便放下了鋼叉，揉登在一棵大樹上面，向四處察



隋宮寒

看看到西山灣角。卻見一隻大山蟲。正在追趕一個騎馬的人兒。大年急忙翻身下樹。將叉頭上的東西。向樹枝上一掛。兩足一緊。酒開大步。連躍帶跳。向西山灣角跑去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只見迎面馬上。伏着一個少年。全身打扮。恰像個官家公子。面上已是失色。冠斜髮亂。情形十分狼狽。口中狂呼救命。大年便道。公子休慌。話聲未絕。馬兒纔過。一只焦黃大蟲。已是趕到面前。大年猛喝一聲。孽畜休要傷人。宛似晴空起了個霹靂。聲震山谷。那只大蟲。也似吃了一驚。四脚略停。大年早已一個箭步。躍到大蟲跟前。舉起鋼叉。猛的向大蟲的面門上叉去。好大蟲。四兒一側。叉便落空。大蟲便身子一伏。後爪在地上略點。一個虎勢。撲向大年身側。兩隻前爪。對準大年的肩頭撲上。大年霍地身子一蹶。大蟲爪子落空。大年的鋼叉。用力向大蟲的腰肋上叉去。大蟲一聲怒吼。避過了鋼叉。大年因用力過猛。一叉落空。身子便向前一蹶。險些損了一跤。忙將叉柄向地上一支。大蟲已向背後撲上。兩只前爪。搭向大年肩頭。只差半寸。大年來不及避讓。祇將頭兒一側。拾起鋼



隋宮

又向後倒刺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恰巧大蟲張開了大口。兩個前爪。搭到大年的肩膀。猛不防大年的鋼叉。已到面前。刺個正着。大蟲的一隻眼珠。恰好給叉刺着。大年是回轉身。鋼叉一緊。那大蟲吃了痛苦。猛吼一聲。很命的向大年撲去。大年毫不慌張。鋼叉一舉。道聲着。已是刺進了大蟲咽喉。一叉來得利害。任憑大蟲兇猛。也是吃受不下。倒地亂滾。直滾得塵土飛揚。鮮血四濺。大年賺得太蟲性兒。儘讓他在地亂滾。大年兀是躲在一旁。此刻那個馬上少年。在大年和大蟲猛鬥時。他已勒住了馬韁。停騎觀看。如今見大蟲被大年刺傷在地。便高呼道。壯士何不再送他幾叉。結果了他的性命。大年搖頭含笑。道。不必了。少停他自會斃命。不用多費氣力。果然不到片刻工夫。那只大蟲。已是滾盡了筋力。渾身血污的僵在地上。大年笑對少年道。如何。公子你須記下。凡是六蟲。在受了重傷的當子。此時他的凶厲。最是勇猛。你若想去結果他的性命。他也會奮不顧身。和人拚命。勢兒格外的凶猛。一不小心。便要着了他的道兒。反不如躲在一旁。任他翻滾。等到筋疲



力盡。自會死去。大年說畢。少年已是翻身下馬。向大年稱謝道。多蒙壯士相救。不知壯士姓名誰。大年道。小可便是芮大年。少年吃驚道。壯士即是芮大年。人稱芮三虎的是不是。大年微笑道。正是小可。少年喜悅道。怪不得有這般神力。大年轉問少年姓名。少年道。我即是此州的蜀王楊秀。大年聽說慌的下拜道。原來是大王。山民不識虎顏。還望見恕。秀雙手相扶道。壯士不必多禮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大年扒了起來。便道大王怎會孤身入山。不帶護衛。險些遭了虎口。秀道。今天飯後無事。偶動了遊獵的念兒。便率領了十二名衛士。入山打獵。起初倒也很覺有味。不料有一只野鬼子。躡過我的馬前。我便張弓引矢。一箭射去。正中野鬼後股。他卻帶箭而逃。我便縱馬追趕。始與衛士們相散。當時追了一回。鬼兒逃得無影無踪。我卻迷了路。正在尋路當子。猛的腥風過處。半山裏。蹣出了那隻大蟲。慌的我帶馬便逃。幸遇了壯士相救。大年看了秀馬一眼道。大王騎的那匹馬。幸是一乘名駒。假使換了一匹凡馬。他見了大蟲。早已尿糞直流。渾身癱化的了。休

隋

宮

寒



想再好騎了逃走。秀點頭道：壯士眼力不錯。此馬乃是關外所獻。能日行千里的神駒。這時大年見天色快要暗下來了。便對秀道：山民茅舍。離此不遠。大王不嫌荒蕪。敢請去休息一回。進些酒食。待山民送大王回府不遲。秀想這倒使得。本來身子很覺疲乏。腹中也覺饑餓。便點頭道：又要相擾了。大年見秀允許。甚是欣悅。便拽了那隻死大蟲。和秀一同取道回家。又將先前掛在那棵大樹上的東西取了。掛在叉頭。大踏步出山。不多時候。大年指了前面的幾間屋子道：那邊便是山民居處。秀抬頭看時。見是一連的三間屋子。望上去還不十分卑小。卻見一間屋子門首。似有一個女子站着。待到走近上前。果是一個年輕的少女。雖是山家裝束。樸素不華。只是天生風韻。不同凡響。另有一種動人愛慕的能力。那個女子見秀走近。便轉身退入了裏邊。大年卻哈哈笑道：蓮兒不必怕羞。快回你母。出來相見貴客。大年一壁說。一壁請秀走入屋中。秀借了燈光。細看屋中。都見四邊壁上。俱是各種獸皮。高高懸起。屋角又倚着幾柄槍刀。大年笑道：山村荒舍。得大王的



隋宮

虎駕降臨。真是蓬華生輝了。這時大年好不忙碌。一面說。一面揩抹坐椅。請秀坐下。兩個眼珠。卻射向了內室。見他的妻女。兀是還不走。他便走進裏面。不多一回。秀見他帶了兩個人兒走出。一個便是先前的少女。一個卻是三十多歲是婦女。他們一同走到秀的面前。向下拜倒。秀急道不必多禮。快快起來。大年便指了婦女道。他是拙妻左氏。指了少女道。他是小女蓮娘。一十六歲了。還是癡癡不解事。大年說畢。他們母女兩個。方轉身退下。大年又道。快些你們去辦些酒菜。秀卻癡癡的望了蓮娘。走入裏面。纔道壯士不必多費。隨便弄些好了。大年笑道。山野之間。那有什麼奇珍異味。給大王受用。還不是一些野味罷了。秀聽了便也一笑。不多時候。蓮娘和左氏。搬出了一盤兔肉。一盤雉腿。一盤牛脯。一盤雞子。熱氣沸騰的盛在桌上。又捧出了一瓦罐的酒兒。排了兩付杯筷。大年便請秀上坐。秀只因貪看蓮娘的秀色。便道大娘和小姐。也請同來飲些。大年忙道。他們怎好陪坐。越發要壞壞大王了。秀道壯士不必過謙。我的生性。最恨繁文縟節。將人縛束得



隋宮

不能自由。壯上乃是我的恩人。更談不到什麼髮激。快請大娘和小姐來此同飲。再要推辭，我反過意不去了。大年原是個直爽的人。那知秀的用意。當下便走進裏面說了。要他們娘女兩個。出去陪飲。左氏原は無妨。蓮娘卻嬌癡着不肯出去。大年做好做歹。哄了良久。纔算低頭勉允。一同走出。大年便坐在左首。左氏在右面坐下。蓮娘坐在下首。正與秀對面。秀好不開懷。本來腹中早已饑餓。加了艷色當前。申覺酒菜有味。狼吞虎咽。毫不客氣。蓮娘偷窺秀面。見他眉目倒甚清秀。只是領下的顴頰濃髯。好不可厭。一干卿屁事。又見他吃得十分有趣。小女兒嬌癡。原不識什麼。便格的一笑。秀不覺面紅過頰。心上卻甚是欣喜。左氏即暗暗的使了個眼色。阻上蓮娘。大年卻用話兒岔開。飲到中間。四盤菜肴。已是將完。左氏便道。待妾前去煮菜。大王慢慢的請用。秀道。大娘不必了。我已吃得醉飽。蓮娘卻也站起身道。大王不必過謙。待妾燒一粗菜。待大王下酒。秀見蓮娘肯替他燒上菜來。再也不肯推辭。唯唯的應道。有勞小姐。蓮娘便微微一笑。和左氏一同入內。



宮 寒 雲

大年見女兒竟會待客。甚是喜悅。便對秀道。小女平日待人。再也不肯多說話兒。今天見了大王。卻肯如此。足見大王的和藹。以人。秀聽了大年的話兒。更是心花怒放。暗想那個小女子。志趣倒也高傲。她明明有意垂愛。我不能辜負了她的好心。當下便打算了一回。始對大年道。此番我的性命。全憑壯士相救。又蒙感情款待。我這相請壯士。到我那裏。屈就一個侍衛領軍。雖說不是高官厚爵。強過山中辛苦。我也好和壯士。朝夕相見。不知壯士可能見允。大年撲翻虎跳道。大王恩賜。山民怎好推辭。秀見他允從。即忙扶起道。我非報壯士的大恩。略表寸心罷了。這時蓮娘和左氏。已將煮就的菜肴。搬了出來。一盤生炒雞腿。一盤笋蔬。大年見了。笑對秀道。兩味菜兒。俱是小女自命不凡的佳品。大王一試如何。秀聽說是蓮娘親煮的菜兒。忙舉箸大嚼。連聲讚道。雞腿生嫩有味。笋蔬清香可口。我山珍海味。食得多了。那裏及得上兩菜的風味。我真口福不淺了。秀且言且吃。筷如雨下。片刻之間。兩盤菜兒。宛似風捲殘雲。不知去向。蓮娘見秀吃得有味。連聲讚美。不



隋宮

芳心暗喜。脈脈含情。（小鬼頭春心動矣）便道大王不嫌粗糲，待妾再去煮來。慌得秀雙手連搖，追不消了。不消了。委實不是客氣。肚子裏面已是裝得結結實實。秀一面說着，一面又裝作摩揉肚子。蓮娘見了，險些又要笑將出來。好容易極力忍住。大年卻將命他做侍衛領軍的事，話給她們母女聽了。左氏和蓮娘，使也下拜稱謝。好生歡喜。左氏便道：大王既是不用酒了，還請用些飯兒。秀搖頭道：不能吃了。蓮娘道：不妨進些薄粥。秀點頭道：這倒使得。（又吃得下了）蓮娘便去弄了些粥菜，盛上薄粥。秀正待食時，猛聽得馬嘶人喊，捲來了一片喧聲。室中諸人同吃了一驚。正是

山村風光原不惡，底事偏來驚客聲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中寫隋大年之打虎，躍躍如生。人之勇，虎之猛，一分寫清楚。大年之鋼叉，叉叉不同。大蟲之撲法，回回有異。此作者之賣力處也。

隋宮寒



寫茵蓮娘之神情。初則見客伴避，繼則羞作陪飲。末則煮菜殷勤。嬌態如繪。終日脈脈含情。別有會心。何女兒家之善變也。豈真俗諺所云。毛頭姑娘十八變。臨時上轎變三變耶。作者未免形容過甚。特不作如是寫來。則又覺奄奄無生氣矣。

寫蜀王楊秀。遇虎狼狽而逃。見蓮娘又魂搖而魄奪。不知美人猛虎二而一。一而二者也。猛虎之害易避。美人之禍難防。秀倖脫虎口。卒難逃過美人關。世人當知所戒矣。

隋

宮

寒 露



第三十回

施籠絡殷勤折節 逼悔婚咤叱凌人

話說蜀王秀正待食粥的時候。猛聽得人聲馬嘶。一片喧闐。左氏慌道。莫非有人前來打劫。大年呼的一聲道。誰敢太歲頭上來動土。遠娘卻道。大王的馬和父親的死虎。都在門外。不要給人盜了去。一語提醒了大年。霍地離座。倒拖了鋼叉。向外便走。秀也隨後出去。到了門外。坐騎死虎。依舊存在。那時人聲馬馳的聲兒。仍是不絕於耳。卻不見踪跡在那裏。大年笑對秀道。山村夜靜。迴聲更是傳得清楚。那一片人馬的聲音。正不知遠在那兒。不干我們的事。裏面去了。秀正待回身進去的時間。轟見東首起了一片火光。人馬的聲音。也自那邊傳出。似向這面過來。漸漸相近。火光分明。定睛看時。一片的燈籠火把。大年指着前面失聲道。那盞大擎燈上面。不是標着蜀王府三字。定是他們來找大王了。秀這時也已看清。前面

隋

宮

寒 虛



第一匹馬上的人便是蜀王府長史馬隆。接後的是司錄章若水等一行人。秀便高聲喊道。卿等快來。我在這裏。那邊的人聽見了秀的呼聲。不禁齊聲歡呼道。殿下有了。不多時蜀王府人員都已到了大年門首。馬隆章若水見過了秀。馬隆便道。殿下怎會到了此地。尋得我們好苦。秀即將遇虎的事說了一遍。衆人方始明白。章若水道。山鄉僻地。不是殿下所宜久留的地方。就請即速回府了。并免王妃擔憂。秀道。即是卿等不至此間。我也要苦壯士伴回了。秀又對大年道。如今我要回去。壯士還是今晚一同前去。還是明日再來。大年道。事稍須料理。一輩明日來府。秀便在衣袋內取出了兩顆明珠。交與大年道。兩顆珠子給了汝女收。下大年急急稱謝。又喚蓮娘出外謝過。秀便跨上馬背。由一行人擁護着回去。秀幾次在馬上回頭。只見蓮娘的傻目也折在他的身上。直到馬兒轉灣。秀竟若有所失。隨乘而歸。不題。且說大年也直待望不見了秀影。方始進內。一宿無話。到了明天。大年將家事囑托了左氏。便一肩行李。欣然離家。取道到王府。不到一個時



寒

宮

隋

辰已。到了王府門前。大年歇下行李。向把門的衛士拱了拱手道。敢煩速報大王。道芮大年請見。那個衛士聽說。慌忙施禮道。原來是萬將軍。殿下。一早便已咨照。將軍到時。便請相見。大年聽說。心中好不歡喜。即欲將行李提了入內。早已搶過一名衛士道。行李有小的代勞。將軍請先行。大年便隨了把門的衛士。向內進去。到了蜀王秀的居處。衛士便請大年稍待。他先行進內稟報。不多時。那個衛士高揭垂簾。說了聲請。大年便整一整衣冠。踏步入室。早見蜀王秀滿面的笑容。坐在虎皮交椅上。略抬身子道。壯士此刻纔來。我已相候好久。大年搶上一步。倒身下拜道。只因家事羈遲。還望大王恕罪。秀扶大年起立道。卿的行李何在。大年道。已由一個衛軍接去。不知安向那裏。秀使命人將大年的行李。安置宿衛軍住所。遂又命設宴。不一回工夫。酒席安排就緒。秀使邀大年飲酒。大年慌道。小人怎敢當得。秀道。卿不須謙遜。今日的小飲。略報昨夕的盛情。大年方始謝坐。秀又召長史馬隆。司錄章若水。博士吳夢熊。司馬金見珍。一同宴飲。盡歡而止。從此大年使



隋宮寒處

在蜀王府裏充當侍衛領軍。蜀王不時召飲。甚加寵愛。大年好不欣慰。時光迅速。忽忽又是一月。大年告假暫歸。一視妻女。秀也允許。大年便錦袍駿馬。欣欣回出。比了來時一肩行李的光景。大不相同。他到了家中。左氏和連娘見了。自然格外快活。連娘卻道。自從父親去後。大王不時的遣人送回米糲。大年驚訝道。我卻並不知道。大王這般見愛。我必誓死相報。過了數天。大年又別了妻女。回到王府。向秀道謝。秀卻溫語相加。又設酒同飲。至醉而散。大年感激萬分。一日。蜀王秀招了司錄章若水。入室密談。約有一個時辰。若水纔欣欣出外。這天晚上。若水使在他的寢室裏面。設下了盛宴。命人相請大年飲酒。大年好不疑惑。若水雖是會過幾面。卻並不是深交。怎的忽來相請飲酒。繼而一想。也許他見我受寵甚深。便要借此聯絡。這也是一種常情。不足為奇。便欣然前往。若水殷勤款待。酒過三巡。若水笑道。將軍的神力。真是出衆。殿下嘗將將軍打虎時的情形。對我詳道。令我聽了咋舌。將軍真是天人了。大年道。只是一些蠻力罷了。何足稱道。若水替大年



隋宮

斟滿了酒兒道。將軍有幾位公子。大年不禁微歎道。祇有一個小女蓮娘。若水接口道。莫非上次殿下臨去的時候。出外拜謝的那一位女公子。大年點頭道。便是此女。若水噴噴稱讚道。端莊流利。愛而有之。將軍雖無公子。也已足慰了。只須揀一個乘龍佳婿。將來半子之業。豈不甚好。不知女公子受了茶沒有。大年道。已在。前年弄上。也是一家獵戶。叫做那壽儀的。他的兒子平國。定了我的女兒。若水聽了。不由一驚。當下不露聲色。又替大年斟滿了酒道。不是若水狂言。如女公子這般的溫婉。足偶后妃也有餘。如今卻配寒山村獵戶。不免可惜了。若在昔時。將軍固是門戶相當。定了鴛盟。目下卻覺不相稱了。大年聽了。好不慚愧。低了頭兒。默默無語。若水見大年聽了他的話兒。並不發怒。只有羞慚的意思。便心下一寬。明知尙是可動。便又笑對大年道。依我看來。將軍不如趁早悔婚。不是我酒後大言。定爲將軍擇一個坦腹快婿。六年見若水竟叫他悔婚。不覺面上現了慚色。若水何等機靈。卻越至大年跟前。附耳與語道。將軍莫怪若水唐突。殿下垂愛將軍女。



隋宮寒露

公子特遣若水說親。今聞女公子早已受茶。若水替將軍可憐。便不辭冒昧。相勸將軍。逃去了那家茶禮。和殿下結了朱陳。將軍雖是不圖富貴。女公子卻所天得人。不致辱沒了。大年聽了若水的話。又是喜悅。又是愁悶。喜的是蜀王有意。愁的是悔婚可羞。便不禁露了躊躇的神色。若水見大年心動。又道將軍再也不要遲疑。依若水看來。竟允了殿下好了。若怕那家一面作難。不須將軍費心。若水自能代勞。替將軍料理清楚。只要將軍說出。曾受那家多少財禮。並允上一弊。准將女公子下嫁殿下便了。大年沉吟了一回。便向若水打了一拱道。全仗章公大力。那家那面。祇受二十兩白銀。兩張虎皮。大年說畢。已是羞得兩頰通紅。若水卻含笑道賀。當下兩人又飲了一回酒。大年便起立告辭。若水道。且慢。還得問將軍一聲。那那家的住處。卻在那裏。遠望說明。大年道。在錦雞山下面。一連五間瓦房。門前有一棵大槐樹的便是。若水點頭道。錦雞山離此不遠。明天去一遭。事便完了。大年道謝了一聲。返歸已處不題。若水即去報知了蜀王秀。秀甚是欣喜。便賞了若



寒 露

隋 宮

大黃金百兩，另取黃金三十兩，交與若水，囑他交給邢家，作為退婚的茶禮。若水謝賞退回。一宵易過，又是天明。若水進過了早膳，便率領了十二名侍衛，懷下了三十兩黃金，分騎十三匹馬兒，一同取道錦雞山，路原不多，片時工夫，早已到了錦雞山脚。沿山過去，便尋到了邢家門前。一棵大槐樹，足足有十抱粗細。若水等翻身下馬，已驚動了邢家的人，出外觀看。若水便上前相問。此處可是邢壽儀家。便有一個四十相近，獵戶裝束的人，抱拳道：小人即是刑壽儀，敢問長官何事見磅。若水見壽儀紫膛色的臉兒，粗眉大目，身材倒也十分雄壯，即含笑道：足下便是邢壯士。下官為蜀王府的人員，奉了蜀王的勅命，有話與壯士相談。此間不是談話的所在，還須借坐。壽儀領了驚訝，請若水到了室中坐下，獻過清茶。若水便道：此來不因他事。壯士的令郎，是不是配那芮大年的女兒芮蓮娘。壽儀道：正是。若水道：壯士有所不知。如今芮大年，做了蜀王府的侍衛領軍，已將其女蓮娘，獻與蜀王。做了妃嬪。蜀王念壯士非比大戶人家，因此特命下官到此，帶來黃金三



隋宮寒

十兩。給與壯士。另替令郎配婚。若水說到此處。便從懷裏取出了黃金。陳在几上道。即請壯士收了。將芮家的婚帖。給了下官。好讓複命蜀王。壽儀聽了。只氣得目定口呆。一句話都答不上來。壽地屋外一聲怒吼。躡進了一個精壯少年。年約十八九歲。一身纓戶裝束。面色微黃。生得兩道濃眉。一雙虎目。潤嘴巨鼻。兩耳前招。到了裏面。將陳在几上的三十兩黃金。一齊擄在地下。瞋目對若水道。沒有這們容易。芮大年膽敢悔婚。獻媚蜀王。要賤得那平國不是好惹的人。甘受這般欺侮。你若識得好歹的。趕快離了此地。再要多言多語。我便要對你不起。若水聽了他的話兒。已知便是壽儀的兒子平國。便冷笑道。好好。我不和你多言多語。若水一邊說。一邊走到門外。袍袖一揚。門外十二個侍衛。一個個刀兒出鞘。沖進了室中。平國說聲來得好。便在屋角。提了一柄渾鐵槍。準備廝殺。究竟壽儀上了詭計。知道一動手。禍便鬧得大了。趕忙喝住平國。一面對若水道。長官休要動怒。一切都由小人作主。遵命便了。若水見壽儀允許。即也呼住了侍衛。退立兩傍。壽儀纔



寒 霜

隋 宮

對平國道。不識輕重的畜生。你有幾個頭兒。敢和王爺反對。你不要活命。我卻還要活上兩年。一個男子漢大丈夫。除了芮家女兒。便沒有女子好娶不成。還不替我滾了出去。平國纔氣憤憤的走出壽儀。便進內取出了芮家婚帖。交給若水。又從地上。拾起了三十兩黃金。交還若水道。這個仍請長官帶回。小人不取。便和侍衛。替小人拜謝蜀王。若水道。這是償還壯士的茶禮。何必客氣。若水說着。便和侍衛們走出。壽儀隨後跟出。定要交還若水。若水那裏肯收。只見壽儀冷笑了兩聲。撲通一聲響。三十兩黃金。已擲入門前的山澗裏面。若水只要婚帖到手。別的再也不管。逕跨上馬背而去。只聽見平國在後罵道。王子犯法。庶民同罪。做了個王爺。便好強佔人家的妻子不成。正是

佳人已歸沙陀利 義士今無古押衙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中。寫蜀王秀之怠色如見。款待大年之厚。無以復加。豈真報救命才

隋宮寒露



恩實懷樓玉之念耳。

章若水拉馬之手段。可稱工矣。營酒相請。閒閒而來。初則力護蓮姬。繼則問及婚事。終乃歎息。末竟悔婚之語。突然而出。最後則直言不隱。奉命而來。步步進逼。不稍放鬆。大年不得不唯唯聽命。任其安排。於是好事乃成。黃金到手。而對待那善儀父子之面目。又是不同。婉言不成。卽加威脅。小民力弱。遂爲所劫。作怨毒之於人深矣。平國最後之語。實未可等閒視之也。而善儀之冷笑兩聲。擲金山洞。尤較平國之罵語爲痛快。

隋

宮

寒



第三十一回

七光箭影大鬧蜀王府

肝摧腸斷夜走陝西城

話說若水取得了邢家的婚帖，便回到蜀王府，將婚帖交與芮大年，又報知了蜀王。秀梅勞了若水一番，隔了一天，大年恐防連娘母女在家，不要受了邢家父子暗算，便稟知了秀，回家接取連娘和左氏。秀自然允許，大年回到家中，說明了所以。左氏當然歡喜，連娘更是不必說。一個獵戶換了個王爺，還有什麼不足，便一同收拾應用的物件，整整忙了一天，纔得就緒。當夜就一同進了蜀王府中。秀早已命人安排了房舍，給連娘左氏居住。大年等搬入新屋，見佈置得十分精緻，喜得連娘心花怒放。大年便道：「你們既然到了此地，也得大王面前叩謝一遭。連娘倒覺嬌羞起來，兀是不肯。好容易給左氏說肯了。纔低了頭兒，隨着大年夫婦，備走入秀的室中，盈盈下拜。怯生生的喚了聲大王。秀多時不見了連娘，覺得格



隋宮

外的可愛。忙含笑扶她起立。蓮娘已是羞得粉頰通紅。只是垂倒了頭兒。不敢向秀看上一眼。秀也知她含羞。不忍教她難受。便道：「今天你們也乏了。早些去安息。蓮娘好似迷了大赦。急急告辭。回轉了己室。」左氏笑着道：「這番第二次相見。倒比第一番臉嫩了。往後你和大王會面的日子。正好要多。難道你終是惡人。答答不成。大年聽着嘖嘖一笑。對左氏道：「你也不用多費心。他日後還怕做人不來。蓮娘見兩老一吹一唱的打趣她。不禁嫩起了小嘴生氣。左氏見她惱了。便道：「認真呢。我們蓮兒是非靈的。將來大王的寵愛。是不消說了。我們兩個的終身。是有靠了。還須討討她的喜歡。不要惱怒了她。可不是玩的。」左氏一番話。說得蓮娘也笑了出來。當下無話。過了三天。蜀王秀便幸了蓮娘。說不盡的旖旎風光。百般愛好。過了這一晚。蜀王府中大開宴會。召飲羣僚。好不熱鬧。正在酣懷暢飲的時間。忽的殿角上面。躡下了一人。渾身短裝束。手中執了一把三寸多長的匕首。亮晶晶耀人眼睛。脫時遲。那時快。那人已是一個箭步。逕奔蜀王席前。侍衛們齊喊一聲拿



寒 露

隋 宮

刺客那刺客的匕首直向蜀王秀咽喉刺去。秀要避讓。卻已不及。只見慌亂之中。血光冒處。突聞一聲慘呼。使人倒地。衆人定睛看時。蜀王秀卻癡坐在上面。面如土色。再看那個刺客。已是倒地身死。衆人好生詫異。怎的刺客反會死了。卻見芮大年奔過來道。這個小畜生。真是膽大包身。敢來行刺殿下。給我賞了他三支毒箭。休想再會活命。衆人方始明白。都讚大年好本領。原來大年見刺客來得突然。一時來不及相阻。幸虧他的職分。原是保護蜀王的。所以他的暗器。也時刻在身邊。防備不測。此刻見事急了。便手兒一揚。三箭齊出。這種毒箭。只要中了一下。已是致命有餘。刺客卻中了三箭。那裏還會活命。這時蜀王秀驚魂稍定。卽道可有餘黨。一語提醒了衆人。忙分頭查看。一時鬧得十分緊張。大年見殿上人已不多。便輕輕的對蜀王秀道。刺客便是那平國。秀卻沒有仔細。便道那平國是誰。他與我有什麼仇恨。大年道。便是小女退婚的那家兒子。秀方始大悟道。原來是他。你且不要聲張。大年點頭道。我自理會得。這時韋若水也走近前來。看了平國的屍



隋宮家靈

身正待驚呼出來。大年暗使一個眼色。若水即便止住。且說衆人忙亂的查着了。一回。卻沒有什麼同黨。便進殿覆命。秀即命將刺客屍身。搬了出去。又對大年若水兩人道。二公隨我去。三人便一同走入密室。若水卻先自開言道。那平國原是膽灑。上回去退婚的那天。便險些鬧出禍兒。想不到今晚還來送死。秀卻問大年道。那家還有多少人口。大年屈指算道。還有平國的父親壽儀。母親屈氏。姊妹英玉。幼弟平功。壽儀的兄弟壽氏。弟媳袁氏。姪子紀元。姪女翠兒。一共尚有八人。秀正道。並不是我的心腸歹毒。原是他们自來纏擾。我要免去往後的麻煩。章公你可率領了三十名侍衛。乘夜殺入邢家。將他們一家殺死。不准走漏一人。大年聽了。好生不忍。只是又不便勸阻。若水卻沉吟了一回道。依臣看事。此事還須秘密。我們前去。不能明目張膽。須要悄悄的喬扮了匪人。到那邢家行事。秀道。這卻爲何。若水道。萬一給人聽見。便要動疑。王府的侍衛。怎的將邢氏的全家殺死。他們犯了什麼大罪。這個風聲。傳揚出去。甚是不妙。秀不禁點頭道。公言有理。一



寒

隋宮

淮依公的辦法進行。只是事不宜遲。須在今晚趕畢。若水即便出了密室。悄悄的召集了三十名侍衛。改扮舒齊。神不知鬼不覺的。從花園的側門出外。逕到錦雞山下。那家跟首。一聲吶喊。打破了門兒。殺進裏面。可憐那家的人。纔從夢中驚醒。一個個做了刀頭之鬼。若水檢點被殺的屍身。祇有七具。卻少了一個。仔細思索。大年所說的那家人口。計有四男四女。此刻卻祇有四男三女。少了一名女口。若水對衆人道。還好。只要男口不走漏。就是女口是不妨礙的。并且誰也不會知道。那家一家。誰人殺死。當下一不做。二不休。若水索性命侍衛們四面點上一把火。頃刻之間。那家的五間瓦屋。一捲而空。七個人的屍身。便也在火窟。若水回去覆命。只說盡行殺死。將缺少一名女口的事兒。並不題及。蜀王秀甚是安心。那知棋錯一着。滿盤皆輸。絕大的風波。便起在缺少的女口身上。原來沒有被殺的女口。即是壽儀的女兒英玉。今年十六歲。生性靈俐。膽力過人。也會幾手拳脚。這天晚上。恰巧白天到了舅舅屈申家中。屈申的妻子呂氏。十分的寶愛英玉。便留住

隋宮寒雲



了她。要她玩上幾入。纔許回去。因此沒有遭劫。到了明天的天色未明。屈家的人尚在夢中。突被大門上的一片打聲驚醒。屈申披衣下床。出外開了門兒。只見一人奔進。面色慌張。額上的汗珠直流。屈申定睛看時。原來也是一個熟識的人。叫做畢已清。的便是在蜀王府中當名侍衛。屈申見他神色有異。急問他道。畢大哥。有甚急事。怎的這般光景。已清卻推上了門兒。喘息道。你的外甥女兒。可在府上。屈申道。可是英玉。難道他家中發生了禍事不成。已清道。一些也不錯。他們都已完結了。已清說着。淚兒早已滾了出來。屈申聽了。好不著慌。忙問所以。已清道。昨天晚上。王府中大開宴會。那知邢大哥的兒子平國。忽來行刺。卻給那個悔婚的狗賊芮大年。用暗箭傷了他的性命。不知怎的。殿下便命章司錄。率領了三十名侍衛。將邢大哥一家殺死。放火燒了房屋。當時我並不在場。過後有個戚義年。他是我的好友。也是三十個中的一個。便悄悄告知了我。他道。還走漏了一個女口。我便問他。殺死的女口。還是年老年小。他道。年老的有兩個。年小的有一個。我又



寒 窗

隋 宮

問他年小的一個，大約有多大年齡。他道：「小哩，只有七八歲光景。」我便知那大哥的女兒，卻保全了。只是不知她在那裏。晚上兀是睡不穩。想到天明，纔想到了你。便急急的趕來。問上一聲，究竟在不在。已講說完。屈申已是淚流滿頰，哽咽着道：「英玉還是昨天來的。舉大哥你且坐一下。屈申便回到裏面。英玉兀是睡在被中，還未醒來。屈申便推醒了她。她睜開眼兒，見他舅父淚流滿面，尋道：「舅父作什麼。屈申道：「英玉，我替你說了，你也不必悲傷。事兒已到如此地步，也無法可想的了。英玉知道不妙，忙道：「究竟什麼事。舅父快些說了。屈申的妻子呂氏，也着急在一傍。屈申明知也遮瞞不了，便硬了頭皮道：「方才來打門的人，便是和你父親結義的舉大哥。英玉接口道：「可是已請叔父。他來作甚。屈申點了點頭，使一口氣說了出來。英玉一聲慘呼，頓時暈了過去。呂氏一壁揩抹鼻涕眼淚，一壁替英玉冠人中。摩胸膈，關了一陣。英玉纔哇的一聲，哭醒了過來。禁不住號啕大哭，好容易勸止了哭聲。英玉便要回去，到火燒場裏檢收屍骨。屈申忙道：「你那裏還能出面不



隋宮寒靈

是枉送了性命你一家屍骨。自有我和畢大哥料理。不用你擔心。屈申說着。重又走到了外面。和畢已清商議。檢收屍骨的問題。兩人便決定了夜間悄悄的前去。最爲妥當。這也不須細表。隔了三天。屈申清晨起來。便不見了英玉踪跡。卻在枕上發見一封留下的書信。上面寫的是要替一家慘死的人。立志報仇。櫥中白銀十錠。暫取作爲使川等語。屈申好不着慌。對呂氏道。這個孩子。太也冒昧了。像她一個年輕小女子。要達到報仇的目的。談何容易。她哥哥平國。尚且要死在他們手裏。莫說是她。此番出去。定是凶多吉少。我們也顧她不來了。呂氏道。只求皇天保佑。神佛有靈。讓她平安無事最好。屈申搖頭道。那裏能够。不題他們夫妻倆言論。且說英玉取了十錠白銀。在晚上悄悄的脫離了屈家。原來她早已打定了主意。明知自己勢單力薄。要在益州地面報仇。萬萬不能成功。白白送了性命。還是趕到長安。拚了一死。到皇帝駕前呼冤。雖則不能夠扳倒蜀王。那個貪圖富貴的芮家父女。終須吃上一刀。也好洩了這口冤氣。因此她離了舅父家中。便想取



隋宮

還至長安。只是從未出過遠門。不知出門人的苦况。她又是一個年輕的女兒家。出來的時候。又在半夜過後。竟連東西南北也不認識了。英玉不禁着慌起來。也是事有湊巧。恰有一批採買藥材的客商。貪趕路程。錯過了宿店。橫豎一共有十四個人。他們索性不停腳的走一夜。經過那處時。英玉正在進退兩難。見這般人來。便不顧一切。上前問他們上那兒去的。那般藥材客商倒吃了一驚。怎的山村半夜。出現了一個年輕少女。便有一個年紀稍老的陳客人答道。我們是採買了藥材。回到陝西去的。英玉聽說。頓刻喜上眉梢。正是

踏破鐵鞋無尋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中。寫蜀王秀。芮大年。章若水三人。已入畜生道中矣。那平國七首未下。芮大年暗箭先臨。救活新塔。殺害舊塔。同是一塔。何厚彼而薄此。曰位尊勢異。有以致之也。

蜀王秀之情敵既除。家人無辜。乃遭屠戮。意謂莫我毒矣。寧知英玉漏網。禍水終留。此中非關人力。或有天也。

章若水之計巧矣。瞞人耳目。侍衛喬裝。殺死邢氏一家。意謂無人能知。誰料三十人侍衛之中。偏有戚義。年洩言於畢已清。得山已清之口。傳與英玉之耳。仇恨分明。不共戴天。若水巧計。毫無價值。若妾人不知。除非已莫爲。此語信然。

英玉立志報仇。奇女子也。後文雖是未可逆料。蒼蒼者天。當能憐此孝女子也。

隋

宮

寒





隋宮

第三十二回

巧相逢冤家路狹

惡手段親兄謀深

話說英玉聽說那般藥材客人。竟也是到陝西去的。她便眉頭一皺。計上心來。雙膝跪倒。淚流滿頰道。難女邢英玉。也是要上陝西長安。探親去的。只是不知路徑。敬求你們。帶了難女。一同去可好。所有應用的舟車盤費。難女自行撥付好了。決不運累諸位。那般藥材客人聽說。面面相覷了一回。就中有一個人道。我們都是男子。並沒有家眷帶行。要是帶了你同去。路上甚是不便。你還是另想別法的好。衆人也隨聲附和。獨有陳客人卻道。你是那裏人。要到陝西長安探親。你家中還有誰人。怎會讓你一個年輕的女子出門。英玉道。不瞞諸位說。難女原在此間人。父母已是雙亡的了。寄居在舅父家裏。只因不堪舅母的虐待。因此逃了出來。要到長安叔父那裏棲身。萬望諸位見憐。帶了難女去可好。陳客人便對衆人道。怪



隋宮寒露

可憐的讓她跟我們去也不妨。橫豎盤費。她自己有的。又不要我們破費。講到男女一層。只要各人尊重。就是衆人見陳客人肯了。便也無可無不可的應了下來。英玉好生歡喜。在地上叩了個頭兒。道謝了一聲。徑隨了一般藥材客人。連夜趕路。經過一番跋涉。便由陳客人送到了長安城裏。陳客人一想。好人索性做到底。便問英玉道。你可知道你的叔父。住在那一門的。英玉方始將她的真話說了出來。陳客人又驚又喜。十分的起敬。便道。既是如此。只好客寓裏安身了。再慢慢進行你的正事。當下領了英玉。在南門大街上的一家平安客寓住下。陳客人倒也是個古道的熱心腸人。他見英玉這般年輕。有這們志氣膽力。便不忍丟下了她。自行回去。便也另借了一個舖位。替她打聽告御狀的手續。英玉只是感謝不盡。她見陳客人年紀已是四十開外了。便拜他做了個義父。陳客人竟也欣然的允許了。越發打點了精神。替英玉想法。這天陳客人在街上行走。迎面來了一人。招呼他道。陳老闆。你好哇。幾時到長安來的。上那兒去。陳客人抬頭看時。原來



隋宮

是從小相識的一個老友。他鄉遇故知，格外歡喜。便道原來是你，好久不見了。說着兩人走進了一家酒店落座。那人問陳客人道：老闖生意好哇？這回銷了多少貨？陳客人道：不是來銷貨的。那人詫異道：不來銷貨，有甚事到此長安地面？陳客人便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。那人聽了，哈哈笑道：再巧也沒有。陳客人見了這般光景，有些費解。那人卻移座上，前附耳和陳客人說了一回。陳客人的面上早堆滿了笑容。不住的點頭，連聲說好。他們兩人忽忽欲舉，會了酒鈔。那人道：一准明天過來好了。陳客人拱了拱手道：全憑大力。那人已是頭也不回的去。陳客人興忽忽回到平安客寓。見了英玉道：如今好了。恭喜我兒。你的大仇，立刻便要伸雪了。英玉忙道：何以見得？陳客人道：方纔我在街上，遇見了一個多年不會面的老友。他姓馬，單名一個瓊字。現在皇帝駕前，第一個最得寵信的越國公。左僕射楊相國。楊素，老大人那裏，充當一名親隨。甚得楊素信任。他和我在酒肆裏面飲酒。我將你的事情說給他聽了。他卻哈哈笑道：再巧也沒有。我兒，你可知道爲了



隋宮寒露

何故。原來現在的太子楊廣，正在和楊素商議，想個法兒，推倒了你的仇人蜀王楊秀。前天楊素和太子商議了多時，卻沒有商議出一個方法。我的朋友，他卻聽得甚是分明。如今聽了我談起的事情，恰是蜀王的不法行爲，不是絕大的一個把柄。他約我明天早上，帶了你同到越國公府第，去見楊相國。你便好將你的冤情訴出。還怕蜀王不跌翻給你看。報了你的大仇。英玉聽了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只是想到了一家慘死，雖能報了大仇，已是人死不能復生，又未免傷心下淚。陳客人安慰了她一回，便一同吃了些晚膳，就想早些安睡，準備明天一早起身。正在這個當子，陳客人忽見寓裏的夥計，帶了一人走進。正是那個馬瓊，便叫英玉上前見過。叫了聲叔父。馬瓊打量了英玉一眼，嘖嘖的道：「好一個孝女，有這般志氣。」英玉便接口道：「全憑叔父大力，替難女伸雪。」馬瓊對陳客人道：「我便爲此事來的。我和你酒肆分別，回到府第，見過相爺，就將此事稟了上去。相爺即帶了我，同至東宮，見了太子，將此事說明。太子十分起敬那小姐。當下和相國密議了一回，相爺

隋宮



回到府中，即打發我到此地，接取那小姐，到相府安身。相爺還須仔細的盤問一番那小姐，好預備奏本。小姐只敢放心前去便了。現在外面有小轎相接。此地寓費，我已咨照了帳房，向相府領取。陳老閔你也住到那面去好了。英玉和陳客人各自歡喜，便收拾了一切，走到外面。英玉坐上了小轎，陳客人和馬瓊在後面跟隨行走。不到片刻工夫，已是到了越國公府第。門前歇了轎兒。英玉出轎，隨了馬瓊，走進裏面。馬瓊卻叫陳客人在門房坐一下。纔和英玉到了內堂，問知相國在東房等候，便到了那面。英玉見了楊素，急忙跪伏在地。楊素卻含笑道：你且起來。英玉遵命立起，看那楊相國，生得好一付相貌，銀盤般臉，兩道眉毫，威稜起角，一雙虎目，奕奕有神。天庭飽滿，地角豐隆，額下銀鬚飄拂，越顯得精神旺盛。（楊素胎貌，卻在此間顯出奇。）這時楊素也端詳那英玉，只見她渾身縝素，微蹙春山，淚痕留頰，容顏憔悴，不禁暗暗點頭，便道：你的冤狀，我已大略知道，只是還不分評盡。你此刻可將一切經過，細細說來。英玉便婉婉轉轉的說出，說到了一家



隋宮寒

慘死的時候。不禁聲音哽咽。淚如雨下。英玉說畢。又拜倒地上道。萬望相國替難女伸冤。來生當犬馬圖報。楊素點頭道。你快起來。不要悲傷。我敬你小小年紀。能有這般孝心。卻也難能。你儘可安心。暫在此地安息數天。我替你奏本伸冤好了。當下楊素說畢。又將有關係的人名。重問了一遍。用筆錄下。計有丙大年。芮蓮娘。章若水。畢已清。戚義年五人。纔命使女送英玉到內房安息。楊素便在燈下寫了奏本。羅列了蜀王的罪狀。準備將他一本參倒。因此這一道本章。足足費了楊素兩個時辰。方始告畢。那時已過酉刻。楊素卻不即安息。袖了本章。乘夜到了東宮。將奏本交與太子廣過目。可有不妥的去處。太子廣看了一遍道。依此甚佳。不必改動了。楊素方始告辭回府。自去安息。一宿無話。到了明天。楊素袖了奏本。到了殿庭。隋主上朝坐定。百官嵩呼朝見。楊素便呈上奏本。隋主見相國有本啟奏。便先取閱。不禁勃然大怒。即問楊素道。邢英玉現在何處。楊素道。暫由老臣收留家中。隋主便命內侍。到楊素府中。傳到了邢英玉。親自問訊一番。使命退下。即下手



隋宮

敕。飛召蜀王秀還都。另下一道敕令。遣了中使。將芮大年。芮蓮娘。章若水。畢已。潘威。義年五人。押解長安。聽候訊問。兩道煌煌敕令下去。中使晝夜趕程。毫不停留。到了益州蜀王府。秀接了隋主手敕。好不驚慌。中使又向秀索取五人。帶回覆命。當下秀急召羣僚相議。章若水第一個道。聖上此次突然見召。定是中了讒言。殿下若遵召前去。深恐凶多吉少。還是不去爲佳。若水話聲未畢。已是僞了一人。大聲言道。章公的話兒錯了。君皇有召。須不待駕而行。方是正理。怎好抗命不往。不是變了畏罪情虛。存心反背。即使聖上中了讒言。究竟和殿下有父子之情。只須返都直言伸說。也許無罪相加。若依了章公的話兒。反使讒臣有所藉口了。公因朝廷的敕傳。恐遭不測。便不惜使殿下負個逆名。藉圖免去不成。若水聽了。好不慚愧。衆人看那發言的那人。原是司馬金珍。都覺見珍的見解不錯。即同聲附和。勸秀應召。秀無可如何。只得進都。一面又交出了芮大年。芮蓮娘。章若水。畢已。潘威。義年五人。由中使帶都。一路不用細表。蜀王和中使已是到了長安。秀見了

育

宮

寒



隋主。隋主怒容滿面。不與秀多言。卽命將芮大年等人。速同蜀王秀。一併付諸法司。命楊素蘇威牛弘柳述。細細接治。太子廣聞知秀付了法司。心中說不盡的欣慰。外面卻又裝出了愛弟神情。邀同諸王入宮。見了隋主。廣道四弟因貪色小過。觸怒了父皇。還望寬恕。四弟一遭。任他悔過。隋主勃然道。前次秦王廢費。我以父道相責。如今秀蠱害生民。草菅人命。我當以君道處治。汝等弟兄各自修好。不必多言。我非嚴懲不可。太子廣纔佯作悻悻而退。到了明日早朝。楊素覆奏道。按治得實。邢英玉並未虛言。隋主大怒。竟命斬秀市中。羣臣大駭。跪伏殿庭。代爲乞免。隋主怒氣稍息。便命先將芮大年芮蓮娘。拿若水三人斬首。畢已濟威。幾年無干。開釋。邢英玉代父雪冤。其志可嘉。着賞黃金五百兩。采絹一千匹。每歲賜祿五十石。以酬其孝。秀仍付法司收押。太子廣深恐隋主日久心慈。赦了蜀王。便又陰作木偶。上面刻了隋主及濟王楊諒的姓名。下面又書上數語道。請九天神聖。速遣神兵。收取楊堅楊諒神魂云云。又將木偶縛手釘心。命人埋在華山下面。一面示



隋宮

知楊素叫他發掘。作爲罪證。楊素又道秀妄造國讎。時謂京師妖異。蜀地禳祥。又喬草檄文底稿。中有逆臣賊子。專弄威權。當即日整師問罪等語。一併列入奏本。連同偽證。上呈隋主。試想隋主目了。怎不要震怒。便拍案連聲道。天下竟有這種不肖的子孫。卽令廢秀爲庶人。幽閉內侍省。不准與妻孥相見。開府儀同三司。慶整進諫道。庶人勇既廢。秦王已死。聖上後嗣不多。如何屢加嚴譴。且蜀王性甚褊急。今被重責。或且不顧生全。也是可慮。隋主大怒道。你再敢多言。便先剗了你的舌子。嚇得慶整不敢出聲。餘人也不敢進諫。太子廣便又少了一個心腹之慮。正是

煮豈燃其何太忍 阿摩鼻性本天生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中英王之孝。令人起敬。陳客人之熱心。令人可愛。楊素之陰謀。令人可恨。太子廣之猜忌。令人可惡。隋主之惡。使人失笑。芮大年等之被戮。令人

隋

宮

寒



稱決。

蜀王秀見色生心。強佔民妻。本已罪有應得。而屠殺邢氏一家。更已死有餘辜。惟加以謀叛之罪。及蠱厥之非。則當代爲呼冤者也。

楊素與太子廣。豈真熱心仗義。爲英王仲完。實亦借刀殺人。遂我所欲也。隋主治子之嚴。固未可厚非。特同一子也。太子廣之無惡不作。其罪浮於蜀王十倍。乃隋主昏然不知。豈真能治子者耶。